

革命英烈丛书

渭华起义英烈谱

马宝庆 许发宏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永垂不朽
渭華起義烈士

邓小平同志题词

為革命犧牲
精神永存

徐向前一九六六年十月

徐向前同志題詞

渭华起义的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习仲勋

一九六二年

习仲勋同志题词

渭華起義精神永放光芒

汪鋒 一九八六年
十一月

汪鋒同志題詞

渭华暴動永垂青史

高克林

一九八六年元月十五日

高克林同志题词



唐澍烈士



卢绍亭(廉益民)烈士



张宗适烈士



王授金烈士



李维俊烈士



张孝直烈士



王文忠烈士

前 言

今年5月，是渭华起义60周年纪念，我们编辑出版《渭华起义英烈谱》一书，以悼念先烈，慰告忠魂。本书收录了起义中壮烈牺牲的200多位烈士的英雄事迹，旨在向当年参加过渭华起义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战士、老赤卫队员重现他们当年同烈士并肩携手，出生入死，英勇战斗的英姿，寄托对往事的追怀和对烈士的思念之情；旨在向烈士的后代和亲属重展他们父辈们的光荣历史和辉煌业绩，祈愿他们引荣节哀，继往开来，完成父辈的未竟事业；旨在向渭南的人民和广大的读者介绍陕西党的组织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不怕流血牺牲，勇于探索武装斗争道路的开拓精神和付出的巨大牺牲，唤起人们对党的崇敬和对烈士的怀念。

秦岭高耸，渭水东流。洒满烈士鲜血的渭南沃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祝愿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渭南人民，在改革、开放、搞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把哺育英雄成长的渭南沃土建设的更美好，以慰九泉之下的英烈们。

此书由马宝庆、许发宏同志主编，余清泉、许发宏同志编辑，白玉洁、孙启蒙同志审稿，王奉信、刘自胜、薛剑辉同志组稿，中共渭南市委党史办、华县县委党史办征集史料。

在成书过程中，得到中共渭南地委、渭南市委、华县县委的重视和支持；得到渭南地区、渭南市、华县纪念渭华起义60周年活动筹备办公室和高塘渭华起义旧址文物管理所等单位的

热情协助；中共商洛地委党史办、洛南县委党史办也给予了配合与协作；还有刘杰诚、张飞军同志对书稿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张登岳、邢德朝、潘建文、齐芝莲、黄东安、蔺彦利、李西娟、邵拉雄、孟宏伟、张刚铃、宜建武等同志都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致谢。

当我们把这本书奉献给广大读者的时候，感到欣慰。但是，由于成书仓促，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加之人手又少，水平有限，舛、漏、粗、疏在所难免，诚迎批评指教，不胜感激。

——编者

1988.4.20

渭华起义简述

陈元方 白玉洁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在全国有影响的重大武装起义之一。

1927年4月以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两党合作，实行反共“清党”政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血染江河南北，冤狱遍于国中。中国共产党与广大工农群众被迫起而抗争。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群众，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从此，全国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陕东各县为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早期活动地区之一。大革命时期，这里党的力量发展较快，农运、学运高涨，农民协会普遍成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压迫，反剥削，抗差税，打土豪，消灭地方反动武装，摧毁敌乡村政权，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群众革命斗争。1927年中共陕西省委“9.26”会议之后。党团组织以渭南赤水职业学校、渭南中学、渭阳中学、东关小学和华县咸林中学、谷堆小学、高塘小学等处为据点，秘密准备组织暴动。

1928年2月，“宣化事件”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固市）、华阴、临潼五县为陕东暴动区，成立了陕东特委，领导农民暴动。5月1日，正式成立陕西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渭南崇凝区苏维埃政府。

许权中旅，是党掌握的一支武装力量。渭华起义前夕，省委要求许旅借机脱离军阀部队，配合农民暴动。1928年3月，省委派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到洛南三要司，向许旅传达了这一决定。又派刘景桂（志丹）、谢浩如（子长）、唐澍等加强许旅党的工作。5月中旬，许旅一部在唐澍、刘志丹等率领下，从潼关军阀混战前线撤离到华县瓜坡镇，宣布起义。此后，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景桂任军委主席，许权中任总顾问，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卢绍亭）任政治部主任。农民暴动与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相结合，很快形成了一个以渭南塔山、华县高塘为中心的方圆数百里的渭华起义区域，出现革命武装割据局面。在武装割据区域内，推翻基层反动政权，实行民主政治，涤荡封建势力，镇压反动分子，革命势如破竹，威震陕东以至全陕西。

国民党反动派与陕西军阀视渭华起义为“心腹大患”，立即调兵遣将，以三个师的兵力扑向渭华，疯狂“围剿”。起义军民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英勇奋战，血战50余天，在龙尾坡击溃敌一个旅，段家崖击退敌一个旅，高塘击溃敌骑兵师。6月20日，敌复倾兵突袭，工农革命军主动撤出渭华，南入秦岭，转入商洛两岔河、保安镇一带。在反围剿战斗中，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总司令唐澍、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大队长赵雅生等先后壮烈牺牲。陕东赤卫队大队长李大德被俘后坚不吐实，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渭南新庄村党支部书记程养谦同王心有、王羊娃、程狼娃、王德成等革命青年被捕后遭敌惨杀。起义军民的斗争精神威武不屈，可歌可泣。

渭华起义失败后，反动派烧杀抢掠，残酷迫害，有三百余

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和数百名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其手段极其残忍。剜眼、掏心、枭首、腰斩、刀铡、肢解……真是触目惊心。还有数以千计的群众背井离乡，流落乞讨或曝尸荒野。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唤起了民众，使陕西党的组织经受了考验，干部得到了锻炼，取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是吓不倒、杀不绝的，他们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又在继续战斗了。此后，渭北烽火、陕甘边烽火、陕北烽火、川陕边烽火、鄂豫陕烽火一次又一次地成为燎原之势，陕西革命根据地终于在后来的多次斗争中不断地发展与巩固起来。

渭华起义是一次悲壮的革命实践，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永垂青史。

目 录

传 记

开拓西北武装斗争的先锋战士

——唐澍烈士……………马 骏 薛剑辉 (3)

硕刀勇劈 资志而没

——卢绍亭烈士……………盛 弘 德 仁 (15)

天长浩气誉三秦

——吴浩然烈士……………韋 光 (24)

张汉俊和他率领的陕东赤卫队……………光 军 (28)

农民运动闯将——薛自爽……………邵拉雄 李西京 (38)

忠骨湮殓凤凰山

——徐汉儒烈士……………薛剑辉 (50)

他，一生呼唤着民众的心声

——张宗适烈士……………刘万全 (58)

农民英雄张绪昌……………张继成 薛剑辉 (63)

终年虽青英名在

——裴延寿烈士……………刘万全 (69)

视死如归的李丕山……………光 军 (74)

身虽残 志愈坚

——宁景俞烈士……………自 胜 韋 光 (80)

火红的年华

——薛守正烈士……………凌 君 (85)

正直无私的王凤文……………光 辉 (91)

在鲜血染红的道路上

——韩宗愈烈士……………刘自胜 李兰亭 (95)

失败仍走革命路

——薛增平烈士……………张继成 (98)

大义灭亲的李耸霄……………见 海 (102)

大义勇为的吴祖成……………聿 光 (105)

新村群众斗争的主心骨

——程养谦等五烈士……………刘万全 (108)

精诚合作 至死不渝

——张孝直烈士……………邢德朝 潘建文 (113)

东王九英名……………聿 光 (120)

沈水河畔多壮士

——王埏赤卫队诸烈士……………薛剑辉 (125)

十九颗闪亮的星

——算王村诸烈士……………李天喜 任尚勤 (131)

生 平 简 介

生平简介 (21位烈士) …………… (135)

英 名 录

英名录 (部分牺牲人员) …………… (163)

回 忆 故 事

王授金遇害前后..... 徐振夏 (177)

我的爸爸马步益..... 马秀芳 (184)

一门忠烈 四代英豪

——记李万年烈士一家

..... 刘自胜 李西京 杨 涛 (188)

双雄除恶虎..... 刘自胜 邵拉雄 (192)

三张一带的抗暴英雄..... 高凌军 (194)

大刀周德旺..... 建 海 (201)

宁死不屈的孙三娃..... 杨国强 (204)

生死爱情两依依..... 剑 辉 兰 亭 西 京 (208)

一份血泪凝结的判决书..... 高聿光 (213)

镶嵌在渭华大地上的特殊标语..... 孟宏伟 (223)

传 记

开拓西北武装斗争的先锋战士

——唐澍烈士

马 骏 薛剑辉

易水多豪俊，
唐澍剖丹心。
投笔入黄埔，
东征显精神。
省港大罢工，
奋勇穿枪林。
联军作教官，
文武俱超群。
奉命入陕北，
清涧统义军。
受挫志益坚，
渭华建奇勋。
保卫苏维埃，
贫者当主人。
三次反围剿，
军民不可分。
陷围饮弹逝，
万民指虎臣。
壮志昭日月，

功利若浮云。

堂堂人中杰，

碧血沃三秦。

当此渭华起义6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敬仰的心情，觅此小诗，聊表对人民英雄唐澍的追念之情。

追求真理 转战南北

唐澍，字东园，1903年出生于河北省易水河畔的易县南贾庄（现属徐水县），家境清贫。父亲唐衡三，当过商店的记帐先生，母亲是家庭妇女，早年去世。兄弟三人，他排行为二，少时上过私塾，后就读于东邵高级小学。1922年夏，考入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即保定二师），因参与反对反动校长刘绪增的斗争，被迫辍学。1924年初夏，考取黄埔军校第一期步兵科，是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3月，毕业留校工作。同黄埔军校学生军一起，两次参加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这年秋，中共广东区委调唐澍从事工人运动，担任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兼模范大队大队长，他表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1926年秋，唐澍奉命到国民军联军工作。先后任该军军官学校、军事政治学校教官兼队长、主任教官。他教授训练有方，深受学员爱戴。19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清党”，唐澍被“礼送”出军。几经周折，由开封来到西安，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的领导工作。不久，同军委书记魏野畴等前往陕北巡视工作，留党团力量较强的石谦旅工作。9月10日，石谦被地方军阀井岳秀暗杀。10月12日，唐澍和李象九、谢子长按照省

委指示，率石部部分官兵在清涧举行起义。经延川，过延长，15日即攻克宜川。起义部队达一千余人，有长短枪千余支，后战斗失利，移驻韩城西庄镇。每日黎明即起，操练士兵。12月中旬，成立军委，唐澍任书记。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唐澍、谢子长分任正副总指挥。再攻宜川，未克，退至甘肃合水县豹子川时，因弹尽粮绝，无力同强敌周旋，遂分散隐蔽起来。

清涧起义失败后，唐澍回到省委机关，总结了这次起义的经验教训。不久，省委决定派他到洛南县三要司许权中旅工作。

1928年1月25日，唐澍同周益三在西安涝巷顺义客店密商，27日即扮成农民上路，途经渭南，到达华县高塘小学时，与共产党员、原在黄埔军校政治部工作过的陈述善相见，促膝交谈到深夜。唐澍谈到冯玉祥部队的情况时，十分愤慨：“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说的倒好，要革命到底，后来却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我们虽屡受挫折，但是一定要革命到底，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他还用生动的事例阐明了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武装工农，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唐澍、周益三穿山越岭，晓行夜宿，顺利到达三要司，找到许权中、吴浩然、刘景桂、谢子长等，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唐澍与刘景桂、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参加旅党委，唐澍任旅参谋长，刘景桂任参谋主任。

唐澍同刘景桂等积极协助许权中整顿部队，肃清部队内部的不良分子，撤换不称职的基层指挥员，提拔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基层领导。同时，严格训练部队。唐澍亲自担任军训课目，言传身教，从实战出发，组织训练。每天拂晓，他与许权中等带领部队到河滩操练。这时，三要司一带到处充满

了打靶声、刺杀声、口令声，整个山镇沸腾起来了，经过几个月的紧张训练，部队的军、政素质显著提高。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许权中、唐澍、刘景桂等从部队抽调部分官兵，化装成手艺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召开大会，斗争大恶霸，成立农民协会，处决了一批最反动的恶绅，群众革命情绪十分高涨，主动帮助部队工作。许多青年农民积极参军入伍，部队迅速发展到2400多人。

一天下午，唐澍与许权中到当地水磨渠小学和一些群众聊天，了解群众对部队的意见，一位老农指着小磨渠小学门前的一块麦田说麦子已经返青了，战士不要从麦地走。这时，正好有几个战士抬着柴草走进麦田的小路，唐澍和许权中立即命令他们返回去，不许进群众的麦田。第二天，唐澍、许权中令部队在麦田边垒起石块瓦片，用枣刺拦住去路，不许任何人再从麦田经过，使当地群众深受感动。

奔向渭华 指挥起义

1928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经中共陕西省委转给许权中并转旅党委及全旅同志的指示信中指出：“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绝对不是许旅的出路”。许旅的出路有三条，其中之一是“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并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与许旅党委多次研究许旅行动问题。5月初，渭华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起义火炬，向军阀、贪官、恶绅发动猛烈进攻。省委指示许旅开赴渭华地区，配合农民起义。与此同时，潼关战争爆发，李虎臣命令许权中率部赶到潼关，参加

反冯战争。在此紧要关头，许旅面临着严重的抉择。旅党委数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部队行动问题。旅党委一致认为，三要司地处秦岭山中，周围有李虎臣部队监视，无法飞越秦岭，如果就地举行起义，有被李虎臣消灭的危险。因此决定利用向潼关开进，翻越秦岭的机会，脱离军阀军队，参加渭华起义。但是，在是否参加军阀混战的问题上，许权中等主张先攻占潼关，挑起军阀混战，击败冯玉祥，扩大部队实力，争取创造条件，扩大起义区域，于革命有利；同时认为，渭华地区处于东西交通要道，北临渭河，南有秦岭，地域狭小，部队没有回旋余地，不利于部队行动，主张向渭北和陕北一带发展。唐澍、刘景桂否定了许权中等的意见，认为渭华农民武装起义已经爆发，必须坚决服从省委指示，不参加军阀混战，立即将部队开赴渭华地区，支援农民起义。双方意见相持不下，唐澍、刘景桂又说服许权中派雷天祥率领许旅主力——教导营一百余人开往渭华，支援农民起义。

5月上旬，部队随李虎臣到达潼关，许旅被安排在与冯军对垒的正面战场。中旬一日下午，许权中、杨晓初带着十多名警卫人员去阵地前沿观察地形，唐澍和刘景桂当机立断，立即与旅党委书记高文敏（克林）研究决定，坚决执行省委指示，通知部队中的党员干部，分头将部队撤离营地，开赴渭华地区，参加起义。当部队陆续到达华县瓜坡镇南堡一个打麦场上，唐澍和刘景桂、高文敏、吴浩然，廉益民、谢子长等召开旅党委紧急扩大会议，决定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成立军事委员会和军党委。刘景桂任军委主席，唐澍任军委常委兼总司令，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廉益民任军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任军参谋长，高文敏任军参谋主任，许权中任军事总顾问（另一说在高塘镇

成立“工农革命军”——编者)。唐澍和刘景桂立即主持召开军人大会，宣布起义。近千名官兵欢声雷动，纷纷撕碎国民党的旗子，并摘下帽徽，愤愤踩到脚下，高呼：“打倒国民党！”“支援农民武装起义！”“打倒土豪劣绅！”

17日黎明，唐澍和刘景桂等率领部队，踏着晨露，精神抖擞地上了华县麦张原，直奔高塘镇。

渭华起义群众欢欣鼓舞，从四面八方赶来，许多穷苦百姓望着这支训练有素，背着长枪短枪胸前飘着红领带的队伍，情不自禁地喊着：“咱们的队伍回来了……。”

唐澍和刘景桂见到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及渭南、华县两县党的负责人，汇报了这支部队从西安到渭华的经过，刘继曾兴奋地说：“你们来得正好，这里的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起义了，如今正需要这样一支武装力量。”他详细地向唐澍、刘景桂讲述了“宣化事件”和渭华一带农民斗争的情况。唐澍、刘景桂听了，知道这里的革命正闹得热火朝天，十分兴奋，立即组织部队投入战斗，渭华起义声威大震。

时部队到达后，中共陕东特委及渭华党组织与工农革命军在高塘镇主持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军民联欢会。陕东赤卫队和各村农民赤卫队，以及附近各村群众，齐集高塘。唐澍代表工农革命军，接受了中共陕东特委赠给的绣有镰刀斧头和“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旗，慷慨激昂地说：“镰刀、斧头，是我们的武器，干革命靠它，用它！穷苦的人民只有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干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革命才会成功，才会过上好日子！”

唐澍的讲演，激励人们坚决向国民党黑暗势力进攻。农民赤卫队将三名血债累累的恶绅拉进会场，群情激奋，齐声高

呼：“杀死恶绅！报仇雪恨！”大会当场处决了三恶绅。

会后，在工农革命军支持下，渭华地区的起义群众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土豪劣绅和一切反动分子发动了猛烈进攻。

唐澍分工负责部队的军事行动。部队以配合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武装肃清反动势力，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工作。唐澍常常深入高塘镇附近的寺城子、南堡、北村、魏家原等地调查研究，与各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共同分析敌情，指导斗争。当时，高塘各地苏维埃每有大的行动，多与工农革命军联系，向唐澍求援。唐澍也多次派工农革命军配合行动。5月下旬的一天，华县高塘吕胜里、东能里群众首先向当地恶绅王佐、李彦堂、韩科娃、魏晓奇发起斗争。为了扩大斗争成果，他们准备出击大恶霸孔宪文，但是孔宪文拥有一支乡团，团长薛中和心毒手辣，十分顽固。唐澍闻讯，立即派出一中队工农革命军赶去助阵。当工农革命军与农民群众刚集中到李家洼村戏台前，被孔宪文的乡团长薛中和发现，向群众开枪射击。工农革命军与赤卫队及群众立即分为两路，一路进攻恶绅孔宪文家，一路攻击薛中和，将薛中和及其乡团击溃，起义军民处死负隅顽抗的恶霸薛金娃，攻入孔宪文庄院，处决了孔宪文三弟孔石娃，焚烧了孔的庄园。此后，为了对付最凶恶的恶绅，唐澍先后派部队到算王村、阎村、渔池十六村、丰原里十八村、魏家原、堡子底、里寺村等几十个村庄配合群众斗争，捕捉大恶霸，有的当场处决，有的拉到高塘司令部审讯后处以死刑。唐澍与刘景桂常找当地群众征求意见，派出部队到魏家原、渭南大阎村等地协助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帮助群众夏收，深受群众欢迎，许多穷苦百姓为部队送水送饭，赠送草帽、毛巾，

主动帮助部队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出现了许多军民合作的动人场面。

在唐澍和刘景桂指挥下，工农革命军纵横起义地区，攻击地主武装，打击沅河川雷家堡民团，杀死民团团长郭维屏。为了保卫起义农民的斗争果实，唐澍和刘景桂多次派部队到华县瓜坡、赤水以及渭南至华县的西潼公路上，收缴赤水民团枪支，截击冯军，夺取辎重，杀死恶差敌探，破坏公路及通讯设施，狠狠打击潜伏在起义地区的地主武装及反动分子。

正当军民合力开创渭华地区新局面之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再次来到高塘了解情况，在涧峪口司令部召开了干部会议。唐澍和刘景桂及刘继曾分别汇报了渭华起义中建立苏维埃，领导群众斗争等情况。会议充分肯定了苏维埃政权，指出：地主的土地一定要没收分配。会后，唐澍派王泰吉协助渭华党组织筹备渭华苏维埃政权，并起草了苏维埃章程，确定了组成成员及开会地址。

奋勇战斗 狠歼敌军

1928年6月上旬，敌魏凤楼部一旅人马向起义地区进行首次围剿，围攻塔山陕东赤卫队。唐澍令骑兵分队与第四大队配合陕东赤卫队阻击敌人。许权中、雷天祥在民众支持下，率部从两翼包抄敌人，与敌激战多时，将敌赶到龙尾坡下。6月10日黎明，敌又出动田金凯骑兵师突袭高塘镇。唐澍即组织司令部赤卫队，火速赶到高塘镇北的骆驼项，阻击敌人。但是，工农革命军二、三大队出外执行任务，内部空虚，敌军众多，疯狂进攻。唐澍亲临阵地指挥赤卫队奋力抵抗。赤卫队长张汉泉

身受重伤，唐澍命令王泰吉代替指挥，并派军委秘书长许维善火速去箭峪口及塔山送信，令许权中、张汉俊、雷天祥迅速率骑兵分队、陕东赤卫队和第四大队增援高塘。当此危急时刻，敌后突然响起枪声，原是谢子长、高文敏率部赶来。敌误以为中了埋伏，急向后撤。唐澍和刘景桂、王泰吉指挥司令部、赤卫队和赶来增援的群众追击敌人，缴获炮弹多箱，战斗大获全胜。唐澍兴奋地说：“敌人骑兵并不可怕，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随后，他即派人到高塘镇及附近各村张贴布告，宣传工农革命军胜利的战绩。

由于这次战斗是遭到敌人突然袭击而仓促应战的，部队伤亡较大。战斗结束，唐澍和刘景桂在工农革命军司令部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冷静地研究了敌情，慎重地考虑了许权中当初认为渭华地区地域狭小，部队回旋余地不大，不利于部队作战，主张向渭北及陕北发展的意见，决定派许维善（尚志）和中共陕东特委宣传部长李畅英（大章）北渡渭河，为部队筹集弹药，勘察路线；同时决定驻守在渭华交界一带的第四大队和陕东赤卫队及骑兵分队，由许权中统一指挥，共同对付敌军。

不久，中共富平县委负责人马文彦机智地躲过敌人的层层关卡，奔向高塘镇，途中发现大批敌人正向渭华一带集结。他对唐澍和刘景桂说：“这里离东西大道很近，地形对我不利，为什么不把部队拉到渭北去？那里条件好，局面大，枪械子弹来源又容易。”唐澍沉思再三地说：“现在潼关至西安之间的交通要隘都布满了敌军，眼前无法北撤，一有机会就设法转移。”

这时，从渭华地区逃走的土豪劣绅携带着银元、大烟土，纷纷向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乞怜，并利用各种关系向宋哲

元请愿，要求派兵镇压渭华起义。宋哲元调兵遣将，准备大举进攻渭华起义地区。消息传至高塘，唐澍和刘景桂立即召集各村苏维埃主席和军事委员参加的军事会议，布置斗争。唐澍愤然地说：“省委已送来情报，高塘四大恶绅在西安到处活动，要宋哲元派兵来进攻我们！四大恶绅和他们的走狗是我们的死敌，不消灭他们，就‘共产’不开！现在，敌人不让我们安宁，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安宁！大家一方面做好战斗准备，一方面发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猛烈进攻土豪劣绅！”接着唐澍又布置了游行示威的时间、地点和进行的方法。

6月13日黎明，唐澍派出大部工农革命军配合群众示威游行。华县高塘、渭南崇凝等地各村苏维埃成员、农民赤卫队、陕东赤卫队及起义群众万余人，在工农革命军配合下，浩浩荡荡地在高塘原、渭南东原和沔河川一带示威游行，大张旗鼓地镇压土豪劣绅，处决土豪劣绅及反动分子多名。接着，唐澍派人在高塘附近各村张贴布告，通报敌情，要求各村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准备好武器，昼夜巡逻放哨，严阵以待。

6月20日拂晓，敌人分兵三路大举进攻起义地区。唐澍和刘景桂指挥部队迎击敌人。敌人以重炮猛轰工农革命军阵地，连续发起冲锋。一股敌人疯狂地扑向高塘西的魏家原，工农革命军一部和农民赤卫队奋力抵抗，唐澍亲自指挥，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但是，凶恶的敌人在大炮的掩护下，蜂拥而上，几处突破工农革命军防线。高塘恶绅薛良臣、史明鉴带着一股敌人从侧翼攻击到沿山一带，企图封锁工农革命军退路。唐澍识破敌人的阴谋，果断地命令部队向秦岭山中撤退。

当晚，部队撤进秦岭牛峪口，唐澍对第六中队长周益三说：“地方上送来情报，说魏家原一带没有敌军了，准备今晚夜袭住

高塘小学的敌司令部，还有农民群众帮助我们造声势。”遂即又命令第六中队担负夜袭高塘镇敌军司令部的任务，并派第五中队从侧翼掩护。但是，五、六中队刚一接近高塘，便与敌人接火，战况不利，且战且退至牛峪口。

革命到底 血染保安

6月20日中午，敌军跟踪追到牛峪口，以密集的队形攻击工农革命军。唐澍指挥部队与敌激战，但是，部队伤亡很大，廉益民、吴浩然相继壮烈牺牲。唐澍命令周益三率部占领龙山制高点阻击敌人，掩护总部及其它部队撤退。部队迅速翻越到东坡涧峪，摆脱了敌人。此时，部队大部已经失散，仅有三百余人。唐澍和刘景桂在涧峪内的两岔口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部队作战及去向问题。有的认为部队伤亡很大，向山外发展没有出路，主张向山内发展，保存革命实力。唐澍认为：“革命并没有失败！虽然我们撤离了渭华地区，但是，我们还有三百多人，还可以战斗，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和敌人拼到底，决不半途而废！”会议决定将部队拉到商洛山中，继续开展斗争。6月25日，部队开往洛南县两岔河镇，在鸡鸣关突遭当地恶绅高老五民团截击。唐澍率部将敌击溃，开进两岔河。司令部驻街上放帐铺“致和昌”。当地群众已经逃跑，唐澍、刘景桂命令部队找回群众，积极向群众做宣传工作。

这时，唐澍非常忙碌，一面慰问伤病员，安排伤病员的食宿，一面筹备给养，思考部队的出路。

6月30日，驻守在三四十里外保安镇的第一大队突然被李虎臣部队包围，情况危急，大队长赵雅生派人向司令部告急。

晚上，唐澍带领百余人急驰保安增援，黎明赶到保安镇。赵向唐澍报告敌人有五个旅包围保安。这时，四面枪声大作，敌人成散兵形满山遍野进攻过来。唐澍立即派人到两岔河告急，指挥部队散开，与敌展开激战，一直打到十点左右。因众寡悬殊，部队被敌分割，各自为战，分途突围。唐澍仅带四名警卫员战斗，不一会儿，他身边仅剩许天洁一人。唐澍与天洁迅速转移到保安镇西边的河坝，利用地形地物坚持战斗。敌人步步逼近，把他俩团团包围。唐澍不幸中弹牺牲。嗜血成性的敌人把唐澍的头颅割下来，悬挂在洛南县城门示众。

唐澍同志虽然牺牲了，但他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开拓武装斗争道路的献身精神激励着前赴后继的革命者。

附 记：本文主要参阅了张守宪、董建中、王少民撰写的《唐澍传》（《革命英烈》1986年第2期）及周益三、张彦明、郑殿华、李毓璋、王曙、李果、张归仁、高克林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

硕刀勇劈 赍志而没

——卢绍亭烈士

堡弘 德仁

渭华起义已经过去了60个春秋，60年来，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却鲜为人知。他把鲜血洒在了渭华沃土，忠骨埋在了秦岭山麓，可是有谁能够说清他的家乡在哪里，他的经历又如何呢？烈士的英名渐渐地消失在历史的烟海里。

一日，笔者从历史档案堆里，偶而发现廉益民的名字和职务，三年来，先后涉足于北京、天津、石家庄、西安、唐山、张家口、呼和浩特等地和渭华起义中心——华县高塘原，寻觅烈士的足迹。在烈士牺牲60周年的时候，想以此文介绍烈士的生平，献给烈士的亲属、生前战友和广大的读者以寄哀思，慰告忠魂。

(一)

廉益民，本不是他的真名，他原姓卢，名绍亭，幼名硕棠。还是让我们以卢绍亭作为传主的真名吧！

1901年5月，卢绍亭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原直隶宁河）岳实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卢居安，母廉氏，是一对老实忠厚、目不识丁、一生躬耕力田的农家夫妇。绍亭兄弟3人，以

他最小，幼时曾读私塾，后入本地张各庄小学，继而入本县车轴山中学。1918年入天津直隶省立高等工业学校就学，因家境贫寒，少衣缺食，曾几度辍学。

(二)

1919年，五四运动风暴席卷海河两岸，正在天津就学的卢绍亭和同乡学友于方舟等一批热血青年，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之中。卢绍亭被选为高等工业学校的代表，参加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参与组织领导天津学生界“五·七”国耻纪念日示威游行，成为当时天津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

为了推动运动的深入开展，他和于方舟等组织学生演讲队，在学校内外，街头巷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亡中国的罪行，奋臂高喊“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勿忘国耻五月七日”等反帝爱国口号。当天津反动警察当局严令禁止演讲时，卢绍亭不畏强暴，坚持演说奔走。他愤慨地说：“爱国有什么罪？做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连骂一声外国强盗的权利也没有吗？不要说一纸禁令，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没有啥可怕的！……”他那勇敢无畏的革命精神，令人无不钦佩，同学们都敬称他“大刀卢硕”。

1920年1月底，天津爱国学生数千人，为维护我国主权，在周恩来、于方舟、郭隆真、张若名等领导下，赴直隶公署请愿，抗议日本人殴打我日货调查员，要求惩办肇事者，释放被捕的天津“学联”以及各界联合会24位代表。反动当局无视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竟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重伤数10人，周恩来、于方舟等4位代表被捕入狱。卢绍亭作为“学联”代

表，积极奔走营救周、于等人，动员学生向各界人士揭露反动当局罪行，争取社会舆论。他说：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反动派照样要低头。

（三）

在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在新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天津相继诞生了由周恩来、于方舟等分别发起组织的“觉悟社”和“新生社”。这两个革命社团在李大钊的具体指导下积极开展活动。1920年夏秋之间，“新生社”又在李大钊指导下改组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是年底，“研究会”又改组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团支部。卢绍亭先后参加了“新生社”、“研究会”和青年团，并和江浩等人一起经常去北京，参加李大钊领导下的党团组织每月召开一次的党团员大会。1924年3月9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卢绍亭的母校——高等工业学校成立，于方舟、邓颖超、卢绍亭、王卓吾等十人分别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团地委下属高等工业学校、政法专门学校、南开中学、汇文中学、省立一中、达仁女子学校6个支部，卢绍亭分工驻机关负责联络工作。同年4月，中国共产党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卢绍亭此时加入党组织（并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继续驻机关负责联络工作。

（四）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作出以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

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为中心任务的决议，选派地委委员李培良和卢绍亭、周世昌、韩义等一批党的优秀干部到工人比较集中的大型日纱厂去创办平民学校，把平民学校作为联系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工会和发展党团组织的基地。卢绍亭在作好机关工作的同时，和李培良于同年9月到海河西岸小刘庄，在裕元、北洋、裕大、宝成纱厂附近藕耕里开办一所平民学校，深入工人当中访贫问苦，解说被压迫、受剥削的根源，启迪工人兄弟的阶级觉悟。卢绍亭讲课时，深入浅出，精辟透彻，深受工人们欢迎。当他讲“劳工神圣”时，感情激动地说：“我们这些穷苦弟兄，终日纺纱织布，创造的财富比挣得的工资不知高出多少倍，可是都让资本家拿去了，这就是剥削，这就是压迫，没有我们的双手，哪有资本家他们的活命。”他还用留声机播放出孙中山先生讲的：……弱小民族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的声音。他还讲述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卢绍亭对工人说话和气，平易近人，耐心解答疑难，工人弟兄对他十分尊敬和亲近。

通过平民学校的启迪教育，很快地团结了一大批工人弟兄，培养了马筱峰、司福祥、杨泽轩、张寿录、王益山、于思荣、白振东等一批积极分子。这些人，以后成了天津工人运动的骨干和领袖。

裕元纱厂工会刚刚建立，卢绍亭和工会便领导工人进行了一次要求增加工资、反对资本家打骂工人的罢工斗争。愤怒的工人，终于把日商资本家管押起来，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从此以后，在卢绍亭和工会的努力下，特别是在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之后，裕元纱厂工会逐步由半公开走向公开活动，终于挂出裕元纱厂工会的牌子，发给工会会员每人一枚铜制徽章佩

戴，工会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工人之家”。

1924年10月，冯玉祥举行“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天津法租界美昌码头时，卢绍亭和工会按照中共天津地委的指示，组织裕元纱厂工人前去码头参加欢迎队伍。地委利用“国民促成会”这一公开合法的组织，开展宣传活动。卢绍亭在天津东马路宣讲所讲演时指出：国民革命的步骤是首先宣传民众，其次是联合民众，再次是武装群众，最后是直接行动，即夺取政权，国民革命才能成功。

在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下，由卢绍亭、李培良等具体组织，于1925年6月成立了天津纺织工会。工会成立那天，宝成、裕大、裕元、北洋、恒源、华新等纱厂工会都派代表参加，李培良主持大会，卢绍亭讲话。他说：“工人有了工会，就有了家，有了头，资本家再打骂虐待咱们工人弟兄，工会就要带领大伙同资本家讲理。弟兄们有什么难办的事，工会就要给大伙撑腰。今天，我们几个纱厂成立天津统一的纺织工会，组织壮大了，人更多了，势力更大了，我们就不怕资本家和帝国主义了。等我们全天津，全直隶，乃至全国总工会都成立起来之后，我们还要赶资本家出工厂，赶帝国主义出中国呢！……”卢绍亭充满激情的讲话，使会场气氛十分热烈，代表们个个情绪激动，掌声不断，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进步和渴求自由生存的急切心情。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工人、学生和各界人民群众冲破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连续数次举行了有一二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的集会和示威游行，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直至日本租界，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作为天津工人运动

领导骨干的卢绍亭和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组织委员于方舟等一起同工人学生并肩浴血奋战在海河岸边。

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迎接罢工高潮的到来，8月4日，天津工人总工会成立了。8月中旬，当李培良领导裕大纱厂工人冲破阻力成立工会举行罢工时，日商资本家勾结军阀李景林派兵镇压，罢工工人怒不可遏，一齐行动，砸烂该厂大部分机器设备，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不甘屈服的浩然正气和斗争勇气，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砸裕大”事件。罢工一开始，卢绍亭和李培良根据地委指示，把临近裕大纱厂的宝成、裕元、北洋等纱厂工会动员起来，组织同盟罢工。当裕大纱厂罢工人遭到镇压时，卢绍亭领导裕元等几个纱厂工会带领工人冒着枪弹、水龙，不畏刺刀、棍棒，跨过海河前去支援裕大，给日商资本家以有力回击。

（五）

如火如荼的罢工斗争，引起奉系军阀李景林更加疯狂地镇压，天津革命暂时处于低潮，为避免出头露面的领导骨干无辜遭到扑杀，“砸裕大”事件之后，卢绍亭、李培良、江浩等奉中共北方区委之命，离津赴外地工作，卢绍亭被派往平绥铁路线东段，改名为卢亦民，公开身份是京绥铁路总工会南口分会秘书（领导职务）。在南口近十个月内，卢绍亭工作十分出色，很快发展扩大了工人中的党团组织。当时，京绥铁路工人生活十分艰难困苦，一些单身职工无家可归，只得在茅草棚内栖身过夜，聊避风雨。卢绍亭和这些苦大仇深，穷愁潦倒的苦工人打成一片，问寒问暖，倾诉衷肠，情亲心贴，建立起革命

的感情，秘密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他奔走于南口、昌平、延庆、北京郊区等一些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起一批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同地主恶霸展开斗争。在驻当地的冯玉祥国民军中也秘密开展了党的工作。西直门机务队工人马七在反抗恶霸张幼山的斗争中英勇牺牲，卢绍亭为了给马七烈士报仇，激发工人群众的斗争情绪，组织纠察队活捉了恶霸张幼山，给他戴上脚镣手铐，拉出去游街示众，大长了工农群众志气。

“三·一八”惨案以后，卢绍亭被调到张家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工作，担任中共张家口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他工作魄力大，办法多，和工友关系相处十分融洽，同志们对他十分敬佩。1926年8月间，国民军向西退却，大多数工会领导人随军西行。卢绍亭、杨宗义等工会负责人率领一部分工人，随张兆丰团转战于包头、五原等地，他们一路组织宣传国民革命，动员民众，鼓舞士气，不顾饥寒，冒风顶沙，毫不懈怠地为党工作。

（六）

9月中旬，冯玉祥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响应北伐，组织国民联军，誓师五原，同于右任等组建联军中的国民党最高特别党部。9月下旬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国民军联军全军代表大会。会上，卢绍亭公开宣布自己的身份：“我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是搞职工运动的，我要竭尽全力跟随冯总司令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在成立最高特别党部的会议上，方振武、刘伯坚、任右民、张兆丰等11人被选为最高执行委员会委员，卢绍亭、张树森、李宝铨等7人为候补执

行委员，这时，由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派遣的包括卢绍亭在内的200多位共产党人已先后参加国民军联军，卢绍亭曾兼任弓福魁部政治处长。后转战于内蒙、宁夏、甘肃、陕西等地。领导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一路宣传国民革命，发展党的组织，动员民众，鼓舞士气，竭尽全力地为着国民革命的胜利勤奋工作。

（七）

1927年春，当北伐胜利进军占领上海，攻克南京，进入豫南时，冯玉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5月1日在西安红城宣誓就职，接着率师东出潼关，与北伐军会师河南，卢绍亭被任命担任方振武部政治部主任。

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清共”，根据党组织安排，卢绍亭和一批共产党员脱离冯部潜入陕西关中东部农村从事地下工作。卢绍亭来到渭南王尚德主办的赤水农业职业学校，向师生进行革命宣传教育。

这时，由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保卫队改编的许权中（共产党员）旅驻防临潼关山镇，中共陕西省委派卢绍亭前往该旅教导营做政治工作，改名廉益民。后来辗转于三原、高陵、蓝田一带。渡渭河，越秦岭，几经周折，进入洛南县三要司一带，组织领导部队整训练兵，发展党的组织，清除坏分子，纯洁队伍，协助地方党发动群众，开展农运斗争，卢绍亭担任了许旅党委委员。

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渭华起义烈火点燃。卢

绍亭坚决执行省委决定，随部队到达起义中心地区——华县高塘原。在华县瓜坡镇南堡召开了旅党委扩大会议，决定部队进行整编，组成军委，成立了工农革命军。卢绍亭任军委委员兼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他坚决贯彻执行党在起义中各项决议，同唐澍、刘景桂等一起参与起义的决策、计划和组织领导工作，在激烈的战斗中，卢绍亭身先士卒，一边坚持战斗，一边宣传鼓动，鼓励部队沉着应战，阻击敌人。6月20日，部队向秦岭山区撤离，卢绍亭随司令部一起为中路，沿牛峪口山路边打边退，因敌众我寡，伤亡较大，部队一时情绪有些低落，他亲自用初学会的陕西方言演唱秦腔，呼喊战斗口号，鼓励战士振作精神，顽强战斗。不料，一颗子弹飞来，贯穿他的肺部，卢绍亭倒在了血泊里。负伤后，他考虑到情况紧急，拒绝用担架抬他后撤，说服前来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卫生人员，把他隐蔽在附近的草丛中，等天黑夜幕降临时爬出去，但终因失血过多而光荣牺牲。

附记：此文曾得到中共天津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华北烈士陵园、冀东烈士陵园、天津第二棉纺织厂党委办公室的帮助和支持，参阅了杨宗义、王慎儒、张旭初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访问了高克林、乐天宇、胡震、周益三、张归仁、郑殿华、王带南、李毓章以及卢绍亭亲属卢竹林、卢儒林、卢凤林等，西北农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副教授张守亮、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董振修同志也提供了有关史料。

天长浩气誉三秦

——吴浩然烈士

聿 光

吴浩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他的英名和业绩，在渭华起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吴浩然，又名吴天长，安徽省人。早年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时，经李大钊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往国民军联军总部政治部工作，跟随冯玉祥转战绥远、宁夏、甘肃等地。他在甘肃平凉曾创办《新陇日报》，并兼任社长，宣传国民革命，积极推荐和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理论，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为了打破平凉沉闷的政治局面，吴浩然积极支持和帮助进步青年在甘肃省立二中成立学生会、青年社等团体，发展党、团员，并成立党支部，由他担任书记。同时，他还与其他共产党员一起组织国民党平凉党部筹备处，开展革命活动。

1927年7月，吴浩然与冀月亭、贺鸿真、姜炳生等共产党员奉命去河南“整训”，途经陕西时知冯玉祥已追随蒋、汪背叛革命，便留在陕西工作。同年秋，被中共陕西省委派往许权中旅工作。吴浩然与高文敏等组成第一军支，高文敏任书记，吴浩然负责宣传，直属省委领导。全旅共有党员53名，团员13名。吴浩然的公开身份是许旅教导营政治教官。这时，权中为

保存党的武装力量，暂时听命于陕军冯子明改编，许权中任旅长，驻临潼关山镇。省委为了加强部队实力，陆续从关中各县抽调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青年农民到许旅工作，吴浩然与其他同志负责审查和接收，他认真负责，积极热情，日夜奔波。潜伏在部队中的特务惠介如，勾结冯子明和韩威西等妄图杀害许权中等共产党员，阴谋暴乱。吴浩然坚定地维护革命利益，积极协助许权中，粉碎惠介如等人的阴谋，驱逐反动势力，与冯子明决裂，保证了党对部队的领导权。不久，军支改为旅党委会，党员发展到 165 人。

1928 年 1 月，部队归属陕军李虎臣部，为李部新编第三旅，移驻洛南县寺坡、灵口、三要司镇等地。接着，中共陕西省委着手组织渭华起义，先后两次与许旅党委研究许旅参加渭华起义的问题，并派吴浩然、刘景桂、唐澍、廉益民、谢浩如（子长）参加许旅党委的领导工作。吴浩然和廉益民等负责部队的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在对军队进行思想、纪律教育，废除军阀作风等不良习气中，吴浩然亲自带头帮助群众扫地、担水、打柴……为了启发和提高全旅指战员的革命觉悟，吴浩然和廉益民自编教材，宣讲革命道理，并向战士们教唱革命歌曲。为了发动群众，吴浩然与旅党委其他同志带领一批共产党员，扮作打短工的庄稼汉或小商贩、手艺人，走村串户，深入附近的鸡头关、栾庄、会仙台、吊篷沟、三条岭、真人沟等地，秘密组织农民，成立农协会，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土豪劣绅。

5 月中旬，吴浩然与唐澍、刘景桂、廉益民等率领部队撤离潼关营地，奔向渭华参加起义。当部队先后到达华县瓜坡镇、高塘镇以后，参加军民联欢会，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设立军事委员会和总司令部，刘景桂任军委主席，唐澍任总司

令，吴浩然任军委委员、军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他和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同心协力抓好起义部队的政治工作。与此同时，他很注意起义群众的思想动向。当他从一些地方党员口中得知，个别村庄的农民武装起义仅有党、团员和少数农民积极分子参加，多数农民仍有顾虑，甚至一些农民还不敢拿回分配给他们的粮食和衣物。他认为这些地方的群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立即向刘景桂、唐澍建议，派出部队深入到许多村庄，帮助地方党组织成立苏维埃政权，后来，在敌人连续向起义地区发动进攻的关键时刻。由于主要军事领导人作风主观武断，脱离群众，造成领导人之间缺乏相互信任、相互了解及团结战斗的精神，使部队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吴浩然顾全大局，主动帮助其他领导同志提高认识，积极协助唐澍、刘景桂指挥作战，全力反击敌人，屡挫敌锐。6月初，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到高塘检查工作，吴浩然主动检讨了工作上的失误，主动承担责任，并就苏维埃政权及土地问题阐述了自己的意见。6月10日，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后，部队伤亡较大，弹药损失严重，一时无法补给。吴浩然与刘景桂逐渐认识到部队所面临的困难，认真思考了许权中当初提出的向渭北及陕北发展的意见，说服其他主要负责同志采纳许权中的意见。不料，敌人已迅速向渭华地区集结，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吴浩然协助唐澍、刘景桂、许权中指挥工农革命军奋勇抗击敌人。战局对工农革命军日趋不利，唐澍、刘景桂决定将部队撤到沿山一带。吴浩然与廉益民率领一部官兵勇敢地挑起掩护部队撤退的任务。面对强敌，吴、廉临危不惧，指挥部队沉着应战。部队撤到华县秦岭山中的牛峪时，敌人尾追而来。吴浩然、廉益民率一个中队和地方赤卫队占领制高点，掩护部队转移。疯狂

的敌人连续发起冲锋，吴浩然、廉益民与战士浴血奋战，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廉益民身受重伤，英勇献身。吴浩然冒着枪林弹雨，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也不幸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附记：本文主要参阅了中共陕西省委1928年1月28日《第30号通告》、3月20日关于组织概况的报告及高克林、潘自力、王曙、董悦贤、李果、李毓章、郑殿华、陈祖舜等人有关回忆材料。

张汉俊和他率领的陕东赤卫队

光 军

渭华起义中，有一支英勇善战的农民革命队伍，驰骋渭华南原，转战秦岭山下，纵横二百里，杀土豪，斗敌顽，象一把锋利的匕首，直插敌人心脏，就是陕东赤卫队，张汉俊就是这支革命武装的大队长。

一

张汉俊，又名张育顺，化名李大德，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黄家寨人，1906年1月生。1924年汉俊在西安第一农业职业学校读书时，深受进步老师赵葆华器重，后被选派到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毕业后返回陕西。1927年1月，汉俊被党组织派到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工作。2月初，他与江雄风奉命去户县解决宋村民众与当地驻军的冲突，深受民众支持。2月中旬，中山学院召开筹备大会，决议成立招生、事务、教育三个委员会，汉俊被推选为校招生委员会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委员，这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3月，他又积极协助史可轩、李林、邓希贤（小平）、许权中等筹备中山军事学校。5月开学后，汉俊任第二大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主要担负军事技术训练和军事理论课。他言传身教，带领学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

1927年7月，冯玉祥电令中山军事学校与国民军联军驻陕

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合编，由史可轩率领，开赴河南，妄图消灭这支革命武装。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计就计，同意该部离开西安，但绝不出潼关。7月中旬，汉俊随部队由西安草滩乘船东下。7月30日，史可轩被富平美原镇驻军田生春杀害，部队一时群龙无首，反动分子大肆煽动，有的乘机离开部队。汉俊与其他共产党员干部一起，拥护许权中为总指挥，维护了部队的团结与统一。几天后，部队暂时接受冯子明^①改编，番号是暂编第三旅，移驻临潼关山镇，许权中任旅长。部队内部决定取消中山军事学校名义，改编为教导营。高致凯任营长，汉俊任副营长。不久，省委指示成立旅党委，高文敏任书记，汉俊与许权中、杨晓初、高致凯为委员。这时，部队的中心工作是：就地扩军整训，在士兵中积极培养并发展党、团员，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汉俊一方面积极协助高文敏、高致凯做士兵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发现并培养积极分子，努力扩大党、团组织；一方面配合许权中从严训练部队。每到一地，汉俊与其他同志积极向群众宣传，并主动承担招兵、训练、警戒等任务。然而，潜伏在部队内的特务分子与反动势力内外勾结，妄图杀害许权中，进行反革命暴动。汉俊与其他共产党员协助许权中断然处死了国民党特务惠介如，驱逐了一些反动分子，粉碎了敌人的阴谋。部队进驻洛南县三要司镇后，在旅党委的领导下，汉俊参与了部队内部整顿工作，撤换了一批不称职或思想落后的下层军官，提拔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基层领导工作，并在驻地向农民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农民协会，惩办土豪劣绅。

注：①冯子明此时系陕军北路总指挥。

1928年4月1日，中共陕东特委成立。为了加紧培养渭华地区农民武装骨干力量，从渭南、华县选派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去许权中旅受训。许旅派遣汉俊与其他几位同志负责军训，将三四十名受训人员编为一个新兵连，带到三要司东边一个小村庄，天天坚持训练。

4月底，军训结束，旅党委指示汉俊率领这支农民武装开往渭华地区。汉俊欣然受命。为了行军方便，他将三四十人编为一个排四个班，途经洛南县城，到达县城西北的保安镇。不料，保安镇民团拦住去路，进行盘查。只听“哗”的一声，汉俊把子弹推上膛，一扬手，高喊：“我们是许旅追逃兵的！”

守在道路口上的几个团丁发现这位身材高大的军官十分威武，气势逼人，连忙闪到两边。

汉俊带着这支农民武装大步闯出保安镇，进入石头峪，第二天早上赶到秦岭山中的西坪村，准备休息片刻，吃点干粮。突然，号角齐鸣，数百名红枪会员携带大刀、长矛围拢过来，堵住路口。汉俊十分恼火，急忙率部逼近。守在路口的红枪会员一齐举起刀枪，连声喝问：“干什么的？站住！”汉俊镇静自若，不慌不忙地掏出一片纸，递给一个为首的。这个小头目并不识字，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下，犹豫起来。汉俊瞅准时机，拔出手枪，厉声喊：“冲过去，挡吾者死！”他身后的队员一齐端起枪，威风凛凛地冲过路口。红枪会无奈，只得让开。这时，红枪会大头目江秃子赶来了，假惺惺地训斥了部下几句，带着笑容向汉俊赔礼道歉，殷勤地邀汉俊他们去附近一座古庙里吃饭。汉俊一眼看穿了江秃子的阴谋，便将计就计，答应在这里吃饭，但只是命令队员们一律在庙外吃饭，用饭时枪

不离手，并在附近派出岗哨，严密监视村中的动静，使江秃子的阴谋未能得逞。

5月1日晚上，汉俊率部出了秦岭北麓桥峪口，秘密赶到华县高塘西边的堡子底村。

二

汉俊到达渭华地区后，化名李大德，不顾疲劳，立即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主动要求立即投身渭华农民武装起义的行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这支经过训练的农民革命武装于5月2日晚在堡子底集中。汉俊宣布了革命纪律和行动时应注意的事项，遂率队直奔渭南西原沈河川王埝村附近，巧遇地主武装——行团毒打一农民。汉俊大吼一声，开枪击毙一团丁，其余惊慌四逃，队员们奋勇直追，赶散这股敌人。中午，汉俊率队赶到西原阳郭镇，群众见了自己的武装，个个笑逐颜开，拉着队员们的手，问长问短。

汉俊率部配合起义群众，赶到数里以外捕捉国民党区长李玉林、牛星照。李、牛望风逃遁，队员们抄了牛的商号，把东西分给群众。5月4日，汉俊又率领赤卫队参加三张镇群众暴动大会。他们配合群众，闯进伪警察所，收缴伪警枪支，后又冲进厘金分局^①，抓获罪恶累累的分局长，押赴大会斗争后并当众处死。接着，汉俊率队攻击大王庄地主民团，捣毁民团老巢，收缴长枪数支，敌四散而逃。他们又连续作战，攻击地主武装，摧毁敌基层政权，捣毁粮款征收机关，四处捕捉恶差，

注：①国民党县政府的税务所。

抄杀恶霸、豪绅，使反动派惶惶不安，纷纷躲逃。他们在捣毁土豪巢穴后，打开粮仓，把存放了多年的粮食挖出来，分给广大群众。群众深受鼓舞，纷纷拿起刀、枪，加入自己的武装。汉俊率领的农民武装一有行动，立即有大批群众主动配合，斗争声势极为壮阔。一时间“农民苦，农民难，一年四季不得闲；农民苦，农民难，打的粮食叫地主都收完。共产党，领导咱，打土豪，除劣绅，为咱农民把冤伸”的歌声，象春雷一般震荡，呼唤着渭华一带被剥削、被压迫的贫苦农民。

5月初的一天早上，在沈河川的望岗岭，中共渭南县委组织部长何寓础代表陕东特委宣布这支革命武装正式定名为“陕东赤卫队”，并授予缀有镰刀斧头的队旗一面。汉俊与薛自爽分任正副大队长，冯养浩任党代表，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大刀队，全队共有五六十人，直属陕东特委领导。

陕东赤卫队正式成立后，高举革命义旗，驰骋于沈河两岸，猛烈地打击敌人。5月7日，党组织在沈河川白庙召开群众起义大会，遭到敌冯子明部袭击。汉俊率赤卫队一部奋力阻击，掩护群众撤退。随后，汉俊率赤卫队上了塔山^①，建立革命军事据点，继续配合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三

陕东赤卫队移驻塔山后，人数增至一百多人。汉俊等根据战斗、宣传、供给几个方面增设了特务中队、运输队、交通队、参谋处、组织部、宣传部、经济部、交通部、油印处和小

注：①渭南市桥南乡南面的一座小山。

型枪械修理所。同时将三个中队与大刀队分别布署在半截山灵台寺、清明山、凤凰山和塔山，互成犄角之势；并在二郎庙、半截山、枣刺庵设立两套岗哨，昼夜监视山下的动静。赤卫队驻地搭了许多蓆棚，以塔山为中心，一直伸展到两侧各山头。山上红旗迎风招展，营地十分壮观。

面对发展壮大的赤卫队和有高昂斗志的赤卫队员，汉俊喜忧参半。他喜的是：塔山，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山下无数农民的心扉，他们信赖它，关心它，对它寄予无限希望；他忧的是：这支队伍经过训练的仅仅只有二三十人，大部分人不懂军事常识，缺乏战斗经验，而且还有一股刚刚收编过来的土匪，这些人纪律松弛，觉悟很低，有的还心怀异志，能不能应付新情况呢？张汉俊，这个沉着镇静的年轻指挥员感到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他周密思考，运筹帷幄，与其他同志交换意见，制定了训练活动计划。不几天，军事政治训练、革命纪律教育、配合群众开展斗争、建立红色革命政权搞得热火朝天。白天，赤卫队在半截山上设立练兵场，汉俊亲自言传身教，讲授军事常识，和赤卫队员一起摸爬滚打，练习射击、刺杀、投弹、警戒、进攻和撤退，培养赤卫队的战斗作风。晚上，汉俊还兼任一部分政治辅导课，向队员们不断灌输革命思想，介绍赤卫队的性质、任务及作用，反复强调革命纪律以及赤卫队与民众的关系，要求全体队员不宿民房，不践踏庄稼，不乱拿群众东西。

一天，赤卫队在沈河川活动时，一个队员趁夜深人静闯进一家民房，奸污了一个青年妇女。汉俊闻讯，勃然大怒，立即集合全体队员进行追查，可是无人支声。汉俊叫受害者亲属指认。这当儿，汉俊突然发现一个姓申的队员面如死灰，耷拉着

脑袋，偷偷向后缩着，他心里早明白了八九分，立即大声问：

“是谁干下这缺德事，快站出来！”

姓申的队员看到受害人的亲属，浑身抖如筛糠，最后终于站立不稳，“扑通”跪倒在地，泪如泉涌。

汉俊脸色严峻，厉声喝问：“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申某无可奈何的低下了头。

汉俊本来念起申某出身贫寒，作战勇敢。可是，他清楚的知道，在申某的后面还有十几名出身绿林的人正在注视着他呢！汉俊扫了一眼愤怒的众人，痛心地说：“我们拉起这支革命武装，是为了革命，为了群众，为了消灭军阀、贪官和恶绅。可是，今天有人竟违反纪律，干出伤天害理的事，败坏我们赤卫队的声誉，大家能容忍吗？成千上万起义的群众肯答应吗？大家说该怎么办？”

“坚决执行革命纪律！”众人一齐回答。

汉俊扫了申某一眼：“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大队长，我——”

“执行革命纪律！”汉俊果断地说。他拔出手枪，处决了这个队员。

四

1928年5月10日，汉俊突然接到雷天祥率领百余人的部队，从洛南北出秦岭参加渭华起义的消息，立即赶到高塘镇与他接头。雷天祥原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第四分队队长，汉俊的老部下，战友重逢，分外亲热。雷天祥详谈了受许权中派遣，带队出山的经过。汉俊热情地介绍了渭华农民武装起义及陕西赤

卫队的活动情形，两人共同分析了形势，与党组织商定：雷天祥率领的这部分人马暂不公开，只与陕东赤卫队联系。汉俊了解到部队被褥不足时，立即派人去塔山驮运。不久，许旅大队人马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开赴渭华地区，参加武装起义。汉俊率领陕东赤卫队主动配合工农革命军活动，亲自将老旅长许权中和骑兵分队安排在距塔山很近的峪箭口驻扎，多次前去拜访，十分敬佩这位老领导的胆识。

为了保卫红色革命政权，打击反动分子，消灭土豪劣绅。汉俊率领赤卫队相继烧掉、捣毁渭华一带的华原、杨魏坡、中堡子及下城关等地教堂，撵走传教士，杀掉披着宗教外衣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反动分子。有时，他们深入敌人腹地，割电线，砍电杆，捕杀恶差、散兵，攻击小股敌人，夺取辎重，惊破敌胆，弄得渭南县城里的敌人天未黑就关闭了城门。

6月上旬的一天，渭南县保安团倾巢出动，从东原扑上来，逼近塔山。汉俊率领三个中队立即下山迎击敌人，在桥南镇土桥与敌遭遇，展开激战。敌人自恃人多势众，疯狂发起进攻，赤卫队武器低劣，人数不多，被敌逼到桥东侧，汉俊临危不惧，沉着指挥，与队员们拼命阻击敌人。中队长张绪昌、徐汉儒带头冲锋陷阵，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许权中、雷天祥闻讯带队赶来增援，敌人抱头鼠窜。汉俊率领赤卫队与工农革命军一直把敌人撵到距离渭南县城不远的龙尾坡下。

敌人连续发动的两次进攻遭到失败后，仍不死心，准备大举进犯起义地区。渭华人民也积极备战，严阵以待。6月13日，汉俊奉特委命令，率领赤卫队一部，与起义群众及工农革命军数千人在渭南东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处死十多名豪绅，烧毁土豪房屋一二十院，大小豪绅惊慌逃窜，逃不

及的伏地请罪。

6月20日，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亲率三师之众，兵分三路，以地主武装为前哨，大举进攻渭华起义中心地区，西路敌人扑上龙尾坡，直向塔山逼进。汉俊远远望见滚滚的烟尘，立即命令山上的全体队员进入工事，阻击敌人。山下的敌人嚎叫着扑上来，汉俊一声令下，手枪、步枪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丢下一具具死尸。汉俊指示队员们拿出手榴弹，装好子弹，准备迎击敌人更疯狂的进攻。不料，敌人开炮了，炮弹在汉俊和战友们身边爆炸，顿时，山上变成一片火海。席棚起火了，窑洞炸塌了，古庙被摧毁了，工事变成了废墟，不少队员伤亡了，汉俊严肃的脸上带着异常的愤怒。

这时，赤卫队被敌冲散，汉俊身边只有十几名队员，战局极为不利，他遂命令身边队员边打边撤，并亲自断后。他们终于摆脱敌人，进入秦岭马峪里。喘息未定，一股地主武装又乘机围上来。汉俊一马当先，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包围圈，直向山里奔去。此时，他身边只有几名队员了，他望了一眼被硝烟熏黑了的几张面孔，十分辛酸。第二天，他们辗转到秦岭南麓两岔河地区，与唐澍、刘景桂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会合。6月30日，驻洛南县保安镇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被敌包围，派人赶来告急，唐澍立即带领汉俊和一百余名战士驰往救援，第二天早上刚刚赶到保安镇便被敌人包围，唐澍、汉俊分别指挥战士们浴血奋战，与敌展开生死搏斗。唐澍与大部分战士相继壮烈牺牲，汉俊孤军作战，拼命搏斗，骁勇异常，打死一个又一个敌人，最后弹尽被俘，当天遭敌杀害，年仅28岁。

附记：本文主要参阅资料：

1. 高克林：《回忆参加渭华暴动的工农革命军》（原载“陕西党史专题资料集”〔四〕）
2. 少华：《李大德小传》（原载《革命英烈》1986年第6期）
3. 1927年2月17日《陕西国民日报》
4. 郑殿华、李毓璋、陈祖舜、何寓础、李学初、郭壁、宋蔚青、王自新、李保荣、王东海、孙敬堂、冯桂选、张景骞、李信党、张国瑞、王述道、王邦宁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

农民运动闯将——薛自爽

邵拉雄 李西京

1928年5月，渭华起义爆发，红旗漫卷，烈火燎原。农民运动闯将、智勇双全的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接受党的指派，腰间插一把盒子枪，雄驰于渭华两原，敌顽闻之丧胆，广大群众争相称颂这位农民英雄。

—

陕西华县高塘镇西南方向的箭峪河畔，有一个绿树环抱的村庄，叫堡子底。村中有个三教堂（内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塑像，囊括三教九流，故称三教堂），是渭华起义时中共陕东特委、党团华县县委所在地。

1900年3月10日，薛自爽出生在这个小村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并在这里度过了他苦难的童年。

全家9口人，仅有住房3间，土地18亩，由于负债累累，逼迫将11亩土地先后典于债主，仅靠几亩薄地，勉强度日。

自爽自幼聪明，孝敬父母，老人一心叫他上学识字，顶门立户。他勉强上了几年私塾就辍学回家。15岁起，又先后在当地高塘镇、泾阳县等地当学徒，写得一手秀丽的毛笔字，学会双手打算盘。19岁那年，因无法忍受掌柜的虐待，加之父亲年老多病，便回家务农。

1924年初，堡子底、里寺村值年，支应官差粮草。恶绅土

豪支光辉、王振乾、王喜合趁机敲诈勒索，动辄鞭打绳拴，逼得清凝里许多穷人卖儿卖女，背井离乡，有的竟含冤九泉。

年轻的薛自爽看在眼里，恨在心上，遂与本村青年薛子正、姜海生等人，不顾一切压力，秘密联合了四五十个穷苦农民，决心反对支光辉、王振乾，彻底清算他们私派粮款的帐项。当时，为了表示决心，这位刚强的汉子，带着众人，走进三教堂，对天盟誓：“谁若中途回避妥协，退步变心，天打五雷殛。”随后，他们又联名将支光辉、王振乾控告到县衙。可是官府偏袒恶绅，官司一拖再拖，未见分晓。薛自爽又发动群众，直接对抗支、王二霸，带领群众包围了支、王庄院。支、王二人潜逃华州（华县）城，诬告薛自爽等人目无官府，抗款抗粮，聚众闹事，欺压乡绅。华州知府遂将薛自爽逮捕，严刑拷打，镣铐加身。支、王二霸暂时占了上风。从此，在薛自爽心里，永远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开始反复思考：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官家衙门为什么向着富人说话而不替穷人办事……

在反对土豪支光辉、王振乾斗争失败以后，薛自爽看到高塘原上一方面是惯匪豪绅无恶不作，民心惶惶不得安生；一方面是当地有志男儿自发组织起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红枪会”，习拳练武，操刀弄棒。自爽抱着学真本事、除暴安良的决心，也加入了“红枪会”。

他一边习武，一边和红枪会成员与土匪展开生死搏斗。1925年春，高塘大恶霸孙景福用重金买官，当了高塘民团团长，在刘镇华离陕前，还兼镇嵩军独立连连长，他凭借着武装和权势，在高塘一带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催粮逼款，一手遮天。

这年9月，孙景福催收第四次烟款，群众日夜逃避，不敢

在家，东阳村群众躲进本村小学校内，被孙部发觉，荷枪实弹的匪军破门入校抓人，当场打死十一岁小学生雷易经。

为此，共青团员陈述善、赵和民、王芾南，呼吁各界声讨恶霸孙景福。西安、北京学界纷纷声援，高塘一带知名人士和广大群众，团结一起联名上告，终于将孙景福告倒。可是孙景福仍不甘心失败，暗示民团副团长杨转成携枪带弹，恫吓挑畔，群众并没有被吓倒，在陈述善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数千群众，集会声讨孙景福。

薛自爽和红枪会会员，为了配合群众斗争，打击孙景福的嚣张气焰，杀其威风，他们赤背挥刀，穷追不舍，把荷枪实弹的团丁紧紧包围，活捉杨转成，缴获步枪十几支。

自爽他们又将杨转成押至三教堂，当晚处死。孙景福知道后惊魂落魄，带领残部逃进了南山。

1926年，经王尚德、陈述善介绍，薛自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11月底，陕西军民同心协力，第二次赶走军阀刘镇华，解了西安之围。共产党组织派薛自爽到三原农讲所受训。不久自爽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特派员身份前去户县秦渡镇一带开展农运工作，秘密发展党组织，他和李艮、刘安仁同建户县党小组，受中共长安县委领导。

那时候，户县驻军何经纬，与豪绅勾结一起派武装士兵下乡，四处催粮逼款。薛自爽和李艮等人，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开展声势浩大的抗粮抗款运动。

一次，当十多名匪兵闯进王寨村，抓走四个抗粮农民，抢走六条骡子后，薛自爽、李艮等立即率领二百多农民，手持大刀、长矛、铁杈、木棍，夺了匪兵的枪，迫使匪兵释放了无辜农民，归还了牲口。又一次，两千多农民在旧泉坊开会，何经

纬派一排士兵到会场附近的灵感寺村催粮逼款，欺压百姓。薛自爽、高德隆等人立即带领开会农民前去讲理。匪兵开枪打伤农民自卫军赵世昌等人，农民自卫军怒气冲天，一个个脱掉棉袄，袒胸露臂，手持梭镖冲向匪兵，匪兵慌忙逃走，农民自卫军穷追不舍，活捉匪兵一名，缴获几支步枪，大长了农民志气。一次次的抗粮、抗款，打击了不法驻军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热情，户县农民协会成立，造成了空前的农村大革命。

户县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轰动西安城。这时，被农民运动吓破了胆的国民党省府少数要员，指责薛自爽做得“太过分了”，国民党元老、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于右任总司令却亲切地叫着自爽的小名，风趣地说：“卓茂，人家说你太冒失了，我想把你的名子改一下。你耿直豪爽，干脆就叫你‘自爽’吧。”从此自爽的大名和他那刚毅直爽的秉性四乡传扬。

1927年夏初，党组织派薛自爽回华县高塘原继续从事农运工作，为感谢他对户县农运斗争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他离开时，当地农民协会赠送他一身灰布衣裳，一顶系着蓝布带的草帽，一双扎着红缨子的黑线麻鞋。在渭华起义火热的战斗岁月里，每逢重大活动，薛自爽便以这身装束，鼓舞自己，使他那魁梧高大的身躯，气宇轩昂的英姿，显得更加威武潇洒，精壮干练。

二

薛自爽回华县后，在由广州农运讲习所毕业回陕的霍世杰等人的帮助下，积极发动群众，公开组织农民协会，继续开展

训练，于4月底回到渭华地区，准备成立陕东赤卫队。

这支武装力量，由李大德、薛自爽带领，在渭南东西两原和华县高塘一带，出没无常，杀戳土豪，打击豪绅地主武装——民团。在渭南赤水一带的西潼公路沿线拦截敌人车辆，破坏敌人交通。割电线，砍电杆，侦察、熟悉地形，掌握敌情、社情，在周围十几个村庄建立了据点和联络点。

陕东赤卫队成立时，李大德任大队长，薛自爽任副大队长。在那战斗的日日夜夜，薛自爽协助李大德对队员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教育队员宁可住庙宇、戏楼或露宿场地、坟园，也不入民宅，深受民众同情和爱戴。

在渭华起义的高潮时期，中共陕东特委、华县县委以及四区区委在三教堂、洛王庙、药王洞先后召开了多次秘密会议或群众大会，薛自爽和李大德带领赤卫队员，赴会保卫警戒。在土豪侯永泽的阻挠破坏下，高塘原泽口村苏维埃迟迟不能成立，薛自爽亲自带领赤卫队队员，抓住侯永泽，在泽口村召开群众大会，把侯永泽押进会场，自爽令大刀队将侯永泽杀掉，泽口村苏维埃当天就宣告成立。

一天，七个身穿便衣的人，吆着七匹驮满货物的骡子，从箭峪口北出秦岭向高塘走来，自爽立即率赤卫队、大刀队，在韩良寨将牲口带人全部截获。原来这是反动驻军魏凤楼部偷运的烟土、银元等贵重财物。自爽把截获的财物全部上缴陕东特委。

四

在革命过程中，薛自爽十分珍惜苏维埃内部的团结工作。1928年4月初，郭村苏维埃主席丁世全处事缺乏经验，主观武

断，对同志动辄打骂处罚，关禁闭，打棍子。若有人说情调解，立即罚买大刀十把。加之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不法分子王秀元乘机挑拨离间，军事委员郭毓成对丁十分不满，便和王秀元一起把黄鹿口村农民武装叫来，突然袭击郭村苏维埃政府和农民赤卫队，绑架了丁世全和郭兴财。第二天又集合一千余人，全副武装，开进郭村召开大会。会场设在土戏台前，整个会场到处是红旗、大刀、长矛，台上两根粗大的柱子上分别绑着丁世全和郭兴才，一口铡刀摆在台上，整个会场气氛异常紧张。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复杂心情，等待着令人痛心的结局。正当这时，只见身着灰色服装，胸前飘着红领带，腰间插一把左轮手枪，面色严峻的薛自爽大步流星地走进会场，后面紧跟着一队全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小伙子，各背一把红缨大刀，十分威武。薛自爽大步走上戏台，严肃冰冷的脸，咄咄逼人，对着抬铡刀准备行刑的人大吼一声：“不要动——”即刻，千百双眼睛，一下子集中到薛自爽身上。只见白胡子老人郭营生分开众人，急忙上前，跪倒在地说：“薛团总（实为副队长），要杀杀我吧，罚刀是我出的主意，不是丁世全的点子，不能杀他！”自爽一个箭步跳下戏台，双手扶起郭营生，说：“快起来，营生老人你是个好人，郭兴才也是好人，丁世全没领导好，有错误，但不是死罪，不能全怪他！”他立即对身边的赤卫队员说：“快解开绳索，放开他俩！”

薛自爽随后登上戏台，激动地说：“为什么不去打土豪劣绅，要自家杀自家！……”他的话，象一股和煦的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阴云。人人笑逐颜开，当场就有人跑去土豪家里拉牲畜、分东西，一场惊心动魄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在严峻的革命斗争中，薛自爽坚持原则，爱憎分明，坚决

执行党的纪律。留马村党支部书记韩金铎的父亲放高利贷。在打土豪运动中，大家劝韩带头把父亲放帐的债务契约拿出来，当众烧毁，他不但不烧，反而与王秀元合谋叛党。6月中旬一天，薛自爽在留马村北寺庙召开群众大会，将阴谋叛党的韩金铎当场处决。

李木村赤卫队队长韩双喜，给土豪泄密报信，透露中共华县县委和四区区委联合召开秘密会议的时间和地点。薛自爽坚决执行县委决定，宣布将韩双喜开除出赤卫队，并当场处决。

根据县委决定，6月13日向土豪劣绅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示威游行。这天清早，薛自爽集合各村赤卫队和农民群众，从三教堂出发，一路上，刀矛舞动，口号震天，浩浩荡荡，威风凛凛，抄了县府恶差郝魁和恶绅吝文藩、武宏才的家。

李大德和薛自爽领导的赤卫队在渭华这块土地上，向中国的反动势力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的革命精神，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有位老石匠高兴得编成几句唱词，赞扬薛自爽道：

三教堂薛自爽传下将令，
东王村算王村举旗招兵。
狗恶绅你不该官派五百要一千，
贼土豪更不该月利加三太横行。
咱穷人被逼得卖儿卖女离乡井，
豪绅他一个个膘肥油大耍威风。
薛自爽是英雄火神出动，
斗土豪杀恶绅威震陕东。

.....

五

在对敌作战中，薛自爽始终冲锋在前，退却在后。6月10日，敌田金凯师逼近工农革命军高塘司令部，这时，驻附近魏家原工农革命军的一个中队和部分农民武装，向敌军开火，进行阻击，魏家原立刻成为敌人的重点目标。从早晨8时起，敌人两个团的兵力在重炮、机枪的掩护下，连续不断地向魏家原冲击。战斗异常激烈，形势已相当严重。

在危急关头，薛自爽急中生智，飞也似地跑回三教堂，举起木槌，咣！咣！咣！地敲响大钟。原来各村赤卫队和群众早有约定，若遇急事，以钟为号。洪亮的钟声传向四面八方，传遍五村三庄。离魏家原四五里的堡子底一带的赤卫队员、武装农民，很快集合起来，象潮水一般涌向魏家原。

霎时间，魏家原长达数里的阵地上，坡坡坳坳，塆塆坎坎，树下坟旁，到处爬满了人，“冲呀！”“杀呀！”的呼喊声，震天动地。

恰在这时，工农革命军高文敏等带兵也从东边赶来，同时向敌人展开猛烈的反击，对敌形成东西夹攻之势。这时田金凯以为遭到工农革命军伏击，仓惶败退，魏家原阵地遂转危为安。老石匠还编过这样几句唱词，赞扬魏家原战斗。

田金凯拉的大炮和机关（枪），

象疯狗直扑魏家原。

薛自爽领百姓和他交战，

杀声、喊声、枪炮声震地动天。

革命军、赤卫队，打得真好，

田金凯象老鼠溜回华县。

.....

6月20日拂晓，敌以一个旅的兵力，向箭峪口农民赤卫队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妄图堵住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通往秦岭的通道。

当敌人逼近离赤卫队阵地不远的侯家崖时，薛自爽挥臂高喊：“赤卫队跟我上！”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与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敌人数十次的冲锋，都被打退。不幸，自爽右臂负伤，他用绑腿带子包扎住伤口，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到中午时分，双方为争夺箭峪口西侧的铁姜岭高地，战斗更为激烈。此时，薛自爽率领的陕东赤卫队只剩下十几个人，加上许权中、杨晓初带领的工农革命军战士约30余人。自爽与许、杨合力指挥，又坚持击退敌人三四次进攻。这时自爽身上已多处负伤，脸被硝烟熏黑，一身灰布衣服已经破烂不堪。

下午五时，敌我相距仅二百步左右，突然一颗子弹从薛自爽左胸穿过，他当即昏倒在地。清醒后，微睁双眼，挣扎着对杨晓初说：“我不行了……但枪不能让敌人……拿去……给你们……留下……快退……。”他把那支心爱的驳壳枪交给了杨晓初，手指向箭峪深处，示意快撤。

薛自爽指挥的陕东赤卫队，和许权中、杨晓初等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箭峪口的顽强抵抗，使西线部队和地方党的机关、革命群众才得以进入箭峪口向南撤退。

夜幕降临，敌人撤退，战友们在一条沟渠里终于找到了薛自爽，只见他头部中弹已经壮烈牺牲。

同志们在抽泣声中，迈着沉重的步子，将自爽的遗体抬到安全地带，找了两个木槽装殓，把他安葬在箭峪口南边老爷庙的西侧。

渭华起义失败后，清乡团疯狂反扑，恶绅王振乾带着爪牙来到箭峪口，掘墓屠尸。清乡团王希文拆掉自爽家的三间大房，霸占了他家的6亩田地，逼得自爽65岁的老母沿门乞讨，6岁幼子病饿交加，死于荒野。两个姐姐屡受摧残而死。

薛自爽是一位农民运动的闯将，是渭华起义中一位英勇善战的农民指挥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也为革命贡献出一家人的宝贵生命。

60个春秋过去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哺育英雄的渭华沃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将继承先烈遗志，迈开更大的步伐，把洒满烈士鲜血的这块沃土建设的更好，以慰九泉之下的忠魂。

附记：撰写此文，曾参阅了高克林、王云、杨晓初、何寓础、王化民、陈居义、赵和民、关中哲、侯理宰、侯振江、李保荣、杨廉洁、李安民、陈树德、王邦文、孙耀祖、李映廉、尹建升等人的有关回忆资料和谈话记录。

参与本文史料征集的有：刘自胜、史建安、杨涛、段复汉、任尚勤、李天喜。

忠骨湮殪凤凰山

——徐汉儒烈士

薛剑辉

巍巍秦岭北麓的凤凰山上，掩埋着一位年轻战士的忠骨。
他就是徐汉儒烈士。

(一)

徐汉儒，化名郑德龙，1906年生，陕西省长安县细柳乡东庙村人。1926年，汉儒在西安第三中学读书时，受魏野畴老师的教诲及同学张含辉的影响，追求进步，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在反对刘镇华围城斗争中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冬天，汉儒与康居仁、张子超等五六人受党组织派遣，奔赴长安细柳、鱼化、河池、五楼廐一带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1月，鱼化许多村子成立了农协，发展会员四五千，汉儒等人主持成立了区农协，并召开两千余人的群众大会，宣传形势，成立纠察队，通令禁止赌博。鱼化附近的五楼廐农民深受鼓舞，自动集合起来，清算大恶霸张林旺的帐项，查出赃款3000余元，将张林旺捆送到汉儒领导的宣传队。宣传队全体同志共同研究，认为此举关系到农运在这一带的成败问题，便决定由汉儒亲自处理。汉儒仔细分析了情况，估计张林旺一时拿不出全部赃款，减免到2000元，后又递减到500元，张林旺仍然态度蛮横，抗拒不退。

汉儒报省党部批准，一方面张贴布告，列举张林旺的种种罪恶；一方面经过充分准备，召开了千人群众大会，当场处决了恶霸张林旺，人心大快。1927年2月14日，汉儒在五楼廨主持召开长安县第五区农协成立大会，两万余武装群众参加，汉儒和康居仁分别被选举为区农民协会正、副主任委员。

五区农民协会会员多数原是红枪会员，有一定的斗争性，但封建意识比较严重。为了破除迷信，提高农协会员觉悟，汉儒向群众积极宣传革命道理，严格训练。每日黎明上操，风雨无阻。每晚开会讨论工作，使农民武装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提高了，一遇情况，很快能集合起三千余武装农民。五区南山有股作恶多端的土匪，常常出没于山下，扰害百姓，当地民众无不痛恨。为了保卫民众利益，汉儒亲率农民自卫军和武装民众进山剿匪，一举击溃，缴枪十多支，获得初胜。

接着，汉儒与康居仁等领导五区各村农协及民众，在向大恶霸张志杰、杨茂林、李文耀以及乡约、土豪劣绅的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使农民扬眉吐气。3月，汉儒率领数千农民，全副武装，出席了长安县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他被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4月上旬，汉儒与龚■强等在郭村举办五区农民讲习班，亲自授课，培训农运骨干。

在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中，汉儒注意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发展党员近百名，在一些主要村庄成立了党支部，并建立了党的区委，汉儒任区委主要负责人。5月1日，汉儒主持召开了长安县三万余民众参加的纪念“五一”和反英大会，指挥武装农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在西安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正当农运如火如荼之际，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

到长安，各地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蠢蠢欲动。长安县第五区江村恶绅刘大汉曾私吞巨额公款，被农协会查出后拒不认账，并扬言“要和农协会拼命”。汉儒与康居仁商议，决定立即逮捕刘大汉严厉惩处。不料，户县驻军何经纬派一营人马，包围农协会达四五个小时。汉儒与其他同志十分气愤。慑于农协会的威力，何经纬部才快快撤兵退去。

大革命的失败，使徐汉儒十分痛心，但是，他仍毫不犹豫地投入新的斗争。为了打击敌人，鼓舞民众，他与张国藩、康居仁、程开运等共产党员，先后在三桥、五楼、河池与地主恶霸、收款委员针锋相对，开展斗争，并处死鱼化一恶霸。

(二)

1927年8月，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徐汉儒去大荔、澄城、合阳三县交界之醴醕等地了解情况，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汉儒与吴卜亭、李含光、李民桢等共产党员一起，发动红枪会及其它农民武装，反对军阀压迫，准备武装暴动。1928年2月底，渭南“宣化事件”发生后，渭华地区出现了新的斗争局面，省委调汉儒到中共渭南县委工作。他化名郑德龙，开始负责军事部的工作，后改任县委委员兼特务科主任，主持成立了特务队、侦察队和交通队，专事打击土豪劣绅，夺取反动组织的武装。接着，在汉儒具体指导下，各区也分别成立了特务队和游击队，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相继打击了郭俊贤、王思俊、张孔华、王述道、王武轩、王希如、党荣鹤、孙光祖、张春和等劣绅，并处决了其中最反动的分子。

4月初，中共陕东特委成立后，召开渭南、华县、固市、

华阴、临潼等地党、团书记联席会议，制定出陕东暴动大纲——《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接着，渭、华、固党、团县委书记又召开联席会议，制定出临时纪律十一条。汉儒根据上述两个会议精神，主持起草了“县委特务科临时计划”，其中规定，特务科的中心工作是号召并组织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其具体职责是“可能时，派得力同志打入军队中，发展我们的组织，借不发粮饷之机，酿成兵士哗变”；“遇必要时，暗杀反动派领袖”；“打入土匪营垒，带领他们协助游击战争”；“无土匪时，也可派一般同志上山”；“派快手夺取大路零星兵士的枪支”；“趁机武装民众”等，精辟地阐述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及作用。接着，又起草了“行动须知”，对于行动时应注意的事项提出了详细的要求。同时，为了贯彻上述计划，汉儒常到各区指导工作，提拔一些忠勇的积极分子，配合形势，大力开展游击战争。

一次，汉儒与县委侦察科长郭生荣去崇凝镇执行任务，正好该镇逢集。他俩进入一家茶馆，还未坐定，街上突然马嘶人喊，只见二三十个凶神似的军警横冲直撞。为首的一个头目，在马上指手划脚。赶集的群众，有的被揪，有的被打，有的被抢，有的被马踩伤……汉儒与郭生荣火冒三丈。俩人迅速拔出手枪，一齐向军警头目开火。军警头目连中数弹，一个跟头跌下马来，军警们见头目丧命，慌了手脚，才四散而逃。

（三）

渭华暴动前夕，为了广泛发动群众，中共渭南县委在沈河川等地布置召开群众大会。在每次会前，汉儒都要周密安排，

注视敌人的动静，严阵以待，保护与会群众的安全。有时，他与特务科、特务队及侦察队的同志扮作群众，暗藏武器，在会场、路口、县城附近巡视，以防不测。

1928年4月底，渭华一带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了，武装起义的时刻来到了。中共渭南县委决定利用纪念“五一”劳动节之机，召开农民武装起义大会，公开摧毁地方反动政权，组织苏维埃政府。为了迎接这场革命大风暴，汉儒与县委其他负责同志紧张地进行准备工作。5月1日，党组织首先在渭南东原的崇凝镇召开群众武装暴动及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徐汉儒率领特务队逮捕了民愤最大的恶差张丑娃、王水泉，五花大绑，押赴会场，捆在主席台上的两根木柱上。徐汉儒在大会上痛斥国民党背叛革命，镇压人民的种种罪行，热情洋溢地向群众介绍农民武装暴动的伟大意义和苏维埃政权的作用，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斗劣绅，打土豪，建立苏维埃新政权。他振臂高呼：

“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苏维埃万岁！”接着，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当场处决了张丑娃、王水泉二恶差。会后，汉儒与县委、东南区委一些主要负责同志，指挥数千群众举行示威游行，抄了劣绅李玉林、杨鹏霄的商号，毁了帐簿文约。5月2日至4日，汉儒又先后出席了赤水、阳郭、三张镇群众暴动大会，参与大会的组织和保卫工作。汉儒与其他同志一起，率领群众分别捣毁了东赤水行团，抄了西原牛星照的商号，在张汉俊指派下砸了三张厘金分局和警察所，逮捕与镇压了作恶多端的厘金分局局长。

5月上旬，陕东赤卫队成立，汉儒被任命为第三中队队长，从此，他与张汉俊、薛自爽、冯养浩、张绪昌等率领这支由农民组成的革命武装活跃在渭华起义地区。

(四)

陕东赤卫队第三中队，有一部分人是由土匪改编的，这些人纪律松弛，战斗意志不坚。汉儒积极向队员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武装起义的意义。针对这些人封建落后意识浓厚及耽心遭人暗算的心理，耐心说服，积极引导，促使其觉悟；同时在政治上、生活上不歧视，不打骂，不虐待，一视同仁。汉儒的坦荡胸怀，使队员们十分钦佩，自觉听从指挥，逐渐改变作风，成了英勇的战士。赤卫队移驻塔山后，汉儒率领三中队积极修筑工事，搭帐篷，组织军事训练。一次，在张汉俊处理了赤卫队中一个姓申的队员强奸妇女一案后，第三中队一些曾经干过土匪的队员突然骚动起来，深忧赤卫队会清查他们原来的劣迹。汉儒立即集合全中队，果断地宣布：“过去的事既往不咎！如果现在有人胆敢违反军纪，一定严惩不贷！但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牵连别人。姓申的咎由自取，与大家无关。”终于使这一部分人消除了顾虑。

汉儒与薛增平、张绪昌领导的三个中队，积极配合群众斗争，捕捉土豪，截杀敌探，帮助各地组织苏维埃政权。曾率领队员到数十里以外的西潼公路附近截电杆、割电线、挖公路，捕杀县府恶差，夺取敌军辎重，行动神速，灵活机动，惊破敌胆，弄得县城里的敌人常常吓得紧闭城门。

6月上旬的一天，渭南县保安团倾巢出动，扑上渭南东原，直逼塔山，妄图一举消灭陕东赤卫队。陕东赤卫队大队长张汉俊闻讯，立即率领百余名赤卫队员下山阻击敌人。汉儒带领第三中队首先在桥南镇的土桥与敌相遇，展开激战。汉儒一

马当先，奋勇冲锋，士气大振，把敌人压在土桥西侧。不料，一股敌人从侧翼迂迥过来，汉儒立即率领部分队员迎击敌人。这时，陕东赤卫队一、二中队也与敌人接火，敌人越来越多，武器低劣的赤卫队渐渐处于劣势，情况万分危急。汉儒脱去上衣，吼声如雷，率领队员拚死搏斗，以高昂的气势压倒敌人。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和骑兵分队增援上来，敌人退却了。“追！”汉儒大吼一声，率领队员奋力追杀敌人，一直将敌人赶到原下。

陕东赤卫队首挫敌军，士气大振。然而，弹药消耗很大，急需补充，部队遂派汉儒去搞弹药。汉儒接受任务后，立即下山，在渭南党组织积极协助下，很快在敌占区搞到一批弹药。敌人盘查很严，运送不易。一天，汉儒在街头观察敌人动静，突然闻到阵阵酒香，回头一看，原来是一酒店，店里放了几只大酒坛子，他灵机一动，立即买下两只酒坛，把弹药装进酒坛，上了封口，并在坛口撒了些酒，好象溢出来的样子，立即挑走，巧妙地瞒过敌人，顺利完成了任务。

几天后，汉儒奉命去塔山西边的凤凰山一带执行任务，与三中队队员毛拉同行。毛拉原是一名惯匪，混进陕东赤卫队后，并没有改变他利欲熏心的本性，借着这次与汉儒同行之机突然下了毒手。汉儒被惨杀了，热血染红了山草，染红了山坡……

一连几天，赤卫队里失去汉儒的身影，三中队的战友们将汉儒失踪的消息报告队部，赤卫队派人四处寻找，终于在凤凰山上发现了汉儒的尸体。战友们满怀悲愤地掩埋了汉儒的忠骨。

经过一番调查，真相大白了。为了替汉儒报仇，陕东赤卫队趁毛拉外出之机，派忠实勇敢的小队长周志杰相机处决了这

个两手沾满汉儒烈士鲜血的败类。

徐汉儒的英名和他用生命与鲜血奋斗的光辉业绩，永远载入渭华起义的史册。

附注：撰写本文时主要参阅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1984年编印的《大革命时期陕西地区的农民运动》、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西安师范学院1959年编写的《渭华起义》及陈嘉惠、郝晓峰、潘自力、张子超、杨敬之、张国藩、刘安仁、黎登昆、李茂森、王志茂、郭生荣、冯桂选、冯宏儒、张国瑞、何寓础等人的回忆材料。

他，一生呼唤着民众的心声

——张宗适烈士

刘万全

1928年7月的一天，中共陕东特委负责军特工作的张文彬，来到渭南县赤水张岭村一家后院的地窑里，看望一位身患重病的人。这个人一把握住文彬的手，询问：“特委的同志怎么样？渭南失掉的关系接上了没有？”……他吃力地告诉文彬渭南现有的一些可以依靠的“关系”，他取出自己护身用的土造手枪：“这枪……我用不上了，拿去……给其他同志……”他的声音很微弱。

他，就是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中共渭南县委青运委员、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张宗适。

(一)

张宗适，1906年出生在渭南市程家乡淹头村一个富裕的家庭，有耕地30余亩。叔父张浩如，毕业于西安高等学堂，后考入广东韶关“云南讲武堂”。这对年轻的宗适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立志读书做人。宗适小时聪明，全家人都很器重他。1918年，他考入县立高等小学读书。

宗适14岁那年，叔父张浩如让在武昌中华大学上学的王尚德带他到武汉读书。到武汉后，王尚德请李求实给宗适补习了

一段时间的英语。李求实是当时活跃在青年运动舞台上的知名人物，对宗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半年后，宗适考入了武汉中学。

这个学校，是董必武主持创办的湖北第一所宣传俄国革命和新思想的学校，是湖北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发祥地。教员中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等人，都是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他们采用白话文教学，男女同班，组织学生会，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诱导学生关心国内外时事。在这里，宗适很快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他作为学生会的主要成员，参与了校刊《武汉中学月刊》的创办和编辑工作。在校刊上，他发表了许多燃着火一般激情的文章，宣传列宁主义，疾呼反帝反封建。1922年夏，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在学校，宗适也十分关心家乡的农民运动，1924年4月4日，他以无踪的笔名，在《中国青年》第25期发表了《交农——渭南农民的大胜利》一文，真实地报道了渭南农民的“交农”斗争。而宗适的文章对赤水特支的建立作了积极的舆论工作，当时赤水一带流传着武汉中学的校刊。

(二)

1924年7月，张宗适从武汉中学毕业回到家乡，在王尚德等人创办的赤水职业学校任教。当时，学校除设文理科外，还有养蚕、洗染、纺织等学科，教材多取材于一些进步书刊——《向导》、《新青年》等。宗适讲解革命理论，深入浅出，颇受学生欢迎。他除教授国文外，还兼教数学、自然、音乐。

1925年冬，宗适转为中共党员。中共赤水特支建立，王尚

德任党的特支书记，党特支成立前宗适任团特支书记。作为特支负责人，他们不仅积极发展党、团员，壮大党团组织，还帮助建立和指导团华县支部和高塘支部，组织开展群众运动，促成华县国民会议运动，追悼孙中山活动和纪念“二七”、“五一”、“五四”活动等。渭南教育界联合开展驱逐反动教育局长王述道的斗争，张宗适与金子毅等人开会，共商驱王的办法，起草驱王宣言。11月，在赤水特支领导下，成立了陕西第一个农民协会——东张村农民协会。特支派宗适前往东张村指导工作。宗适在1925年第27、28期《西安评论》上发表了《陕西农民觉悟的先锋》的长篇通讯，报道了东张村农民协会成立的盛况，评论农协成立的意义。他首先指出，在工业和商业都不发达的陕西，尤以农民所受军阀、官僚的剥削为重。他精辟地把农民对于剥削所持的态度分为四种，从四种态度中寻找其共同点。即不满社会现状，但又不明白社会腐败的根源，这就是没有觉悟。谁能使他们觉悟呢？宗适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青年学生，只有掌握了先进理论的知识分子，到农村中去，把自己的理论渗入农民心中，才能唤起其觉悟。而东张村农协的意义在于它是农民觉悟的先锋。……”

宗适很注重社会科学，他认为，要革命，不学社会科学不行。1925年学校寒假期间，宗适和王尚德等人与留校学生组织了“寒假社会科学研究会”，自学革命理论，研究会时常争论不休，认识不统一时，就翻阅列宁译著查对。这年底，宗适的胞弟宗逊由家乡去黄埔军校学习，他送弟弟到赤水遇仙桥时还嘱咐说：“革命要注意学习社会科学，要为社会进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奋斗到底！……”

1926年4月，刘镇华二次入陕，赤水党的特支书记王尚德

在敌人的追捕下，被迫出走，宗适担任特支书记。他深入群众，团结教师，解决当时学校的困难，又及时指导农民协会，宣传抗粮、抗捐，并组织农民武装，袭扰驻扎在赤水的镇嵩军。同时在陕东一带建立广泛的驱刘统一战线，有力地配合了西安人民的反围城斗争。

(三)

1927年春，宗适回到渭南县城，担负共青团渭南地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公开身份是县东关小学教员兼教务主任。这年7月，冯玉祥“清党”，陕西革命形势逆转，宗适担任了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渭南团县委书记、中共渭南县委青运委员之职。组织领导渭南“宣化事件”，揭开了渭华起义的序幕。事件后，国民党县政府派出军警和地方武装，查封了渭南中学和东关小学等我党活动的据点，并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为了保存实力，坚持与敌斗争，宗适和县委书记肖明，率领党、团县委其他同志，携带文件，迁移到渭南东原，继续指导全县人民的革命斗争。4月6日，宗适作为渭南团县委负责人出席了陕东特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举行渭华起义的决议，制定并通过了起义的纲领和行动计划。会后，他与党团县委领导人一起研究具体行动方案，广泛发动群众，积极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宗适的身体这时也一天天垮下来。几年来，他奔波于赤水、渭南、东原各地，组织召开许多会议，同群众谈话，通宵伏案，起草文件、传单、标语……他咳嗽、唾血，积劳成疾。在暴动前的陕东特委会上，大家劝慰他要注意身体！他只是淡

然一笑。继续四处奔走，帮助指导建立农民赤卫队，筹集起义经费，他终于病倒了，这时，渭华起义准备工作正在加紧。宗适躺在炕上，听取着赤水区委同志的汇报，做出各种指示……

渭华起义失败后，宗适病情愈恶化了。他隐蔽在舅父家一个阴冷潮湿的红薯窖里，缺医少食，不久病逝。

附记：本文曾参阅梁俊祺的《张宗适革命事迹片段》、张宗逊的《怀念我的胞兄张宗适烈士》、钟晶晶的《斩龙人的子孙》（1986年《革命英烈》第3期）。

农民英雄张绪昌

张继成 薛剑辉

张绪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陕东赤卫队第二中队队长，1928年6月8日在渭华起义中慷慨就义。

(一)

张绪昌，乳名秋娃，1898年3月2日出生在陕西省渭南县清明山下的寺峪口村。父亲张生茂一生务农，为人正直忠厚，母亲理家有道，家境虽然不富裕，但还能维持温饱。绪昌7岁那年，父亲送他到本村韦陀庙私塾读书6年，后一直在家务农。绪昌的幼年是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中度过的。他从古戏上看到绿林英雄聚众造反，心里萌生了仰慕之情。上小学时，他就成了娃娃头。韦陀庙里几十个学生都跟着他成天练功，制做了不少不成形的木刀木枪在一起操练兵法。年轻时的张绪昌，体格结实，是一位有胆识有勇气的生龙活虎的小伙子。生活、现实磨练出他刚直不阿的性格。

(二)

1926年，地下党员孙敬堂在杨尧村教书，按照党的指示，举办平民夜校，开展农民运动，发展党团组织。绪昌积极参加夜校和农民运动，与孙关系甚密。1927年秋，孙介绍绪昌加入

中国共产党，和他在同一支部活动的还有杨清维、杨居忠、张永礼、李林彦、刘九娃等。从此，他不分昼夜，不避风雨，协助孙敬堂给青壮年农民讲课。他讲当地地主、豪绅压迫农民的残酷事实，号召农民向恶势力开展斗争。

他和杨清维、杨居忠、张永礼、李林彦、刘九娃、张国瑞首先在杨尧、寺峪口、黑张口、段李村建立起农民协会，从此这一带农民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张百里里正杨鹏霄和其兄杨鹏信都是当地的大恶霸，对群众一说二骂三打，穷人恨之入骨。初建农协时，杨鹏霄企图混进农协会，这年农业收成不好，百姓靠野菜糊口，杨鹏霄不但不帮助农民度荒，甚至把他家应该负担的税、粮捐转嫁给农民。张绪昌、杨清维、杨居忠商量后决定，由能写会算的杨居忠等在杨尧村西北角老爷庙中清算杨鹏霄的帐项。开始，杨家兄弟威胁说：算不出问题，他要和农协这伙子不罢休。居忠却冷冰冰地说：“老哥给咱管杨尧村的官产辛苦了，把帐算清给村里人公布了，该认的大家再给你认些，不叫你老哥吃亏。”结果算出杨鹏霄贪污三四十石麦子。绪昌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中共渭南东南区委和区农协。区农协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公布罪行，开展斗争。四乡群众潮水般地涌到段家村娘娘庙会场。大会由区农协负责人郭维荣主持，宣布了杨鹏霄的罪状，罢免了他的里正，选举进步人士张崇德为里正。接着，群众高呼口号，游行到崇凝镇区公所。国民党渭南县党部根据群众要求，将恶霸杨鹏霄关押进监狱。群众满意地说：“绪昌这小伙子真厉害，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了。”从此以后，渭南东原上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起来。在党组织的积极引导下，群众相继罢免了恶绅蔺秉毅、刘思沛等的里正，清查其帐项。接着，绪昌与共产党员李子甘、李凌云、郭仕斌、郭维荣

等领导群众斗争恶绅、原区长张恒耀，清查出赃款四千块银元，并限期退出。张恒耀吓破了胆，当众低头认罪，但事后却偷偷逃到赤水镇，被群众抓回，进行斗争，送往国民党县党部关押。

(三)

1928年初的一天晚上，县上通知绪昌到渭南县城西北乡某村开会。他接通知后立即出发，奔走七十多里路赶到会场。会后，他不顾疲劳，又徒步七十多里赶回家中。到家里双脚都打了泡。母亲一边给他做饭，一边心痛的责怪他，他却一笑了之。4月1日，中共陕东特委成立，渭华农民武装起义一触即发。为了加强渭华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特委派遣绪昌与薛自爽、王松年、冯异生、宋攀桂率领渭华一带三四十名党、团员和农运积极分子翻越秦岭，去洛南县三要司镇许权中旅进行军事训练。于5月1日返回华县堡子底三教堂。此时，渭华农民武装起义刚刚爆发，绪昌和战友们十分激动，立即投入火热的斗争。他们先后参加了阳郭、三张、高塘、白庙群众暴动大会，配合群众打击渭南西南区的区长李玉林、牛星照及其他一些土豪劣绅，捣毁三张警察所和厘金分局，处死了罪大恶极的厘金分局局长，击溃了沈河川、大王庄等地地主武装，缴获枪枝十多支、子弹百余发，群情激奋，斗争势如破竹。

在斗争劣绅时培林的大会上，绪昌高高站在一个碾盘子上，搬着指头一件一件的历数时培林背地辱骂农协会员的恶语，给恶绅段开娃通风报信，杀害农协积极分子时水平等罪行，激起与会群众强烈义愤。当场将这个恶贯满盈的劣绅处决了。

5月上旬的一个晴朗的早晨，清水河畔，望岗岭上，陕西赤卫队正式成立，张绪昌任第二中队队长，中共渭南县委组织部长何寓础代表陕西特委给绪昌佩上一幅红袖章，发给他一支套筒枪。他望着一排排荷枪实弹的战士，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绪昌奉命率领第二中队在渭南东原及沔河川一带配合群众起义，打击血债累累的大恶霸、大土豪，消灭地主武装。流氓、乡丁向作英假借共产党的名义，向农民摊派大烟土，权张村程锁、张彦林向渭南反动当局密报我共产党员、赤卫队队员姓名，绪昌大怒，立即集合队员分头行动，将三个坏蛋捕获处死。

5月11日，陕西赤卫队移驻塔山、半截山后，沿山一带群众欢欣鼓舞，纷纷组织苏维埃政权。一些村庄的群众受到土豪劣绅的欺骗，一时发动不起来，在张汉俊、薛自爽的安排下，绪昌率领赤卫队员配合各村群众，先后打击了劣绅郭邦主、李怀有、雷明震等，还亲自组建韩段村苏维埃政权，兼任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从此，塔山脚下各村群众斗争蓬勃兴起，有四十余个村庄建立起苏维埃政权。

6月上旬的一天，陕西赤卫队突然接到情报：一营敌军偷偷爬到原上，盘踞在程楼村，企图偷袭赤卫队营地。为了拔掉这个钉子，赤卫队命令第二中队夜袭敌营。绪昌立即组织队员出发。这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已经进入梦乡。进入敌驻地时，绪昌指挥队员从四面八方向敌射击，顿时枪声四起，吓的熟睡的敌人蒙头转向，一时弄不清虚实，慌忙向北逃窜，队员们乘胜追击，一直把敌人赶下东原。

接着，赤卫队派张绪昌、郑德龙、郭生荣三人去瓜坡一带执行任务。到了瓜坡，他们又饥又渴，来到西街一家茶馆喝茶

小憩。这天正逢瓜坡逢集，这时几个保安队员耀武扬威的由西向东走来。他们借口抓共产党，实为抢老百姓财物。绪昌三人交换眼色示意夺枪，立即将子弹推上膛，准备好行动，然后一面镇静的喝茶，一面监视敌人。当头的一个刚走到茶馆门口，德龙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手抓住敌人领口，一手执枪，绪昌拔出枪，叭叭撂倒了两个敌人，敌人吓呆了。后面的调头就跑，生荣眼疾手快，拣起两支枪，这群敌人丢下两具尸体，只顾向西逃命。他们三人迅速撤离瓜坡。

(四)

6月7日，绪昌率领张四泉等四名队员到渭南东原一带活动，下午返回时路过崇凝镇，在一家面馆用饭。三名队员用饭后先行一步回塔山营地，绪昌有事后走一步。当他独自一人在返回塔山的路上，突然发现从附近的鹿田村头出现一二十个颈上系着红布条的人。绪昌满心欢喜，大步流星般地赶了过去，刚走到跟前，他又疑惑起来：这股人马一个个面孔陌生，凶相毕露。他立即端起枪准备战斗，可是伪装成赤卫队的敌人已经扑了上来，夺走他手里的枪。绪昌一拳打翻一个敌人，可是后面的敌人将他拦腰抱住，另一个敌人用枪托凶狠地击在他的头上。他两眼一黑，被敌俘虏。凶残的敌人用刺刀扎开绪昌的皮肉，用铁丝穿透绪昌的锁骨，栓在马尾上带走。

绪昌被敌人带到伪县政府，当天晚上开始审讯。“你们有多少人？”

“十万人，八万枪，城里城外都是的！”

“打，打！打断他的骨头！”

“说不说，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

绪昌咬紧牙关，不予理睬：老虎凳，压杠子，烙铁烧，绪昌一次又一次昏了过去。敌人动用了全部酷刑后，又来软的：

“如果你与我们合作，我保证让你升官发财。”“呸！”绪昌狠狠向敌人脸上吐了一口口水，厉声大骂：“狗日的认错了人！”

第二天早上，敌人把绪昌拉到刑场，在绪昌高唱《斩单童》的叫骂声中昂首挺胸地倒在了血泊中。

绪昌牺牲后，恶绅杨鹏霄、李怀有带领还乡团抄了他的家，打了他的父亲。父亲被迫带着孙子文学去逃难，母亲带着儿媳、孙女兰草到渭北田市一带去讨饭，在精神和生活的折磨中病死在一座破庙里。弟弟绪明也被恶绅张百亭捉到花园庵杀害了。

绪昌就义后，中共渭南县委、陕东赤卫队在塔山的草坪上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悼念这位勇敢的农民英雄。

附记：撰写本文时，主要参阅了何寓础1952年7月1日在《群众日报》发表的《纪念陕东赤卫队》、西安师范学院1959年编写的《渭华起义》及宋蔚青、李凌云、冯桂选、张景骞、张国瑞、李信党、薛梅德、王正芳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

终年虽青英名在

——裴延寿烈士

刘万全

(一)

裴延寿，乳名长安，字仁山，生于1900年。幼时进私塾，1918年夏，考入渭南县第一高小，1920年夏毕业后，先后在渭南县城的仓后巷、瑞泉巷以及城东南的孔塔村等地任教。1924年春，又考入渭南单级师范学校。1925年，团渭南赤水特支领导全县教育界驱逐反动教育局局长王述道，各校学生会纷纷响应，上街下乡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揭发王述道的罪行，渭南学运空前高涨。王述道自知已日暮途穷，但还要负隅顽抗，便在他控制的单级师范组织御用学生会，进行反宣传，散发反动传单，撕扯革命标语。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裴延寿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联合十余名“单师”进步学生，发表宣言，揭露王述道组织、收买和利用“单师”学生会的种种丑恶伎俩，致使御用学生会土崩瓦解，有力的打击了王述道的反动气焰，延寿从此便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不仅是当时学运的骨干分子，而且还积极宣传和组织农运。1926年秋被党组织接收为党员。

入党后，延寿被组织派到渭南沈河川的王埝村，以教书为名，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以王埝学校为据点，给学生讲解革命

理论和革命故事,启发诱导学生走革命道路。在平民夜校向农民讲解贫穷的根源和组织起来闹革命的道理,教唱通俗易懂的革命歌曲,培养和发展了农运积极分子芦树贵、王怀玺、王凤文、尹建章、王自新入了党,成立了王埝村党支部,他担任了支部书记。在裴延寿的积极努力下,1926年11月,王埝村及沈河川上游一带的河西、岩底、芦西、西岩头、史家等村的农民协会相继建立起来,会员达到1500多人。村村都有农协负责人,延寿担任农民协会的政治指导员兼联络员。当农民组织起来以后,延寿便领导他们进行抗粮、抗租、抗捐斗争,一切权力归了农会。吓得里正郭映贤潜逃在外,不敢回家。

(二)

1928年春,为了发动渭华起义,中共渭南县委建立了秘密交通机关,裴延寿被调回城南石佛寺小学,以教书为掩护,担任县委机要交通员。他不仅担负着省委与县委之间的机要文件和宣传品的转送,而且还负责转送县委给省委筹助的经费。

“宣化事件”后,白色恐怖笼罩渭南,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人。县委机关被迫由城里转移到农村,继续领导全县党团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准备武装起义。这时,裴延寿担任县委执委兼县委交通科主任,离开石佛寺小学,随县委南迁。他不顾个人安危,常常出没于敌人戒备森严的县城,与留在城里的同志联系工作,向各地党组织传送文件。坚持两三天步行往返西安一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一次,裴延寿到渭南东原石佛寺小学送文件,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从他口中没有弄到任何证据,摸不清他的身份,在

党组织和乡亲们的营救下，很快获释。为了他的安全，党组织把他安排到瓦塔村任教，以此作掩护，继续担任党的交通工作。这时，敌人搜捕的风声更紧，县城戒备更加森严。城门岗哨林立，对过往行人都要查看“进门放行”证件。为了与城内同志取得联系，延寿用肥皂仿刻了“进门放行”的印章哄骗敌人，一次次顺利地通过了城门。

裴延寿在搞交通工作的同时，他腰包里经常装有宣传标语，一有机会就张贴。他常在黑夜里把革命标语贴在街道和村头。一天黄昏，他进入县城，大摇大摆地走进县衙门，潜伏起来，夜晚趁机将事先准备好的标语贴在县长议事的桌面上。第二天早晨，县长坐堂议事时，发现桌面上的标语，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气急败坏地吼道：共产党竟敢把传单贴在我大堂上来！”

延寿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同志一片热忱。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宁愿利用教书挣得的几个钱买一些进步书刊送给战友，自己生活却很简朴。为了同志，为了革命，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奔波。一次，家里做了好些面皮等他回家吃。他一进门，急得连话也顾不上说，把面皮统统放在小笼里提上走出家门，送给其他的同志吃了。

(三)

1928年4月，渭华起义爆发前夕，敌人疯狂扼杀革命力量，到处逮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延寿革命意志更加坚强。他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行秘密和公开的斗争。一天晚上，延寿在东原西张村群众大会上讲：“不要

给豪绅交税纳粮。我们农民劳动一年，用血汗换来的果实，绝不能让他们无辜地吞掉。”他号召农民组织起来，秘密恢复农民协会，向敌人开展抗粮、抗捐、抗税斗争。武装起义爆发之后，延寿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狠狠地打击地主豪绅及反动驻军。一天晚上，他带领部分党团员，秘密烧掉敌人草料40多万斤。事后，伪县政府通缉延寿。风声越来越紧，延寿的处境日趋危险。妻子和乡亲们都劝他到外地躲一躲。他沉着而坚定地说：“眼看我们的事就要闹起来了，我不能走，既干就要干到底，绝不害怕。”

(四)

1928年5月上旬的一天，裴延寿进县城送信，在县城西门口被敌人盘问，搜出随身携带的文件，延寿被捕了。敌军官暗自高兴，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我党地下组织的活动情况。忠诚的革命战士，是不会向敌人屈服的。敌人多次严刑审问，延寿回答只是一句话：“不知道！”敌人用杠子压他的腿，用火钳烙烧他的臂膀，他仍然还是那句话。无奈，陕西省反动当局从西安派要员前来渭南亲自审问。开庭审判时，只听得：

“你是裴延寿吗？”

“是的。”

“如果你能很好地交待，弃暗投明，既不受皮肉之苦，又可保你出狱，使你能得到很大的好处。”

“我走的是光明正道，没有啥暗可弃，我也不想得到你们的任何好处！”

“你年纪轻轻的，走错了路就要回头。”

“我走得端，行得正，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死不回头！”敌人黔驴技穷要裴延寿写出“交代”。

裴延寿慨然答道：“行，拿笔纸来！”

敌人拿来笔纸。延寿提起笔，稍加思索，唰唰唰地写了五六张，抛给那位要员一瞧，只见上面写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求生存求解放。将来一定要消灭资产阶级和反动派……”敌要员便假惺惺地说：

“裴先生，你有才华，可惜走错了路，只要你改过自新，我可以带你到西安做事。”

延寿大声回答：“我是共产党员，是为人民翻身解放来革命的；我没有什么过要改，我也不想升官发财。”

敌人软硬兼施，毫无结果，便派军警对延寿家进行了两次搜查，结果一无所获，便将延寿全家赶出门外，查封了家门，使延寿妻儿老小有家难归，沿门乞讨，夜宿破庙。

在狱中，裴延寿一面向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一面向狱中难友宣传革命思想，并组织越狱暴动。不幸策划失密，未能成功。1928年5月8日裴延寿被敌人杀害于渭南城北的渭河滩上。年仅28岁。

视死如归的勇士李丕山

光 军

60年前，渭华起义席卷渭南原，唤起了成千上万的穷苦百姓，造就了一批勇猛顽强、赤胆忠心的农民革命英雄。华县大王村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赤卫队长李丕山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被卷进了革命的洪流

李丕山，陕西省华县圣山乡大王村人，1907年生。家境贫穷，生活困苦，在丕山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的种子。十四五岁的丕山跟着别人练习枪棒，被当地一绅士看中，招募到一个地方小民团。后来，丕山目睹把持民团的豪绅大肆搜刮民财，十分气愤，毅然离开民团，参加当地红枪会，驱逐大恶霸、民团团长孙景福，带头抄了孙景福设在高塘镇的大商号。孙在1926年2月20日被群众处死后，高塘民团进入了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丕山担任民团第二分队队长。

1926年4月，军阀刘镇华进犯陕西，丕山与另一分队队长、共青团员韩登甲率领部分民团队员和红枪会在高塘镇附近的王家崖与镇嵩军一部发生冲突，双方展开激战。镇嵩军自恃武器精良，向民团和红枪会阵地发起猛攻。丕山率众奋勇反击，大败镇嵩军，夺枪数十支。

1927年春，大王村农民协会成立后，领导11个村庄的群众

清算恶绅王文选等人账项，恶绅自恃有坚持反动立场的高塘民团副团长王文凤作后台，顽固对抗，并请来县府一收款委员对群众进行恫吓。丕山闻讯，立即率领队员赶到大王村，与群众一起将王文选和县府收款委员推到村里老君庵，开展说理斗争，历数其罪状，质问收款委员为什么庇护恶绅，收款委员支支吾吾，狼狈不堪，一直被斗到天黑仓皇逃走。

王文凤听到丕山带领队员去大王村配合群众斗争恶绅的消息后，咬牙切齿，急找团长史明鉴暗中策划，妄图将丕山和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撵出民团。丕山听到风声，立即与韩登甲带领部分队员去找史明鉴、王文凤说理。丕山当面质问史、王二人说：“当初高塘九里的父老百姓让你们当团长，指望你们给大伙儿办点好事，没想到你们暗中给恶绅作后台，处处替土豪帮腔说话，是啥心肠？我们支持民众斗争恶绅，有什么罪？”

王文凤脸色煞白，不敢回答。史明鉴却假惺惺地陪笑，连声说：“误会！误会！”

丕山警告史、王二人说：“今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绝不客气！”

5月下旬的一天，一位农民报告说，英山薛家村恶绅薛良臣收缴村农协会四支长枪，为他儿子薛培成编军。丕山听罢，率领数十名武装农民迅速赶去，把薛良臣押到高塘镇，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限期退还枪支。会后，丕山亲自将薛良臣押送到华县县政府，要求县长枪决。

不久，史明鉴、王文凤勾结当地恶绅妄图以整顿民团的名义赶走李丕山、韩登甲他们。这时，共产党员陈述善、赵锡琰（和民）先后返回高塘镇，取代了史明鉴、王文凤，出任民

团正副团长，共产党员王拯民（乔国楨）任教练，从此这支武装才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中，丕山这时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革命激流中的勇士

大恶绅史明鉴、王文凤被赶出民团后，一直怀恨在心。他们勾结华县公安局长李镇山四处活动，告发陈述善、赵锡琰、王拯民等是共产党员。要求县长严办。1927年11月，伪县长段紫光下令撤换陈、赵二人之职，委任恶绅王文凤、杜炳耀继任。中共华县县委为了打击恶绅的反动气焰，将计就计，派李丕山与民团教练、共产党员王拯民（即乔国楨）以迎接新任团长为名，将王、杜二人诱至高塘镇，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斗争，群众强烈要求：把王、杜二人杀了。在县委负责人的劝说下，王、杜二人才死里逃生，再也不敢想入非非了。

年底，丕山奉命率领十余名队员，从洛南县三要司镇许权中旅取回三百余颗手榴弹，装备了民团。1928年初，丕山与陈述善、赵锡琰等率领队员先后武装袭击了大恶绅王佐、史明鉴、薛良臣、侯良弼，处死了造谣生事、攻击革命的土豪高毓贤。当地恶绅惊慌万状，暗中策划阴谋，多次催促县府镇压高塘一带的共产党员。3月8日拂晓，敌人出动两营兵力，扑上高塘原，偷袭高塘民团及高塘、谷堆两座小学，丕山越墙而走，赶到吉家河村，协助陈述善、赵锡琰设立临时指挥所，继续坚持斗争。敌军袭击高塘镇后，华县反动分子及土豪劣绅手舞足蹈，弹冠相庆。县府收款委员姬捷三公然得意妄形地带着一随从到高塘镇收烟款。4月30日，姬捷三收完烟款，在大恶

绅薛良臣的商号吃饱喝足后，懒洋洋地上了路。监视敌人的共青团员种金耀立即发出暗号，丕山会意，与王之鼎、王泰吉率领十余名民团队员远远跟在后面，到了马家坡附近，丕山等从侧面迂回上去，丕山、王之鼎同时开枪射击，姬捷三一头栽下骡子，拔腿就逃，丕山等开枪射击，将姬击毙，截获银元两千块，震动了整个华县。

渭华起义爆发后，为了加强各村农民武装斗争，党组织从高塘民团抽调部分革命骨干返回各地斗争。丕山奉命返回大王村，积极组织农民赤卫队和大王十一个村苏维埃政府，丕山被选为政府军事委员兼农民赤卫队长。苏维埃成立的当天，苏维埃宣传委员史维汉作了鼓舞人心的讲演，群情激愤。丕山率领赤卫队抓住劣绅张绍谦、张居仁、罗成彦，拉到大会上进行清算斗争，罗成彦态度顽固，抗拒不交赃款。丕山大怒，率领赤卫队和二三百名群众抄了罗成彦的家，没收全部浮财，交苏维埃政府，当众烧毁地契文约。张绍谦、张居仁面如土色，立即答应退出全部赃款。顿时，苏维埃驻地老君庵堆满了小山般的粮食和财物。丕山与赤卫队员盘锅垒灶，准备吃大锅饭，兴奋地说：“这就是共产主义。”

起义中，丕山率领农民赤卫队和群众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斗争，打击了大恶霸王文凤、史明鉴、王文选，清算了劣绅杜玉树、杜万祥、张思成历年贪污的赃款，烧毁了史明鉴的6间“朝王殿”，当地农民扬眉吐气。

6月10日凌晨，敌人出动骑兵师突袭高塘镇，向起义地区发动第二次进攻。一股敌军爬上魏家原，企图从侧翼攻占高塘镇，驻守在魏家原的工农革命军一部奋勇阻击，力挫敌锐，但敌众我寡，情况万分危急。丕山火速赶回大王村，率领农民赤

卫队急驰魏家原，与薛自爽率领的的东王乡各村武装农民配合工农革命军夹击敌人。敌人发现后路被抄，仓皇溃逃。

血染王家崖

6月中旬，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起义地区的前夕。丕山与村苏维埃政府的其他成员积极动员群众备战，布置岗哨日夜巡逻，严阵以待。19日黎明前，丕山查完岗哨，突然听到战马嘶鸣，连忙与站哨的队员伏在一座墙头，观察动静。这时，远处火光冲天，接着，密集的炮弹呼啸而来。丕山扑向老君庵，撞响了大钟。全村男女老少奔出家门，赶到老君庵。丕山当机立断，率领农民赤卫队跑向村外，阻击敌人。这时，在大炮和机枪掩护下，一大批敌人蜂拥而来。丕山指挥农民赤卫队边打边退，一直撤到王家崖路口。这里地势险要，南高北低，两旁有数十丈深的沟壑。易守难攻。丕山命令赤卫队占领高地，居高临下，迎击敌人。

一股敌人嚎叫着沿坡而上。丕山指挥赤卫队猛烈反击，将敌赶到坡底。疯狂的敌人连续猛攻了四五次，均遭失败。

过了个把小时，敌人又重整旗鼓，攻击上来，丕山他们子弹不多了，就用石头砸向敌人。战斗正在危急关头，丕山不幸连中两弹，他咬紧牙关，扎好伤口，果断地说：“这样硬拼下去是要吃亏的，给我留下一枝枪和一些子弹，由我掩护，其余全部撤退！”

队员们撤离后，敌人又开始进攻了，丕山沉着应战，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将百余名敌人逼到坡底。可是他又身中数弹，鲜血染红了路口，子弹也打完了。敌人围上来了，丕山

这个年青勇敢的青年农民英雄把枪揣在怀里，视死如归！滚下了悬崖……。

附记：本文主要参阅了赵和民、种师统、王云、李玉中、李俊臣、史键、张炎、李彦斌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及陕西省委1928年的有关文件。

身虽残 志愈坚

——宁景俞烈士

自 胜 聿 光

1928年6月20日，地主武装配合敌军疯狂地围剿渭华起义中心区域，在高塘镇以西的魏家原上，抓住一个青年。凶狠的敌人在这位青年的高声叫骂中割掉他的舌头，并把他捆绑到一颗柿子树上，用尖刀刺向他的心窝……

这位青年就是宁景俞烈士。

(一)

宁景俞，1901年6月13日出生于陕西省华县东阳乡何家村。

1924年春，景俞在谷堆小学上学期间，与一些进步学生发起并成立了“青年同志会”，提出反对陈腐落后的教育制度等口号，引起校方的不满。校长赵连成等公开出面压制，以“开除”相威胁，强令学生埋头读书，不许过问政治和参加社会活动。校方的强制手段引起学生的强烈反对。1925年3月，在共青团赤水特支的支持下，景俞等发动了驱逐反动校长赵连成的斗争。并取得了胜利。由于进步师生的积极争取，进步青年侯克斋出任该校校长。接着便淘汰老学究，聘任新教员，开设新课目，使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

1925年秋，景俞从谷堆小学毕业，曾先后到北侯江村、里寺小学任教。此时，华县高塘民团团长孙景福催收第四茬烟款时，打死东阳小学学生雷易经。一位教员挺身而出与孙据理力争，反被毆伤，在高塘地区引起轩然大波。陈述善在高塘发起驱逐孙景福运动。景俞与其他共青团员、进步青年立即响应，到处出宣言、贴标语。亲自率领农民、教师和学生奔赴高塘镇，参加国民大会，发表演讲。还在高塘集会之日，带领师生举行示威游行。孙景福被吓得逃进秦岭山中，后被民众处死。

驱孙斗争的胜利，又一次大大增强了宁景俞的信心。1926年初，他在里寺村建立了团支部，积极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二)

1926年冬，宁景俞与霍世杰、刘俊义、张超等共产党员密切配合，举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向农民宣传解放农民的道理，教唱革命歌曲。他还利用乡镇农集日和集会，组织革命师生自编自演新节目。1927年春，高塘一带村村成立了农协会，各地民众斗劣绅、清帐项，斗争轰轰烈烈。景俞在斗争中表现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出色的组织才能，被中共高塘特支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景俞在里寺村建立了党支部，他任书记。同年7月，景俞调任中共华县第四区宣传委员。年底又调任县委秘书。中央“八七”会议及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已传达到华县党的各级组织，县委正在积极布署和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党、团员的训练及宣传工作已进入最紧张的阶段。景俞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他及时分

发省委文件，积极翻印各种学习材料。1927年冬至1928年初，他亲自分发和翻印的上级文件及宣传材料多达200多份。景俞还多次跟随县委负责人王林、陈述善、王之鼎深入各地了解情况，晚上便投入紧张的革命准备工作。

为了严格保守党的机密，他搬进窑洞里工作，在阴暗潮湿的窑洞里，他常与王林、陈述善、霍世杰、邵德华、王之鼎等研究工作。窑洞实际上成为渭华起义时中共华县县委秘密活动的据点之一。

(三)

1928年5月初，渭华农民发动了武装起义，景俞始终站在群众斗争的最前列。他发动群众，组织和主持成立了何家村苏维埃，亲自担任村苏维埃主席，率领群众斗恶绅、抄地契、分粮食、查浮财，向反动势力进行斗争。

6月上旬的一天，景俞刚回到家里，岳父周百寿气势汹汹地来找他，让他立即去苏维埃政府求情。妻子也在一旁哭红了眼。

原来周百寿是周家村的土豪，周家村群众武装起义后，与附近两个小村联合成立了一个苏维埃，首先向周百寿及周维仁发动斗争，查抄了周家的浮财，拉走了周百寿的一头骡子。周百寿知道景俞是共产党员，也深孚众望，于是，他叫景俞出面说话，想把浮财、牲口要回来。

景俞听罢，断然拒绝，说：“让我去给群众泼冷水，不行！让我替你要骡子，这事办不到！现在，你要识时务，老老实实地低头认罪，争取群众谅解，要不然，是不会有好下场

的！”

周百寿原以为女婿一定会给他一些面子，没想到女婿竟“六亲不认”，一点面子也不给，便火冒三丈，临走时还愤愤地咒骂：“等着吧，有你娃倒霉的时候哩！”

景俞坚决地回答：“即使刀架到脖子上，我也绝不会出卖革命利益！”

(四)

6月19日，景俞与陈述善、王化民等人去魏家原村苏维埃部署工作，一直研究到深夜，第二天拂晓，敌人兵分三路直扑华县高塘地区和渭南东西两原。中路敌人从赤水进攻，直逼高塘镇工农革命军司令部驻地。景俞立即率领群众出村阻击，与敌展开激战。早饭过后，敌军越杀越多，起义军民寡不敌众，被迫撤退。然而，众多的敌人从四面包围了魏家原。把全村人赶到一起，强令交出赤卫队员和共产党员。群众置之不理。已经换了衣服的宁景俞和赤卫队员王克润却被敌人从人群中拉出。敌人问宁景俞：“你是共产党员？”“不是，我是教书先生，路过这里。”景俞镇定地回答，敌人将信将疑，找不出证据，打算放了他。这时，他的岳父土豪周百寿突然冲过来，把手一举，高喊：“他叫宁景俞，就是共产党！你们看，这些都是他搞的！”

景俞转眼一看，周百寿手里拿着的正是他收藏的文件，顿时气炸了肺。狠狠地瞪了周百寿一眼，厉声说：“我就是共产党！要杀要剐，随便！”

敌人一拥而上，脱去景俞的衣服，游街示众。景俞早把生

死置之度外，乘机历数敌人罪行，高呼口号，敌人残忍地挖去景俞的双眼，割去他的舌头，剖腹掏出他的心脏，挑在刺刀尖上，色厉内荏地狂叫：“看谁还当共产党！这就是当共产党的下场！”最后，敌人把景俞的尸体放到柿子树下，割下头颅，曝尸荒野。

景俞牺牲后，敌人还不甘心，抄了他的家，抓走他的父亲宁双福，关押进大明寺清乡团牢房，严刑拷打，几经折磨致死，景俞的弟弟宁栓娃被敌人缉捕，外逃失踪。景俞的祖父、妈妈也被迫背井离乡。

附记：本文主要参阅了《马志超日记》及魏思恭、魏进善、王邦文、薛毅、侯理宰、李保荣、陈树德、孙耀祖、杨春茂、李映廉、王带南、赵和民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

火 红 的 年 华

— 薛守正烈士

凌 君

薛守正壮烈牺牲了，他虽然只活了19个春秋，但是他勇敢无畏的斗争精神和火红的青春永远放射出绚丽的光彩。

矢 志 革 命

薛守正，又名汉卓，1909年2月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桥南镇箭峪北村一个农家。他先在箭峪小学上学，1923年考入华县谷堆小学。1924年，陈述善到谷堆小学任教，开始向学生介绍“五四”运动和列宁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大力提倡学习新文化，并主持设立图书馆，向师生推荐了许多进步书刊。接着，他与同学宁景俞、李成栋等发起组织读书会，每天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讨论，交换思想，展开辩论，共同探求真理。守正多次找陈述善老师请教，阐述自己的见解，深受陈述善的器重和喜欢，先后送给他许多进步刊物，耐心给予指导。马克思主义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守正的心灵，他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初步懂得了怎样去做一个革命者，怎样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1925年初，在陈述善、王尚德等帮助下，守正与李成栋、宁景俞、王怀仁一同参加共青团。

同年4月，守正与陈述善等在谷堆小学组织全校师生召开

追悼孙中山大会，宣传国民革命和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大主张，与“赤水职校”共同发起成立国民会议陕东促成会。五月，陕西各界人士驱逐军阀吴新田斗争爆发后，守正与陈述善等以谷堆小学学生会的名义立即响应，并在该校召开大会，控诉吴新田惨杀西安一中学生的罪行。守正与李成栋、宁景俞登台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引起全场共鸣。

然而，守正与其他同志共同主持组织的各种革命活动，引起了校方的不满。校长张维寅、训育主任赵连城极力推行封建奴化教育，查收进步书刊，限制学生学习自由，甚至以打骂、体罚、开除等专制手段对付进步学生。守正对校方的无理要求和蛮横态度极为愤慨，立即与其他同志一起，组织学生向校方抗议，据理力争。校方却以“开除”相威胁。守正与进步学生遂决定发起驱逐张维寅、赵连城的斗争。很快起草了“驱逐张、赵宣言”，一一列举张维寅、赵连城推行封建奴化教育、压制学生运动的十大罪状，发送高塘各小学及西安、赤水职校、咸林中学、渭阳中学，要求各地学生会声援。全校师生举行罢课，写标语、出墙报、编快板，召开大会，举行示威游行，掀起学潮。高塘地区各小学及西安、华县县城、渭北许多中小学纷纷给予声援。赵连城、张维寅被搞的声名狼藉，终于被撵出了学校。

1925年秋，守正以优异成绩考入三原渭北中学。在关中哲老师的帮助下，他先后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帝国主义铁蹄下的中国》、《帝国主义浅说》等革命书刊，掌握了新的思想武器。他还深入农村，举办平民夜校，积极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成为革命斗争中的活跃分子。1926年，经关中哲等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冬，被派遣到山阳县国民军姚

振宇旅负责政治宣传工作。他积极向士兵和下层军官灌输革命思想，大力提倡民众与武力相结合，并在士兵中培养积极分子。姚振宇本来对聘请共产党员作政治工作并无诚意，担心守正的宣传鼓动将会引起士兵哗变，直接威胁他在军中的地位，准备逮捕守正。守正得到消息后，乘机离开该旅，化名武金潭，翻山越岭，返回家乡。1927年秋，转学到渭阳中学，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

激 流 勇 进

守正到渭阳中学时，大革命已经失败，党、团活动已经完全转入秘密状态。1927年7月，五一县党、团县委同时成立，蒲克敏、王文彬分别任党、团县委书记。守正任团县委组织部长，他多次深入各小学及农村，积极协助各地组建党、团组织，发展党、团员，发现和培养出一批革命骨干力量。同年冬，中共陕西省委派潘自力来固市视察，守正与潘自力促膝交谈到午夜，阐述自己的意见。潘自力对这位有胆有识的青年十分赞赏，向他介绍了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同年12月，固市一带大恶绅与渭南县政府互相勾结，打着合并渭河南北为一县的旗号，对付革命力量，激起了渭北进步人士及群众的强烈反对。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强行颁布撤消五一县，将其归入渭南县的命令。一天，渭南县政府派县佐和三名趾高气扬的大员来固市镇办理交接手续。当地许多群众自动到街上集会，举行抗议活动。守正闻讯，立即与团特支张继华、刘仲哲、高步诱、李建平等率领渭阳中学学生，扮作群众，奔到街头宣传鼓动，引导群众开展斗争。守正与部分同学到县衙轰堂，踢翻大堂里

的桌子，揪住县佐领口，扯到大街，进行质问，县佐狼狈不堪，不久即被撤换。

几天后，五一县党、团县委决定袭击渭北各教堂，打击反动势力。守正率领渭阳中学二百多名学生赶到下邽，召开反帝反封建大会，控诉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会后，四五百名青年，各执棍棒，捣毁了该镇教堂。接着，守正与其他同志率领革命青年，捣毁了南七、孝义和固市三处教堂，斗争声势壮观。

1928年3月初，五一县成立了特别武装队，守正与李建平等二三十人为骨干力量。

当时，固市以南的巴邑镇有一恶绅，名叫贾雨天，时任国民党陕西省议员。常同进步力量作对。为了打击这个反动分子，守正与李建平在县委布置下率领渭阳中学200多名青年学生直奔巴邑镇，不但捕获了贾雨天，并将其毆伤，随后又搜出地契、文约，当众销毁。

渭阳中学师生的革命行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3月24日中午，渭南驻军出兵突然包围了渭阳中学，把全校师生赶到大操场，宣读封闭该校电文，拿着名单捕抓了9名师生。守正等因顶替其他同学的名子，骗过了敌人。渭阳中学封闭后，守正被党组织安排到固寨小学任教，他仍然一边向师生宣讲革命道理，一边深入附近乡村，发动农民抗粮抗税，培养和发展党、团员。4月，省委书记潘自力来固市传达省委关于组织渭华农民武装起义的决定。守正不但再次找潘自力交谈，请教开展武装斗争和发动群众、组织苏维埃的办法，并从潘自力处学会了“苏维埃歌”。第二天，便在本校师生中教唱。不久，南至渭河，北到固市，到处有人引领高歌：“什么叫做苏维埃？工农兵，代表会，选举委员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它是最高之

权威。打倒资产界，肃清一切反动派！”

5月1日，武装起义在渭南东原崇凝镇爆发，守正参加了崇凝区苏维埃成立大会。

返回渭北后，守正激动地向战友们讲述渭华南原群众起义的情形，并拍着巴掌说：“干！只有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才是唯一出路！”

这时，五一县党、团县委接到省委和陕东特委的指示，要求就地开展武装斗争，配合渭华起义。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月黑风高，在县委布置下守正与苏士杰、徐振化率领200多名党、团员赶到东板桥敌军粮台，他们越墙而入。捕获并处死3名粮差，并动员附近群众把粮食运走。黎明时，烧掉了一些未搬走的粮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此后，守正又到汤坊村，发动和领导群众斗争了劣绅张云吉，处死了恶霸黄五纪、韩大顺等。

赤 胆 忠 心

渭华起义失败后，土豪劣绅、反动分子与国民党军队互相勾结，大肆惨杀共产党员和起义群众，许多党、团员和群众纷纷逃到渭河北岸。守正与张文华等积极接应渭华原上的群众和同志，亲自为他们安排食宿，同时专门派人在渭河渡口设立两个秘密联络点，负责观察渭河南岸的敌人和接待逃难同志及群众。在党、团县委安排下，守正与李维城、刘映胜等分别数次南渡渭水，深入虎穴，寻找和营救战友。

9月，省委指示将渭、华、固三县委合并，分别成立渭南党、团中心县委。守正任团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为了做好渭华

起义失败后的善后工作，守正四处奔波，日以继夜地工作。他率领部分党、团员，抓赌局，打土豪，筹粮措款，先后进行了四次大的活动。不久，李子洲、李大章先后来固市巡视，向党、团中心县委指示，不斗争就没有出路。为了替死难的烈士报仇，筹措武器，守正积极出主意，想办法。有一次，他听说一些地主武装到渭河滩活动，便在夜幕的掩护下只身赶到渭河滩，机智地混进敌群，乘敌熟睡之机夺了一支手枪。他这种机智勇敢的行为受到战友的称赞。

9月下旬的一天，团省委送来了一封密信，指示渭南团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张文华去西安汇报工作，但因张是本地人，便于安排外来同志，县委遂改派守正去西安。他愉快地接受了任务，机警地躲过敌人层层盘查，顺利赶到西安开通巷28号原团省委机关，不料，团省委机关已经转移，守正被叛徒潘志清出卖，不幸被捕。

当晚，守正被带到西华门军事裁判处，进行审讯，敌人软硬兼施，没有从这位青年身上得到共产党的任何机密。无奈，决定下毒手。

1928年10月13日晚，遍体鳞伤的薛守正与蒲城县党的创建人之—的万志宁一同被推上囚车。临刑时，他们两人整了整褴褛的衣服，挺起胸膛，一齐高呼：“共产党万岁！”惊慌失措的敌人便在北门外的红庙坡附近，秘密将薛守正与万志宁活埋。

附记：本文参阅了李醒吾、张文华、徐振化、高文哲、权明道、李生华、李毓辛、王文彬、尚贤、史维汉等人的有关回忆资料、参考了有关历史文件。

正直无私的王凤文

光 辉

渭南境内有一条纵贯南北的沈河，在沈河的西岸，埋葬着一位正直农民的忠骨。他就是王埝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凤文。

王凤文，字栖梧，1897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縣河西乡王埝村。凤文少时，父母双亡，寄居在族叔王彦坤家。王彦坤本是当地一家财东，他不是怜悯族兄的遗孤，而是看中了凤文父母留下的几十亩土地和数十间房屋。为了独霸这些家产，便对凤文倍加虐待。年仅八九岁的小凤文，每天起早贪黑，牧马喂羊做杂活，晚上卧薪而眠。王彦坤一家，稍不如意，就拿小凤文出气。有一次，小凤文挨打后，伏在父母的坟头哭了一个晚上。凤文十五六岁时，王彦坤逼他交出父母的遗产，并以毒打相威胁。他一气之下，离开族叔回到自己家里，独立生活。

1921年9月，陕西地方军阀政府为了筹集经费，应付混战，命令各县粮款征收局扣留各机关、学校、团体的经费，并大肆搜刮钱粮。各地大小贪官污吏乘机肥摊滥派，中饱私囊。王埝村值年李应更向农民加派了许多粮款，引起群众的激烈反抗。凤文凭着一股血气之勇，挺身而出，带领王埝村几十名青年农民到县府告状。李应更暗中行贿，买通知事。县府不问青红皂白，竟把凤文抓进监牢，关押长达一年之久。凤文出狱后，李应更纠集一伙流氓无赖毒打他，凤文差点丢了性命。

残酷的现实生活，悲惨的命运，使小凤文看透了官府的腐败和土豪劣绅的邪恶。后来，他把一切困苦归结于不识字，毅

然卖掉了大半土地和家产，聘请教师，招收学生，办起了王埝村初级小学。

1923年冬，渭南爆发了大规模的“交农”斗争，骄横的县知事吓破了胆，向群众磕头告饶。凤文从数万农民的斗争中看到了曙光。1926年11月，在共产党员裴延寿鼓励下，凤文带头组织农民协会，他相继担任村、区农民协会常务委员，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凤文与共产党员王善智、王怀玺、王善信在王埝村小学召开大会，斗争里正姜庆云、郭映贤和刘焕文，控诉他们高利盘剥的罪行。村里正郭映贤当场抵赖，凤文指着郭映贤怒声斥责：“这些年剥削了多少，你们心里清楚，有人卖完了地，你们还要向他们催逼粮款；每次催逼粮款，你们除在群众家里白吃硬拿，还要打人骂人；有的一时交不出，你们口里答应临时垫上，第二年却硬要加倍偿还，多少人就是这样被你们坑垮的，你们沾点官儿边就不纳粮，是啥道理？这数不完的利息、地租、高利贷，不是剥削是什么？”

郭映贤张口结舌无话回答。凤文立即决定组织各村代表，清算恶绅账项。王埝村农民很快起来了，成立了农民自卫队，后又成立中沈十八村农民自卫团，斗争达到高潮。不久，渭南县农民协会移驻王埝村，从此，王埝村成了指导全县农运的中心。

1927年10月，中共渭南县委在王埝村成立了县农协武装部，恢复农协，武装农民，开展武装斗争。1928年5月，凤文与王怀玺、王善智等领导成立了王埝村苏维埃政府，凤文任主席，王怀玺、王善智任委员。同时成立了王埝农民赤卫队。凤文与苏维埃政府其他成员领导赤卫队和群众，首先捕拿本村恶绅郭映贤，郭闻风逃走，群众愤怒至极，从郭家挖出银元、粮

食，接着，凤文他们组织中沈十八村农民参加斗争，捕杀里正、值年及土豪劣绅，烧毁了他们许多房屋，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志气。

斗争在深入，凤文逐渐意识到斗争中出现的一些过火的行为，不利于发动群众。1928年6月上旬的一天，他去找党的区委负责人，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和主张。他说：“组织农民举行武装斗争是对的，但是杀人过滥，乱烧房子，不一定好，咱们首先要弄清哪些是恶绅，哪些是土豪，哪些该杀，哪些不该杀，不能感情用事。”

凤文正确的建议当时并没有被采纳，甚至有人在背后指责他“太落后”。风声传到凤文的耳边，他感到一阵隐痛。人们都说他命苦，他的确走过坎坷不平的道路。自从凤文被卷进革命的洪流，他把整个身心献给了革命事业，他毁家纾难办学堂，把自己的独生儿子送进中山学院去学习，县委书记肖明、农协会委员长李维屏当众称赞过他。所以，他把个人的委屈并不放在心上，依然投入火热的斗争之中。

6月10日，敌人疯狂地向起义地区发起第二次进攻，一股敌军冲进王埝村，放火烧毁凤文的房屋和全部家产。他无暇顾及个人的处境，立即带领数百名群众，手持大刀、土枪、长矛，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在激战中许多人被打散，凤文和部分群众救出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队长雷天祥和几名战士，亲自将他们护送到部队。凤文语重心长地对雷天祥说：“敌军大兵压境，有机枪、大炮配合，可谓来者不善，咱们革命武装力量太弱，武器少，弹药补充不上，硬拚是要吃亏的。你们应该寻找机会，转移到别处去，一些身份已经公开的人员也应设法隐蔽，往后才一定会有出路”。

当天晚上，凤文把全家搬到村外行龙寺居住，他自己又回村，继续组织群众，准备武器，迎接新的战斗。

6月24日，恶绅郭映贤之侄郭忠文带着一群清乡团恶丁气势汹汹地杀回王埝村，烧毁八十多间房屋，杀死赤卫队员王生才、王生智和史天德，又杀气腾腾地四处捉拿王凤文等，两三个月后，凤文不幸被捕。

凤文被押在县城监狱，敌人严刑逼供，百般折磨，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不久，由于敌人的残酷折磨，凤文身患重病，经托保出狱后，含恨离开了人间。

附记：本文主要参阅了王自新、王秀珍、郭明珍、张国瑞、冯桂选、冯宏儒、梁俊琪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

在鲜血染红的道路上

——韩宗愈烈士

刘自胜 李兰亭

1929年秋。

渭、华交界，赤水河畔，一条凹凸不平的乡间土路上，一个被折磨得血肉模糊的汉子，被五六个清乡团匪徒用麻绳捆绑着双脚，拖向赤水警察所，滴滴鲜血染红了五里长路。

匪徒们一边拖，一边大声责问：“你还嘴硬么？”

被拖的汉子，赤裸的身躯磨擦着泥土沙石的路面，路面上留下一条鲜红的血迹……

他多次昏了过去，在匪徒的责问声中，又一次清醒过来，他高声怒骂着：“要杀要砍由你们，想叫我低头办不到！只要老子还有一口气，就要和你刘光鼎这狗儿子干！”匪徒一听，拖得更狠了。在残无人道的折磨中，这位大汉又一次昏了过去。

被拖的这位刚强汉子，就是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韩宗愈。

韩宗愈，1888年出生在华县赤水镇三涨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27年前后，他曾在本村创办瑞华小学和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2月加入共产党，1928年2月任三涨村党支部书记。

当时，三涨村有一恶霸叫刘孔华，儿子刘光鼎任华县商会秘书。刘孔华仗势欺人，横行乡里。

1928年4月下旬，韩宗愈召集秘密会议，研究捕杀刘孔华的具体方案。30日晚，他带领农民自卫队员闯进刘家大院，杀

掉恶霸刘孔华。这一行动，广大群众拍手叫好，当地的反动势力，尤其是刘孔华之子刘光鼎，却咬牙切齿，记恨在心。

1928年7月，渭华起义失败，地主还乡团举起屠刀，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报复。

韩宗愈迫离家乡，远到甘肃两当县隐蔽，其妻在反动势力的迫害下，穷困而死。

1929年，宗愈由甘肃返回华县，秘密寻找党团员，准备恢复组织，开展斗争。不幸被恶绅张耀金发现，即向刘孔华的儿子刘光鼎、侄儿刘光裕告密。刘光鼎、刘光裕立即率领一群清乡团匪徒，持枪将韩宗愈的家团团包围。他们抓住宗愈后，反绑双手，游街示众。

刘光鼎一边打，一边问：“是谁杀了我父亲？”宗愈破口大骂，历数刘光鼎的老子刘孔华欺压乡邻的罪状。

为了报复，刘光鼎把宗愈拉到刘孔华的坟前，继续拷打逼问：“是谁杀了我父亲？”……企图逮捕更多的当时参加渭华起义、斗争土豪劣绅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宗愈横眉冷对，骂不绝口，对革命的机密，始终坚不吐实。

刘光鼎一无所获，就把宗愈绑赴赤水警察所。途中，韩宗愈毫不屈服。刘光鼎一伙匪徒无奈，就用锋利的铁杈狠戳宗愈的臀和腿。宗愈血流如注，不能行走。刘光鼎喝令爪牙，用麻绳绑住宗愈的双脚，倒拖着。

当天晚上，韩宗愈被拖到赤水后，刘光鼎对警察所长李金戌说：“这就是杀我父亲的共产党韩宗愈！”李金戌为了向上司邀功请赏，进一步折磨韩宗愈，逼他供出谁是共产党员。

韩宗愈受尽各种酷刑，对党的机密始终守口如瓶。李金戌、刘光鼎恼羞成怒，竟把七寸长的铁钉钉入宗愈的膝盖骨，

又用烧红的烙铁，烙遍宗愈全身。

敌人又把不省人事的韩宗愈押送到华县看守所。看着自己骨败肉残的韩宗愈，自料不能生还，为避免遭受更大的摧残和痛苦，保全共产党人的气节，遂高呼：“共产党万岁！”碰壁身亡。

1951年11月10日，渭华人民为了永远纪念受尽折磨而坚强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韩宗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为其立碑留念。

英雄在革命的道路上洒下了鲜红的热血，染红了道路，必将鼓舞无数后来人勇往直前！

失败仍走革命路

——薛增平烈士

张继成

薛增平，原名西娃，增平为化名。1903年9月6日出生在陕西省渭南张百里十甲村一个农民家里。增平4岁丧父，兄妹三人全靠母亲抚养。

家中原有土地40多亩，耕牛两头，房屋10多间，是一个中产农户。但由于军阀混战，土豪劣绅兼并土地，地方政权贪赃枉法，尤其是本村恶绅张春合、薛海林欺侮他家孤儿寡母，逼得他家卖了几亩地还是交不清苛捐杂税。

1926年秋，渭南东原建立了党的组织，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光明。到1927年上半年，渭华地区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起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协会还建立了农民武装——农民自卫队。受压迫的农民纷纷起来抗粮、抗捐、抗税。薛增平跟随地下党员李凌云老师去渭南县官路庙长稔学校上学。阅读了进步刊物《青年生活》、《向导》等，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1927年初经李凌云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2月，“宣化事件”之后，广大党团员和进步学生，走出学校，加强对农民武装斗争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薛增平成为一名勇敢的游击队员，他在区委的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一天夜里，他同张绪昌、李林彦、郭仕斌、靳玉岚

等抄了党家村土豪劣绅党荣鹤的家，烧毁他家的地契、帐簿。后又将反动教员、劣绅孙光祖捉拿杀死。箭峪口张百里大恶霸张春合多年来高利盘剥农民，有一户农民吃了张家二斗玉米，给张家当了三年长工，债还没有抵完。箭峪口村好几家穷人都因借他家粮，将房屋被张春合折算吞占去了。3月31日晚，在崇凝区委组织委员闵继骞带领下，农民自卫队50多人，举着灯笼火把，扛着枪支和铁锨镢头，来到十甲村土豪张春合家门前，捉拿张春合。张家是一独院，房屋十分坚固。队员们一时冲不进去，弄来麦秸点火烧门。队员们从外边烧，春合家从里边用水泼。门将要打开时，吓得张春合上房向外窥视，被我赤卫队员张景骞一枪击中，从房上掉落下来。愤怒的群众用铁锨镢头结果了这个横行乡里、罪恶累累的土豪。当队员们撤回时，区农协把杀张春合的布告已经张贴出来。按照领导的嘱咐，第二天一大早，增平即到黑张口、孙家底、箭峪口等村动员群众拿上口袋前往十甲村，当众烧毁了张春合家的地契和高利贷文约，把粮食分给穷苦农民，没收财产作为革命活动经费。怕事的妻子前来劝阻增平，他坚定地说：“你不要多嘴，这些东西都是穷苦农民的血汗。”赤卫队去斗争冯家村劣绅冯桂京时，冯闻风逃窜，冯母去找邻居冯宏儒，借宏儒的威望拦阻赤卫队行动。冯宏儒是我地下党员，为了不暴露身份，薛增平当场假意揍了宏儒几拳，招呼大家撤离冯家。既打击了土豪劣绅，又保护了我地下党员。

1928年4月初，陕东特委决定立即建立农民武装，进行农民暴动。由渭华两县选派共产党员薛自爽、孙敬堂、薛增平等带领数十名同志到洛南县三要司许权中旅学习军事。许旅党委选调得力干部对他们进行军事训练。经过近一个月的学习训练

后，许旅发给他们每人一支枪，四颗手榴弹。并派张汉俊（此时改名李大德）率领他们回到渭南。薛增平回到家乡，被派到西潼公路沿线一带破坏敌人交通，拦截敌人军车，抢夺武器弹药，闹得渭南敌人惊慌不安。

十甲村劣绅薛海林，暗地里给县民团报告农民赤卫队活动情况，对赤卫队员及其家属造成威胁。区委指示增平限期除掉薛海林。增平接受任务后，便和队员张兴汉、刘九娃商量定计，“引蛇出洞”。他们得知薛海林爱看皮影戏，就派薛书生叫薛到附近姚郭村看皮影戏。薛果然中计，当晚，薛刚一出村，就被薛增平等三人捉拿，押到箭峪山椿树沟。增平大声喝问：“你知罪不？”薛海林叩头求饶。增平正言厉色：“你向县民团通风报信，破坏我们农民运动。今天我要叫你死个明白。”经过一番审问便杀掉了这个罪恶多端的坏蛋。

5月1日，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这天，增平组织队伍维持秩序，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并执行处决了恶差王水泉、张丑娃。会后，他又和张景鸾一起组建了黑张口村苏维埃。穷苦农民看到苏维埃政权打富济贫，关心他们的饥饱冷暖，分给他们粮食、银元和财物。大家高兴地唱着：“只要有咱苏维埃，不愁吃喝和钱财。”5月上旬陕东赤卫队在沈河川望岗岭成立。薛增平被任命为第一中队队长，他积极配合各村农协会建立苏维埃政府。相继帮助杨尧村、桥南村、十甲、箭峪口等村成立了苏维埃和赤卫队。5月7日白庙村召开“反国民党反军阀混战革命运动大会”，他带领队员们一大早就赶到会场。贴标语、搭台子……。大会将要结束时，驻扎在附近阳郭镇的敌军突然包围了会场。情况相当危急，增平带领队员们顽强地阻击敌人，掩护群众撤退，当群众基本撤离会场后，他带领队员向

敌军勇猛冲杀，将敌军击退。

5月11日，陕东赤卫队移住塔山，在张汉俊、薛自爽领导下，增平和队员们一起在山上修筑了工事、仓库、修械所，储备了粮食。在建设军事据点中，他争挑重担，亲自带领队员们把数百斤重的石磨硬是抬上峭陡的塔山。为了穷苦农民翻身，为了革命成功，他和队员张兴汉、杨清维等十多人于6月7日晚，在石嘴子凉水泉，曾跪地盟誓，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6月20日，塔山据点失守。赤卫队撤入秦岭深处。薛增平和队员们组织群众和赤卫队员家属同时撤退。其中包括他将要临产的妻子，还有妹妹和九岁的儿子。

渭华起义失败后，薛增平意志愈坚，继续战斗，他与张兴汉、张志杰等先后隐居秦岭，后来又北渡渭河卖豆腐、打短工度日。1929年初，他化名宋增平来到兰田县霸源街。托人卖掉了家里几亩地作为本钱，同杨清维合伙在霸源街上办了中药铺、杂货铺，以此作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这年秋天，中共渭南县委派陈生财（张雨森）到兰田霸源恢复党组织，建立了党支部，直属省委领导。增平的中药铺、杂货铺也就成为支部活动和与省委联络的据点。

1933年6月初，红26军南下，辗转霸源一带，薛增平机智勇敢瞒过敌人的封锁盘查，到箭峪口一带寻找渭华党的地下组织。

1937年1月24日，为了打击反动势力，壮大武装力量。增平暗中联络了崇凝、桥南的李喜通、杨春山、张西印、时天庭等20多人去抢夺霸源李林荣民团的枪支，增平不幸被捕。凶狠的敌人对他百般折磨，砸碎他的踝骨。薛增平忍痛大骂李林荣，李恼羞成怒，于1月28日晚将增平枪杀于霸源街西河滩，遇难时年仅33岁。

大义灭亲的李耸霄

见 海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高塘原这块被革命者鲜血染红的土地，笼罩在凄风苦雨之中，崇凝镇上的清乡团团长、大恶霸李玉林带着爪牙，拖着陕东赤卫队年轻战士李耸霄血肉模糊的躯体，准备钉在死者的家门上示众报复。

李耸霄，陕西省渭南县崇凝镇人，1908年生。20年代初，崇凝一带民众，不堪忍受军阀和当地土豪劣绅的压迫，纷纷组织“红枪会”等民间组织聚众起事，耸霄深受影响。1926年冬，共产党员李子甘、李智、李慕愚等在当地组织农民协会，耸霄积极报名入会，参加农民夜校学习，进行讲演、演剧、贴标语等活动。不久，他参加由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青年自卫团，政治觉悟提高很快。崇凝镇上有一大恶霸李玉林，是耸霄的姑父，李玉林一向欺压乡里，高利盘剥，鱼肉百姓，民愤很大。1927年夏，耸霄跟随李子甘等人，与当地农民、进步师生一起，带头向李玉林发动斗争，迫使李玉林交出部分公产和祠堂，交由农民协会举办夜校。为此，耸霄姑姑气愤不过，专门回娘家找侄儿耸霄面理，一进门就斥责耸霄不讲情面，跟着别人胡闹。耸霄忿忿地说：“你现在才认得我这个穷侄儿了。李玉林鬼心眼太毒了，他坑害过的人不知有多少，谁想让我放弃斗争，办不到！”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农民协会解散了，大恶霸李玉林反攻倒算收回了祠堂和公产，并恶毒地咒骂农民协会。耸霄

立即找党、团组织商议对策。1928年2月6日，崇凝镇党、团组织趁一年一度的元宵灯会之机，发动长稔小学师生及镇上的青年举着写有“尸位素餐”的牌子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李玉林交出祠堂和全部公产。李玉林见到牌子十分恼火，破口大骂，耸霄与大家齐声呐喊：“打倒李玉林！”耸霄不但参加了斗争大会，并参与清账核产。李玉林慑于众怒，只得又将财产交出，但是，他对耸霄的举动十分恼火，亲自赶到耸霄家威胁耸霄的父母严管耸霄，不许在外“胡闹”。耸霄一听，怒火腾生，毫不客气地当面斥责了李玉林，揭露李玉林反攻倒算的罪恶，警告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姑父要老老实实，不许他再进这个门。李玉林碰了一鼻子灰，凶恶地瞪了一眼耸霄：“再胡闹有你娃吃的苦头哩！”

“放狗屁？你给我滚出去！”耸霄毫不示弱。李玉林制服不了耸霄，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陕东赤卫队成立后，耸霄参加了赤卫队的大刀队，更积极地参加了各地群众铲除土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他胆识过人，英勇善战，被提升为班长。1928年6月中旬，敌人第二次围剿起义地区。当天晚上，耸霄向工农革命军总顾问许权中要了一匹马，身挎一支长枪，在夜幕的掩护下，闯进崇凝镇，一把火烧了李玉林的房屋，又对着敌人的驻地连开数枪。敌人以为赤卫队和工农革命军来袭击，慌作一团，号声四起，耸霄却乘混乱之机冲出了镇子，许权中十分钦佩耸霄的胆略，对他这种只身敢闯敌巢的英雄精神连声称赞，赠送给耸霄一支马枪。

6月19日，敌人以重兵和密集的炮火袭击塔山。耸霄与大刀队的全体同志，奉命向山内转移。途中被敌人冲散，他独自躲

藏多日后返回家中。此时，整个起义地区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大恶绅李玉林疯狂进行报复，亲自带着爪牙去抓李耸霄，几次都扑了空。后因被人告密，才将李耸霄抓走。

在抓到耸霄后，李玉林指挥打手大打出手。耸霄对这位恶霸豪绅也叫骂不绝。李玉林将耸霄打得昏死过去后，又命人用冷水泼醒，并追问：“还有谁烧我的房子？还有谁砸我的商号？还有谁出主意抓我？如果不说，今天别想活着出去！”“狗日的，老子落到你手里，就没想活！”耸霄知道李玉林不会轻饶他，怒目圆睁，没有丝毫的怯懦。穷凶极恶的李玉林喝令爪牙砍去耸霄的双脚，并恶狠狠地对着眼厥于地的李耸霄说：“我让你再去闹共产！我让你再去当共匪！”

李耸霄从极度的痛苦中渐渐清醒后，继续叫骂：“李玉林，狗杂种！当初应该把你千刀万剐！老子今天死了，会有人来报仇，还要和你干下去！”

恶绅李玉林喝令一爪牙用长矛残忍地扎入耸霄的肛门，绞了几下。耸霄惨叫一声昏死过去，气息奄奄。李玉林令爪牙用推车将耸霄推到他家门前，扬言要把耸霄活活钉到大门上进行侮辱。耸霄的父母见到儿子被折磨得如此惨状，痛不欲生，昏死了过去。这时耸霄气绝身亡。有人向李玉林求情，李玉林令爪牙将耸霄的尸体扔到野外去，他拔出手枪，对着尸体连开数枪，才领着爪牙离去。

宁死不屈的李耸霄惨遭杀害时，年仅20岁。

附记：本传在撰写过程中，先后走访了李茂林、李耸岫、冯桂选、冯宏儒、张景骞、张国瑞等人。

大义勇为的吴祖成

聿 光

渭华起义失败后，大恶霸史明鉴残忍地惨杀亲外甥吴祖成，轰动了华县，引起群众的强烈愤慨。

吴祖成，陕西华县大明乡阎村人，少有大志，在西安成德中学读书时相继参加共青团、共产党。1927年春，他从成德中学毕业，返回家乡，与吴鼎基、吴春生、吴占熬等成立党支部和村农民协会，联络附近各村群众清算恶绅郭锦臣烟款账目，查出赃款2100余元，限期退出。这年秋冬，祖成与当地群众掀起抗粮、抗税、抗款斗争，使国民党县署三四个月不敢派人来催粮要款。县长段紫光讨不到款子，受到上司斥责，便将恶绅郭锦臣传唤到县府，殴打了一顿。郭锦臣向段紫光密告吴祖成、王书生等人煽动群众，抗款不交。段紫光立即差遣几名差役到算王、阎村抓人。祖成等人躲逃，王书生被抓。祖成听说王书生被抓，立即与王松年、王广禄率领二三十名青年农民赶到通往华县的必经之地，扮做割草、种田、锄地的。几名恶差气势汹汹地押着王书生出了村子，通过他们化装、隐蔽地段时，祖成与众人一拥而上，揪住恶差痛打，劫走王书生。

祖成的舅父、大恶霸史明鉴闻讯，赶到祖成家，先恶声恶气地斥责妹妹、妹夫教子不严，又喝令祖成跪下。祖成不依，史明鉴大怒，咆哮着：“你白进了学堂，跟着那些穷种蛮干啥哩？你敢殴打县府差役，这是造反！大逆不道！”

祖成不甘示弱，当场与史明鉴争辩。史明鉴忿忿离去。

1928年3月上旬，史明鉴串通高塘其他恶霸、恶绅，勾结县署及驻军，武装袭击了高塘民团及谷堆、高塘两座小学，捕走10多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祖成完全认清了舅父史明鉴的反动面孔，断然与他决裂，决心和史明鉴斗争到底。

5月，渭华起义的烈火燃遍高塘九里。祖成与吴鼎基等召开群众大会，成立苏维埃，投身武装斗争，祖成被推选为村苏维埃宣传委员。

祖成率领农民赤卫队斗争和清算了本村劣绅吴开泰、吴彦俊和吴大成，抄出了枪支、粮食、银元和其它浮财，焚毁债券。接着，配合附近各村起义群众相继出击了吕瑞、三秃子、王佐等数名劣绅和恶霸。

祖成毅然率领农民赤卫队员去抄舅父史明鉴的家，史明鉴的老婆大骂祖成六亲不认，祖成愤然，揭露史明鉴勾结官兵镇压革命，残酷压迫群众的罪恶。不久，他又与其他村苏维埃和农民赤卫队一起愤怒地烧毁史明鉴的九间“朝玉殿”，将坚持反动立场的史明鉴老婆等，与史家房屋一同化为灰烬。

敌人第三次大举进攻渭华起义地区的当天早晨，祖成通知农民赤卫队和全村群众撤退。村外枪声大作时，祖成发现父母亲还未撤出，迅速赶回去接应，与劣绅吴大成带领的一股敌军相遇。吴大成指着祖成，咬牙切齿，对敌人说：“他叫吴祖成，是共产党，不要放跑他！”

祖成被捕后，辗转押进高塘清乡局。清乡局头子李镇山连夜对祖成进行审讯，软硬兼施。祖成威武不屈，怒声痛斥敌人。

李镇山黔驴技穷，将祖成转押到史明鉴的清乡团。史明鉴一见祖成，厉声叫骂。祖成毫不示弱，当场揭露史明鉴大肆残

杀革命志士和群众的滔天罪行，要与史明鉴不共戴天！史明鉴火冒千丈，喝令爪牙立即将祖成杀害。

血债要用血来还。

祖成牺牲后，祖成的父亲吴宝兴暗中与本村赤卫队员和群众联络，伺机报仇雪恨。1929年的一天晚上，吴宝兴与数十名赤卫队员和群众出其不意地闯进劣绅吴大成家，愤怒地处死了吴大成。后来，大恶霸史明鉴被大王村勇士李振杰、马建华、程进礼等杀死，得到应有的下场！如果祖成英灵有知，也该含笑九泉！

附 记：本文主要参阅了王化民、颜振芳、李玉中、李俊臣、王正芳、高尚贤、高文哲等人的有关回忆资料，并访问了吴鼎基、吴耀忠等人。

新村群众斗争的主心骨

——程养谦等五烈士

刘万全

渭华起义中英勇牺牲的程养谦、王心有、王羊娃、程狼娃、王德成等五烈士的英雄形象，至今还活在渭华一带人们的心中。

(一)

这五位烈士，都是渭南市程家乡新庄村人。他们幼年时，同在本村的初小上学。其中四位上完初小后就辍学了，只有程养谦于1922年秋小学毕业后，又考入王尚德等人创办的赤水职业学校。在“赤职”，程养谦接受了革命思想，经常阅读进步书刊，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读书会”等文娱活动，与同学们一起讨论广大贫苦农民为什么总是处在饥寒交迫、生灵涂炭的痛苦深渊等问题。王尚德在《共产党在陕西之起源》一文中曾经讲到：“学生中最聪明最勇敢之干部为程养谦、武维化、何思平、刘映胜等。”正因为这样，养谦于1924年秋被“赤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发展为团员。1925年初，养谦参加了“赤职”师生进步组织——《平民教育服务团》，与进步师生一起，经常夜提马灯，前往周围村庄的平民夜校，帮助农民学文化，讲故事，教唱歌，宣传革命道理。

1925年7月，养谦从“赤职”毕业，考入西安省立第三中

学。镇嵩军刘镇华二次祸陕，西安城被围，养谦无法在西安上学，便转入渭南固市渭阳中学。在地下党员方仲如等人的指导下，继续攻读《新社会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党宣言》等书刊，参加学校的“读书会”、“讨论会”，与进步师生共求中国革命之真理。西安解围后，养谦担任渭阳中学团支部少儿委员兼团小组长。他组织纪律性强，政治立场坚定，言谈谨慎，团结同学。每周都要召集本组团员开会，到附近农村，组织辅导少年儿童、团员开展活动，启发贫苦农民起来进行反霸斗争。他工作搞得相当出色，深得组织的信任。1926年1月上旬，陕东地区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在赤水职业学校召开了“陕东国民会议促成会”，到会代表80多人，来自陕东八个县。养谦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出席了会议。12月，养谦和同学姚明学、张文化、何思平等人一起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就在这个时期，王心有和王羊娃先后在新庄入了党，程狼娃和王德成入了团。

程养谦是一个相貌俊秀的小伙子，是“赤职”和渭阳中学文娱宣传活动中的活跃人物。他扮演《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角刘兰芝十分逼真。1927年春节，“陕东青年社”和赤水农民协会与当地驻军国民联军吉鸿昌一部召开军民联欢会，程养谦任游艺部音乐股股长。他导演的《民不聊生》、《可怜的妇女》，引起台下观众的拍手称赞。

(二)

1928年2月8日晚，程养谦带领王心有、王羊娃、程狼娃、王德成、李景麟、程桂林等人，手持木棍大刀，参加了党的赤水区委统一领导的打击豪绅的斗争。这次斗争，烧毁了赤

水商会姚俊贤的房屋，打死了新庄村劣绅王恩俊，为民除了一大害。这次行动后，养谦被组织派到华县移山庙小学，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在他的领导下，移山庙小学成为当地农民运动的指导中心。“宣化事件”后，敌人先后查封了渭华一带的学校。这时，程养谦又回到新庄村，担任共青团赤水区委委员和新庄村党支部书记。在县委的领导下，迅速恢复和组织了新庄村农民协会，王心有担任农协主席。

渭华起义爆发，养谦和心有、羊娃、狼娃、德成等人，组织本村党员，积极发动群众参加农民暴动。他们把宣传内容编成大人小孩易诵易背的顺口溜、歌谣，广为流传。随着斗争的深入，养谦他们的行动更加坚决。5月，他们先后参加了华县三涨村、程高村农民捉拿土豪刘孔华、劣绅王佐的行动，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养谦他们还经常参加赤水区委领导的破坏敌人通讯设施、道路、桥梁等活动。渭华一带的不少地方都留下他们的足迹。

（三）

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到处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甚至把系着红腰带的孩子也叫“共产”。白色恐怖下，年仅18岁的程养谦临危不惧。他秘密召集心有、羊娃、狼娃、德成，还有景麟、桂林、王杰等人，分析形势，商讨办法。养谦满有信心地对大家说：“现在风声很紧，敌人到处抓人，我们新庄村的豪绅也蠢蠢欲动，我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是，只要我们在，群众就有了主心骨，咱们绝不能走。”这是程养谦同志在革命斗争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常说的一句话。无论那位同志劝他离开当地，他都是这样回答：

当得知敌人要逮捕他时，他仍然这样回答。养谦还说：“不但不能走，还要不怕死，死也要当个硬骨头。”为了坚持斗争，他与同志们把几支枪藏起来，并派王杰以换棉籽油为名，侦察通往渭河以北的道路和渡口，准备在迫不得已时撤退到渭河以北地区。

（四）

为了以防万一，养谦只好晚上到村外找地方睡觉，白天再回到村里。就在程养谦和他的几个同伴与敌人秘密斗争的时候，劣绅王恩俊之子王书堂向国民党县政府告密。7月9日黎明前，一百多名敌人分成两路，包围了新庄村和正在地里干活的群众，挨家挨户搜查。程养谦、王心有、王羊娃、程狼娃、王德成、李景麟、程桂林等人被敌人逮捕了。

敌人立即在新庄村一座古庙的大榆树下对他们进行刑讯，敌人用牛皮弓弦勒住养谦的两个大拇指，吊在大榆树上，使劲地用树藤抽打他。残暴的敌人脱掉养谦的上衣，用锋利的刺刀尖在他身上刻下了几个“十”字，在刀伤处又灌进了辣子盐醋水。敌人把王心有拉到庙门前，用刺刀割掉了他的一只耳朵，然后把他吊在庙门上，棍棒乱打。狠心的敌人还把王心有的母亲拉来吊在树上，用香火烧烙她的两个乳房。后来，敌人把他们转押到县城，对程养谦、王羊娃、程狼娃、王德成和程桂林进行了又一次严刑审讯。敌人的酷刑始终未能征服这几位铮铮铁骨的农民铁汉。1928年7月10日，在渭南县城西关外的沈河滩，程养谦、王心有、王羊娃、程狼娃、王德成五人一起被敌人杀害了。养谦在牺牲前挺胸大声高喊：“老子今年18岁，是共产党员。再过18年，还是共产党员！”其他几位也大声高

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五烈士牺牲后，一辆马车拉回五具无头尸体，他们的年龄之和还不足百岁。其中年龄最大的王心有还不足21岁。最年轻的王德成仅仅15岁，程养谦18岁，王羊娃19岁，程狼娃17岁。五人中，四个家中从此绝了门。这，怎能不勾起人们万千的思绪……

他们是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不屈的农民英雄。几十年来，人们没有忘记他们，他们那英勇无畏的英雄形象同渭华起义齐闪光辉。

精诚合作 至死不渝

——张孝直烈士

邢德朝 潘建文

在渭华起义的史册上，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原华县教育局局长张孝直烈士。

—

张孝直，原名张希正，字孝直，陕西省华县瓜坡镇古城村人，1900年7月生。孝直家有8口人，有耕地37亩；父亲是中医大夫，开设一个小药店，在当地小有名气。孝直少时深受父亲正直秉性的影响，刻苦学习，锐意进取。考入省立西安师范学校后，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思想日趋激进，常与同学分析中国现状，对军阀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愤然抨击时政。1918年秋天，孝直从西安师范毕业，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返回家乡，与其他进步人士共同筹办华县县立单级师范学校，他亲自任教。当五四运动波及陕西，孝直对军阀政府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暴行极为愤慨，与进步人士顾熠山、史笔直毅然发宣言，撒传单，率领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激烈抨击军阀，并在华县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礼教，向黑暗的封建势力进行挑战，遭到华县当局的斥责和压制。孝直为了抗议华县当局的无理斥责，带头剪去长辫，决然放弃优

厚待遇，离开单级师范，到西关七里寺小学任教。孝直大力提倡“新文化”，“新知识”；主张取消旧课目；主张女子放足、读书；抨击“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不久，他担任七里寺小学校长，邀请史卓生、史笔直、吕勤铭、范秦武等进步青年来校任教，积极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理解能力。1924年，孝直主持成立了七里寺小学教育分会，由他担任会长。随后又联络全县各校进步教员，发起并成立了华县教育会，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竭力主张以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改造和取代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制度。同年冬，他与其他进步青年共同筹办了国民党华县临时县党部，并以华县小学联合会名义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为了改革陈腐的教育制度，吸收科学知识，孝直通过华县咸林中学校董、陕西著名的教育家杨松轩的关系，委托在京的共进社成员杨钟健代购新书，介绍进步教员。1925年8月，孝直担任华县教育局局长兼教育会会长，在全县大力倡导教育革新，普及小学教育，并邀请梁廷举、李映水、王仲儒、顾舟三等进步青年，为县教育局督学，秦宇斌（即范秦武）任文书，希望刷新全县教育，以展宏图。

二

1925年秋，华县高塘孙景福民团在东阳一带催收烟款时，开枪打死东阳小学一无辜的小学生，教员蔺相武找孙讲理，反遭毒打侮辱。消息传到华县教育局，孝直勃然大怒，立即组织全县师生和高塘群众，发动驱逐孙景福的斗争。高塘共青团员陈述善、赵锡琰联络进步人士，与孙景福到县府打官司。孝直积极到县知事及驻军等处日夜奔波，并组织县城及附近各校师

生张贴标语、举行集会，大造舆论。大恶霸孙景福四面楚歌，打输了官司，灰溜溜的窜回老家。

不久，华县各阶层人士纷纷议论县商会会长李金武私吞茶叶、白糖税款的消息，孝直闻知，怒不可遏，前去商会找李金武面理。李金武当面撒谎，孝直一一揭穿，进行驳斥。义正辞严地指出：“茶叶、白糖的税款已由商会征收，应由商会交出，不许再向群众摊派。”揭穿了李金武的老底。李恼羞成怒，挽起衣袖，破口大骂，并当面造谣诽谤，对孝直大加攻击和诬蔑。孝直一气之下，扬手将茶壶砸到李金武头上。

1926年冬，刘镇华部被赶出陕西，陕西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大革命形势。孝直与顾熠山、齐逸农等进步人士积极协助共产党员杜松寿筹备并出席全县农民运动动员大会，参加了华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制定了农民协会的组织纲领。1927年1月，他协助杜松寿、霍世杰等人，在县立高级小学举办华县农民运动讲习所，亲自讲授“孙文学说”和“三民主义浅说”。同时，孝直与顾熠山等主持的国民党县党部，与县农协筹备处密切合作，成立了华县工农兵学商联席会议，负责处理全县重要事务，在农村推行农民自卫、自治、自强。

在革命的实践中，孝直深刻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了给党的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实现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宿愿，他先后聘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担任各学校校长、教员，或聘请到县教育局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华县地方组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活动阵地。

1927年5月27日，华县前任县长叶振本，活动华县两三个恶绅及驻省走狗刘映芝，骗取华县县长的委任状，二次返华，强行接事。叶振本第一次出任华县县长仅43天，压制农运，破坏

农协，挪用公款，卖官营私，勾结恶绅，华县民众无不恨之入骨。叶振本二次返华后，孝直便到国民党县党部和县农协会发动驱逐叶振本的斗争。他亲自书写标语，并与县城内的革命师生四处张贴。一天，五六千群众齐集县立高级小学戏楼前，召开驱逐叶振本大会。叶振本被押到会场后，共产党员韩鼎、王述绩宣布开会理由，孝直代表民众宣布叶振本罪状。他指出，^叶振本破坏民众组织，诬蔑党部，勾结恶绅，私挪公款，均有事实可证。叶振本强词夺理，推卸责任，孝直、韩鼎一一驳斥。大会决定，令叶振本当面自写辞职呈文，由县党部、县农协分别呈送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和省民政厅，限叶振本三日内退出赃款，并由现任县长朱宪秦担保。

1927年春，孝直以华县代表身份参加、指导良侯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亲自写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一切权利归农会”等标语。

三

1927年夏末，由于政治风云的突变，孝直主张用资产阶级政治取代封建军阀统治的幻想破灭了，心里十分痛楚。在大革命的日日夜夜里，他耳闻目睹，痛切的感到国民党网罗的不过是新军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一如既往地密切合作。

华县咸林中学、县立高级小学、七里寺小学及县教育局等处相继成立党支部，随后又成立中共城关区委。区委机关秘密设在教育局内。孝直早有察觉，却心照不宣，还暗中进行掩

护，并根据党组织的要求，撤换了一批反动教员和落后分子，使全县大半中、小学完全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同年冬，渭华党组织投入武装起义的准备阶段，华县县城内外的党组织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斗争策略和计划，秘密准备武器。孝直取得党组织的充分信任，有时也参加党的会议，协助党组织出谋划策。党组织每有大的行动，总是事先通知孝直，孝直十分痛快地说：“你们想咋干就咋干，我不会干涉。”他表面一笑了之，却暗加保护。他常出入于官府军警之中，暗中搜集情报，随后又巧妙地透露给党组织。1928年1月，国民党华县县党部主任委员李纪实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暗中搜集中共城关区委的有关情报，妄图一举消灭华县共产党，他曾数次与孝直交谈，打探虚实，孝直巧与周旋，风雨不透，弄得李纪实无计可施。孝直将李纪实的行迹秘密透露给党组织，让党组织早作准备，不要上了敌人的圈套。中共城关区委根据孝直和其它渠道提供的情报，处死了这个心狠手辣的反动分子。

为了扩大革命宣传，孝直与其他革命教员先后数次带领革命学生在县城、高塘等地演讲，号召群众“打倒冯玉祥，三年不纳粮”，改造社会。渭南宣化斗争后，县长段紫光亲自带领军警包围封闭了县立高级小学，捕走数名革命师生，孝直多方营救，使被捕师生化险为夷。随后，军警又抓走七里寺小学校长、共产党员温济厚和几名党员教师，孝直积极进行营救，并与县长力争，但因其他种种原因，未能如愿。温济厚被敌杀害后，风声越来越紧，孝直已被敌人盯梢，他毫无顾虑，继续以公开身份进行活动。渭华起义在高塘原上爆发后，孝直激情满怀，称赞这是一场空前的壮举！他与区委书记侯理宰及梁廷举、李映水精诚合作，从敌人的心脏里收集到许多至关重要的

情报，派遣共产党员到瓜坡等地“巡视”，将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往华县县委。

渭华起义失败后，孝直不顾个人安危，立即掩护县城内的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撤退，惹恼了敌人。敌人诬蔑孝直说：

“县教育局是共匪的黑窝子”、“张孝直是共匪头子”。敌人气势汹汹地查封教育局，准备逮捕孝直。孝直乘机逃到西安，与共产党员吕勤铭等躲藏在一个同学家中，随后通过关系到兴平县税务局，以征税员的身份进行掩护。

1929年初，年关将近，孝直听到老母病重的消息，立即动身返回，途经华县赤水镇江村关帝庙时，与当地清乡团相遇。恶棍李丕信认出孝直，立即报告给清乡团分团长郭保书，便将孝直逮捕，押送高塘镇。大恶霸王佐、李金武给孝直强加上“倡乱共匪”的罪名，转送到西安北大街西华门军事裁判处。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李子洲、刘继曾等和张孝直被关押在一起，孝直被李子洲临危不惧的革命斗争精神所感动。一次，李子洲与国民党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进行正面交锋后，孝直敬佩的称赞说：“真是不卑不亢，高风亮节！”在共产党的鼓午下，孝直在狱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始终坚贞不屈。1930年2月12日下午两点，孝直被敌人惨杀于西安北门外城壕里。第二天《新秦日报》以“渭华倡乱共党张孝直已昨枪决”为题，罗织罪名，报道了孝直被杀害的消息，轰动了古城。

时光流逝，岁月荏苒，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张孝直这位正直不阿的革命志士的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渭华起义的丰碑上！

附记：本文主要参阅1927年6月3日《陕西国民日报》、1930年

2月13日《新秦日报》、《华县县志》、以及何永安、杜松寿、吕勤铭、顾舟三、侯理宰、史卓生、陈述德、范秦武的有关回忆资料或访问记录。张孝直烈士的亲属张文华等也提供了许多重要资料。

东王九英名

聿 光

—

华县高塘原东王村（现名东阳村），虽然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但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贪官、污吏、豪绅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害的东王村穷苦百姓啼饥号寒。1924年1月，东王村农民首先在高塘发起“交农”风潮。1925年秋，高塘民团团团长孙景福派恶丁到东王村等地催收第四茬烟款，打死东王初小一个学生，激起众怒。青年农民王明周、王春龙在薛自爽率领下，撵走恶丁，又联合堡子底农民武装，重创民团，取得了驱逐孙景福民团斗争的胜利。1926年冬，王明周、王春龙带领东王和附近几个村的红枪会大败军阀刘镇华部，在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27年，王明周、王春龙和农民李春昌、雷胜南、李六锁、刘孟夏、刘申娃、王邦文等人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中共东王村支部。

1928年5月2日，王明周、王春龙组织全村群众清算劣绅刘玉花、李兆吉的帐项，限期退还赃款。李兆吉、刘玉花态度顽固，王明周、王春龙与几名青年农民愤然将二劣绅捆绑，押到街上示众。第二天，他俩又带领二三十名青年农民，配合党所掌握的高塘民团，抄了薛家村大恶霸薛良臣的浮财和粮食，分给群众。接着王明周、王春龙、雷胜南、李六锁、李春昌等

召集五十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青年农民云集关帝庙，举行集体宣誓，决定同心协力与劣绅斗争到底，并成立了东王村农民赤卫队，王明周、王春龙被选为正副队长，公开打出武装斗争的旗帜。

5月5日，东王村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五六十名赤卫队员身背大刀，手持红缨枪，威武地参加成立大会。大会选举王明周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雷自发为组织委员，李春昌为宣传委员，王春龙为经济委员，雷玉龙为军事委员。从此，在村苏维埃政府旗帜下，农民赤卫队和群众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二

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王明周、王春龙率领农民赤卫队首先抄了土豪孙志坤的家，没收其财产，分给群众。里寺村劣绅杜金科对农民赤卫队的革命行动诽谤漫骂，进行诬蔑，赤卫队将杜金科逮捕斗争后当众处决。

东王村农民赤卫队勇敢的斗争精神，受到华县县委的称赞，并赠送给他们11支长枪。他们又支持了附近里寺村、堡子底、韩良寨、胡磊村、郑村等地群众的武装斗争，清算和打击了一批土豪劣绅，使这一带群众革命热情越来越高。

6月13日凌晨，王明周、王春龙带领东王村农民赤卫队和群众百余人赶到堡子底三教堂与附近各村赤卫队及民众会会后，和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分作三路，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烧毁土豪房屋，捕捉恶绅，直到当天黄昏。

6月19日，敌人大举进攻渭华起义地区。东王村农民赤卫队配合工农革命军阻击敌人，激战多时，奉命撤退到机子山，

恰与华县县委机关相遇，临时担负起保卫县委机关安全的任务。第二天，敌人大举攻击机子山，王明周、王春龙指挥农民赤卫队奋勇抵抗，掩护县委撤退。赤卫队撤退到箭峪口附近的侯家崖时，与许权中、薛自爽率领的部分工农革命军战士、陕东赤卫队员会合，共同对付尾追之敌。激战中，东王村赤卫队被敌冲散。

6月下旬，王明周、王春龙及赤卫队员李六锁、刘孟夏、刘申娃、雷胜南、李白娃、李春昌等十多人陆续返回东王村，秘密集结于村南的一个壕里，准备击杀劣绅，为死难同志报仇，不料被敌发现，东王村的英雄儿女和敌人展开又一次生死决战。

三

大恶绅王振乾、史载笔、王积善丧心病狂地喝令清乡团封锁东王村各个路口，挨户搜捕，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及参加起义的群众，赶到关帝庙关押，轮番审讯，严刑拷打，当场杀害赤卫队员李六锁、雷胜南，抛尸村外，不许任何人收尸。李六锁的老母亲卖掉仅有的几亩土地，买来一口棺材，装殓了儿子。可是土豪杨万荣却提了把长斧，劈开棺材，将棺尸一起焚烧。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刘孟夏逃出村庄，恶绅跟踪追击，捕获后乱刀砍死，并将尸体扔进河里。村苏维埃政府委员李春昌逃至渭河北隐藏，恶绅史载笔带领爪牙抓获李春昌，李春昌怒斥敌人，史载笔令爪牙砍去他的四肢，割掉他的双耳，然后拦腰劈尸两段。赤卫队长、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明周，逃出虎口，跑到渭南丰原一个村庄，被一个反动分子告密，史载

笔带着爪牙把王明周逮捕。王明周大骂：“狗东西，老子今天落到你手里，杀吧，来痛快点儿！”史载笔令爪牙砍去明周的双腿，然后乱刀劈死。共产党员、村苏维埃政府委员王春龙、雷自发北渡渭河，隐藏在三原县城内，恶绅李作舟闻讯，带着一群爪牙杀气腾腾地赶到三原，将王、雷逮捕。雷自发在押回途中寻机脱逃，幸免于死。王春龙却被尖刀插开两个手腕骨和锁骨，用铁丝连接拉上游街，春龙疼痛难忍，叫骂不绝于口。李作舟又令爪牙，打折王春龙的双腿，割去舌头，剜去双眼，毒打致死，将尸体与推车抛进数十丈深的渭南强余坡，并凶狠地命令不许任何人收尸，否则与之同罪。赤卫队员刘申娃被恶绅关进监狱，摧残致死。但是恶绅王振乾、史载笔仍不甘心，又将刘申娃的父亲刘德法关进监狱，百般折磨，赤卫队员李百娃、王三娃也相继被恶绅杀害。

渭华起义失败了，它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和追念，也留下了东王农民赤卫队九位烈士的英名：

王明周，1902年生，共产党员、赤卫队长、村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7月1日被敌杀害。

王春龙，1901年生，共产党员、赤卫队副队长、村苏维埃政府经济委员，1928年8月被敌杀害。

李春昌，1905年生，共产党员、赤卫队员、村苏维埃政府宣传委员，1928年7月被敌杀害于华县桥口村。

雷胜南，1902年生，共产党员、赤卫队员，1928年7月被敌杀害。

李六锁，1912年生，共青团员、赤卫队员，1928年7月被敌杀害。

刘孟夏，1905年生，共产党员、赤卫队员，1928年7月

被敌杀害。

刘申娃，1907年生，共产党员、赤卫队员，1929年初被敌杀害。

李百娃，1908年生，共青团员、赤卫队员，1928年7月被敌杀害。

王三娃，1907年生，赤卫队员，1928年7月被敌杀害。

附记：本文主要参考了王邦文、王带南、薛毅、孙耀祖、李映廉、陈述德、郭文斌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

沈水河畔多壮士

——王埝赤卫队诸烈士

薛剑辉

渭华起义中，一支由三十多人组成的渭南王埝村农民赤卫队英勇无畏，屡挫敌兵，立下了不朽战功，先后有十多人壮烈牺牲。

武装驱赶孟世杰

王埝村，地处风景秀丽的沈河川中部。1926年11月，共产党员裴延寿、王怀玺等先后在这里建立了村、区农民协会，率领群众，斗争劣绅姜庆云、郭映贤和刘焕文。

1927年初，土匪成性的阳郭镇驻军孟世杰营，横行乡间，奸淫掠夺，民怨四起。1月24日，孟世杰再次派人到中沈区催交粮款，毒殴群众，区农协委员王善信、卢树娃上前力劝，反遭匪兵薛云才、邓有功毒打。王怀玺立刻敲响大钟，集召百余群众，包围并捕获两个匪兵，押赴县府处理。县府与国民军联军某部司令部借故互相推诿，激怒王埝村民众。28日在上沈区十三村农协成立之际，王怀玺、王善智、王善信率领中沈区十八村数百名群众赶到会场，登台讲演，揭露孟世杰种种恶迹，群众纷纷要求驱逐孟世杰。此时，孟世杰与恶绅勾结，派出许多侦探，暗藏手枪，到会场周围侦察，企图破坏。王怀

玺等人立即挑选出近百名青年农民，身背大刀，手持梭标，在会场周围巡逻，对付敌探。同时，王善智在讲演中控诉孟世杰残害百姓的桩桩惨状时，声泪俱下，台下群情激昂高呼：“打倒恶军！”“不许匪兵下乡残害百姓！”敌探见状，仓皇逃走。当天晚上，王怀玺、王善智、王善信等出席中、上沈两区农协联席会议，决定趁热打铁，武装打击孟世杰部。第二天拂晓，中、上沈两区千余农协会员，携带刀、枪、棍、棒，从四面八方赶到白庙，向孟世杰发出撤军的通牒。孟世杰依仗权势对两区农协的强烈要求不予理睬。众人推举王善信为总指挥，以一村为一队，分为几路，浩浩荡荡地向阳郭镇开进，高呼：“铲除恶军队！”“农民团结起来！”“农民解放万岁！”将阳郭镇三面包围。孟世杰见群众来势凶猛，仓皇南逃，潜入秦岭山中。

在与恶军斗争中，王怀玺、王善智、王善信看到组织农民武装的重要性，首先成立了王埝农民自卫队，然后又成立了中沈十八村农民自卫团，由王怀玺、王善智分任正副团长。农民武装配合群众，捕捉劣绅，斗争恶霸，攻击土匪，促进了当地农民运动的发展。不久，渭南县农民协会机关移驻王埝村，王埝农民自卫队与渭南县农民自卫军协同斗争，屡立战功，使中沈一带成为全县农民运动的中心地区。

游击战初显锋芒

党中央“八七”会议和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传达到渭南县委后，中共渭南县委首先在王埝村成立县农协指挥部，组织全县农民抗粮抗款抗一切摊派，逐步准备游击

战争。王埝农民自卫队首先奉命赶到渭南县城附近的北张村，处死了反攻倒算、残杀农民、与革命势力为敌的地头蛇张炳南，震慑了敌人。

1927年冬，渭华一带的游击战争逐步展开。为了加强王埝农民自卫队的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王怀玺、王善智与原县农协委员长、共产党员李维屏，动员附近崖头村曾在旧军队当过营长的张彦明交出存放的长短枪。起初，张彦明不愿交枪，王怀玺等反复动员，晓以利害。语重心长地说：“你家存放这么多枪枝，这是人所共知的事，附近的土匪和地主武装早眼红了。他们不敢下手，是这里有我们的农民武装。如果没有这支武装，你早惹来杀身大祸了。现在我们需要你帮忙时，你却搪塞支吾，对得起众乡亲吗？”

张彦明终于答应将一二十支长枪和两把驳壳枪借给农民自卫队使用。

1928年初，渭南一带的反动分子及土豪劣绅在国民党驻军支持下，疯狂地向人民反扑。三张镇恶绅纠集当地地痞流氓，趁三张镇回龙寺过二月二古庙会之机，闯进党设在镇上的重要活动据点——民智小学，借口搬迁神像，砸坏桌椅门窗和教具，向革命势力挑战。接着，当地恶绅又勾结反动的基督教传教士李清莲，以传教为名，进行反动宣传。党组织决定予以反击。3月11日晚，王怀玺率领王埝农民自卫队三十余人，与渭南西原百余名党、团员一起，冲进三张镇，踏倒传教布道的帐篷，处决了反动的传教士李清莲。

不久，中共渭南县委指示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王埝农民自卫队在沈河川袭击伪区长、里正、值年及臭名昭著的恶绅郭映贤、大财主牛腿等，使农民武装斗争的形势进一步

高涨。

点燃武装斗争星火

1928年5月1日，渭南崇凝苏维埃大会使王埝农民自卫队十分振奋。当天晚上，王怀玺召集全体队员集体宣誓，表示投身起义。5月3日至4日，王怀玺率领农民自卫队相继参加阳郭、三张群众起义大会，与李大德领导的革命武装一起行动，配合群众，袭击了伪区长李玉林、牛星照及劣绅于金堂，砸了商号，毁了粮店，焚烧房屋，踏了三张警察所及厘金分局，逮捕并处死罪恶多端的厘金分局局长，掀起西原、沈河川农民武装起义的高潮。接着，王埝农民自卫队配合西原党、团员及起义群众，攻击地主武装，击溃乡绅郭照乾民团，连续袭击了牛家村、贺家村、李家村、郭家村及渭南县城附近韩马村的恶绅、高利贷者多人。在短短的几天时间，王埝村农民自卫队在渭南西原大大小小数十个村庄，燃起了武装斗争的革命星火。1928年5月上旬，陕东赤卫队在沈河川望冈岭成立，王埝农民自卫队改名为王埝农民赤卫队，属陕东赤卫队领导。

5月7日，天气晴朗，王埝村附近的白庙，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戏台上悬挂着一条横幅：“和平奋斗救中国”。大门口张贴着震撼人心的对联：“共共共，共出天下英雄；产产产，产出世界大同。”中沈区、上沈区、东原、西原数千群众云集台下，白庙农民暴动大会隆重开幕。王埝农民赤卫队担任大会警戒任务，几名队员把会前抓到的4名敌探推上台，进行审讯。不料，陕西地方军阀冯子明的先头部队利用白庙东北方向的复杂地形窜了上来。担任警戒的队员慌忙开枪射击，枪声

传到会场，王怀玺急速安排群众撤退，然后率领赤卫队阻击敌人。在王怀玺、王善智、王善信沉着指挥下，群众全部撤走，赤卫队且战且退，才摆脱了危险。

在这次撤退中，损失较大。赤卫队员王定、郭武身受重伤，农民夏礼清被敌砍伤，拉到看守所折磨致死，还有一位姓向的青年农民被敌枪杀，14位农民被捕。

此后，王埝农民赤卫队奉命保卫中共渭南县委机关。当时，县委处于指挥各地武装起义的紧张时刻，赤卫队跟随县委行动，日夜巡逻，百倍警惕。县委每次召集会议，赤卫队派出岗哨，严密警戒，并派出部分队员侦察敌情，捕捉敌探，有时赶到几十里外的西潼公路截击小股敌人和恶差。

血染故土谱壮歌

1928年6月19日，王埝农民赤卫队奉县委指示去西潼公路执行任务，刚出发不久突然与围剿起义地区的大批敌军遭遇。赤卫队队长王怀玺一面派人急奔冯家村竹村洞，通知正在开会的县委迅速移转，一面指挥赤卫队阻击敌人。疯狂的敌人发现赤卫队仅30余人，便蜂涌而上。赤卫队且战且走，撤退到塔山。

敌人尾追上来后，轰击塔山。敌人的炮火击毁了山上的蓆蓬和工事，赤卫队阵地变成一片火海。赤卫队被迫撤退，中途被大批敌军冲散。

6月24日，王埝村恶绅郭忠文带领清乡团闯回村子，放火烧毁80余间房屋，四处搜捕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

赤卫队员王来生、王进乾、史宏娃、史天德、史清芳与赤

卫队失散后，躲进王埝村南的一个地窑里，被郭忠文带领的清乡团包围，双方相持半日。恶绅郭忠文施展阴谋，以不伤害为条件谈判，王来生等信以为真，决定先出窑谈判后再寻机继续斗争。他们刚一出窑，郭忠文凶相毕露，喝令团丁夺下枪支，将王来生等捆绑，押到县城杀害。赤卫队员王善智、王善英、王维敬父子三人逃往渭河北，利用旧关系隐蔽在田市民团，郭忠文闻讯，立即纠集渭南国民党驻军，包围田市民团，将王善智父子三人逮捕，押到渭南县城惨杀了。共产党员王维敬临刑前毫无惧色，慨然地说：“我今年16岁，就吓破你们的胆，你们这些遭孽的也不会活几天。”赤卫队队长王怀玺、队员王善信、王景文侥幸逃出虎口，四处流浪，悲愤交集，身染重病，折磨而死。在敌人凶残迫害下，王埝村90多户农民死的死，逃的逃，**九月时间全村沉寂无声。**

附记：在撰写此文过程中，曾参阅了1927年1月30日《陕西国民日报》的《渭南沈河川农民大暴动》一文和王自新、郭明珍、宋蔚青、李凌云、李锦峰、冯桂选、冯宏儒、郭璧、姜兆莹、何寓础、李学初、贺璃丞等人的有关回忆材料。

十九颗闪亮的星 ——算王村诸烈士

李天喜 任尚勤

在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中，高塘原上斗争最出名的要算东王、大王、算王三个村庄。

算王村，位于桥峪河畔，在渭华起义血与火的斗争中，涌现出一批可歌可泣的英雄。

渭华起义前一年，算王村就建立了党支部，由王广录任支部书记，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反霸斗争。

渭华起义爆发后，算王很快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起义中算王村的赤卫队是一支较强的农民武装力量。赤卫队员中，有在许权中旅里经过专门训练的战士，武器装备除鸟枪土炮外，还配备快枪十四五支，武装起来的赤卫队员达80余人。

算王村有一恶绅王有信向农民任意摊派粮款。村苏维埃和赤卫队便发动全村群众，清算王有信的帐目，查出了王有信贪污的税款并令其退出。村中还有一作恶多端的奸细刘克纯，民愤极大，在强烈的呼声中，全村召开大会，宣布刘克纯罪状，并当场处死，为民除了一害。

算王村人穷，心齐，斗争土豪劣绅勇敢坚定，敢到虎口拔牙。当时高塘九里大恶霸王佐、李彦堂等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无人敢碰。1928年5月下旬，广录等带领算王赤卫队和三义、龙湾等12个村的农民群众，抄了王佐、李彦堂的家，没收了他们的粮食、烟土、银元等。但是二霸不知改恶从善，却和

群众结下了血海深仇。

6月初，反动军阀调兵遣将开始镇压渭华起义，田金凯骑兵师进攻工农革命军高塘司令部，村苏维埃主席王广录紧急动员群众配合工农革命军英勇作战。在集结的赤卫队员战士面前，王广录说：咱算王是个穷村，大家都是穷人，穷人要翻身，要革命，就要靠共产党，靠苏维埃。现在敌人进攻革命军，就是攻打咱苏维埃，就是砸咱穷人的饭碗，挖咱穷人的命根子，咱算王村的穷人，也不是好惹的，要拧成一股劲，豁上命，也要保住咱的苏维埃……。

队员一听，个个磨拳擦掌，纷纷表示：“咱算王穷人死也要死在一起，不死就和敌人拼到底。在王广录等人的带领下，数百名群众和赤卫队员一起，拿着武器，埋伏在大明寺老城下，将鞭炮放在洋铁桶里。当田金凯的骑兵冲来时，群众立即点燃鞭炮，齐声呐喊，十几条快枪齐发。顿时，呐喊声鞭炮声和枪声震响山川，有力地策应了工农革命军。田金凯骑兵部队，真假难辨，怕中埋伏，纷纷逃窜。

渭华起义失败后，算王村成了清乡团报复的重点目标。清乡团长李彦堂带领宋哲元军队血洗算王，李彦堂等气势汹汹地狂叫：“算王是共匪窝子，算没好人，给我烧，给我杀！……”

霎时，一间间民房，烈火升腾，化为灰烬，一个个英雄战士倒在血泊之中。清乡团抓住颜狗来、王发娃、王义娃、刘定娃、党潮娃、王来拴、王育兴、王进山、王忠娃等九名共产党员和赤卫队员，捆绑在一起，全部杀害在大路边。这天，清乡团在算王烧房96间，还拉走牲口5头。

不久，共产党员王松学、赤卫队员王尚坟、王东百、王羊

娃、王克桢、王丙伍、王书生等也先后惨遭杀害，苏维埃主席王广录、共产党员王育斌、陕东赤卫队队员毋宗英，也被清乡团追杀。

算王村先后有王广录等 19 人在渭华起义中，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坚贞不屈，献出了生命。

几十年来，这十九个英名，就象那高塘原上十九颗灿烂的明星闪烁在人们的心头。

生平简介

冀 月 亭

冀月亭，原名明信，河北省万全县人，生于1905年¹³。岁入本县县立高级小学上学，1921年考入河北省保定甲种工业学校。受“五四”运动新文化的影响，接受进步思想，参加反封建礼教运动。1925年冬进冯玉祥在冀东宣化县办的革命军干部学校学习，并经张家口党组织负责人王仲介绍入党。1926年春夏之交，月亭被党组织派往国民军内工作。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率部进军甘、陕，解西安之围。月亭在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部长刘伯坚领导下作政治宣传工作。11月到达甘肃平凉时，月亭同吴浩然一起被留在平凉地区，以省立第二中学国文教员身份作掩护，开辟党的工作，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成立了“新文化剧社”，走上街头进行宣传演出。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和共青团陕甘区委成立后，他俩秘密建立了中共平凉特别支部和共青团平凉特别支部。吴浩然任党的特支书记，冀月亭任团的特支书记。他俩在平凉地区积极领导发展党团组织，组织成立农民协会。1927年7月冯玉祥“清党”反共，月亭在该地区无法工作，被迫前来西安。到西安后即到陕西省委报到并汇报了平凉地区的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即派他到渭南地区开展工作，并将原名明信改为月亭。

月亭来到渭南，在县委书记肖明的安排下，担任共青团渭南县委宣传部长，公开身份是渭南县立中学国文、图画教员。他教学生写短文、办墙报，寓革命教育于文章和漫画之中。

他白天忙于教学工作，晚间办农民夜校。为后来的农民群众参加渭华起义作了大量的思想和发动工作。

1927年冬，党团渭南县委利用学校寒假期间，在县城东关高小创办了党团员军事训练班，冀月亭担任主要负责人，并兼任军事课，学员大都是县立中学、县立高小学生中的党团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宣化事件”后，敌人到处搜捕“宣化事件”的领导和师生，月亭即随党团县委机关秘密转移到农村。

为了侦察敌情，准备暴动，县委调冀月亭到县委特务科作侦察工作。他虽是异乡人，外地口音，人生地不熟开展工作有一定困难，但他还是机智勇敢，身藏短枪，深入虎穴，多次出入县城内外侦察敌情。1928年3月23日傍晚，月亭在县城东门外的北张村附近侦察敌情时，被敌人发现，他当即举枪向敌人连发数弹，终因敌人四面围追，不幸被捕，关押于西安西华门军事裁判处狱中，经多次审讯，月亭坚贞不屈，只字未暴露党的机密。1928年6月17日被敌杀害于西安北门外红庙坡，年仅23岁。

（张刚铃）

赵 雅 生

赵雅生，甘肃省天水市人，中共党员，1927年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任分队长，7月，跟随部队离开西安，沿渭水东下。7月30日晚，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长、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共产党员史可轩在富平美原被国民党驻军师长田生春杀害，雅生与其他共产党员坚定地站在维护部队团结统一的立场上，坚决拥护共产党员许权中为总指挥。部队接受冯子明改编，移驻临潼关山镇。原中山军事学校学员与政治保卫队合编为教导营，雅生任教导营第二中队队长。在与冯子明及隐藏在部队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斗争中，雅生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站在许权中一边。同年冬，部队移驻蓝田许家庙，反动势力剑拔弩张，预谋杀害共产党员许权中，夺取对部队的领导权。雅生坚决听从党的指挥，率领全中队严密监视反动势力，并担任警戒任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国民党军阀冯子明的诡计破产后，又率部尾追许旅，并派一股敌军抢占黑龙口，企图截断许旅退路。许权中立即派遣雅生率领教导营第二中队日夜兼程，提前占领黑龙口，粉碎了冯子明的又一次阴谋。

许旅移驻洛南县三要司镇进行整训。雅生积极配合旅党委教育部队，废除不良作风，严明革命纪律，发展党、团员，使部队的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1928年5月中旬，许旅一部在唐澍、刘景桂等率领下开往渭华地区。雅生也毅然随部队来到渭华。部队陆续到达华县瓜

坡镇南堡集中，决定就地起义，改编为工农革命军，下辖四个大队，雅生担任第一大队大队长。率队驻扎在秦岭脚下几个村庄，配合起义群众打击地主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

6月19日，敌人开始集中兵力大举进攻起义地区。雅生奉命阻击敌人。先后在寺城子、机子山指挥战斗，与敌拚搏。为了保存革命实力，唐澍、刘景桂命令部队撤进秦岭牛峪，由雅生率第一大队为先头部队，在前边开路。在鸡头关遇到敌民团阻击，雅生一举将敌民团击溃。部队越过鸡头关，占领洛南县两岔河镇。

两岔河镇地域狭小，部队给养十分困难，唐澍、刘景桂决定向南发展。6月25日，雅生率领第一大队开往保安镇。不久，商洛地区国民党驻军李虎臣闻讯，急派方少海率五旅之众日夜兼程，攻击第一大队。两军接火后，雅生指挥部队浴血奋战，但战局仍然十分危急。6月30日，雅生派人向总司令唐澍告急，唐澍立即率一中队人马驰往保安救援。7月1日清早，雅生在保安镇北街与唐澍相见，迅速报告了敌情。这时四周枪声大作，雅生急速返回驻地，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周围的敌人愈攻愈猛，雅生果断地下令突围，但是部队伤亡惨重，撤退到保安镇碾子沟时，又遭敌人包围，雅生率部激战一晚，同全队战友一起壮烈牺牲。

（高陵君）

王 文 宗

王文宗，原名稳，字子清。1904年出生于渭南市大王镇姜巷一个农民家庭。

文宗7岁时，入本村小学读书。13岁考入陕西省立第一中学。17岁考入陕西省法政专门学校。1927年在西安中山学院学习时，受到共产党员李子洲、魏野畴等老师的教育。这年夏，西北革命形势突然恶化，中山学院停办，文宗回到渭南县立中学任教。10月在校入党。受党的派遣同党员冯异生、郭壁等人参加了重建国民党渭南县党部的工作。文宗巧妙地利用各种关系取得了领导权，担任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和常委，并利用职务之便及时注意和掌握国民党内部的动向，及时地向县委书记肖明汇报，以便使党组织作出应敌对策。1927年冬渭南县反动当局与豪绅地主勾结，异常猖獗，企图破坏党的渭南地下县委所在地——县立中学。原任校长、地下党员负德邈引起敌人注意，不便于继续工作，党组织就安排王文宗继任校长之职。

“宣化事件”后，渭南反动当局，封闭了县立中学等十余所学校，逮捕了共产党员冀月亭和四十余名革命师生。王文宗为了保护师生的人身安全，不避艰险，亲自到伪县政府与县长袁翔力争，营救被捕人员。不料伪政府将文宗扣押，和冀月亭一起被押送西安西华门军事裁判处狱中，敌人严刑审讯，他始终坚贞不屈。于1928年6月17日同冀月亭等九位同志一起被敌人杀害于西安北门外红庙坡。殉难时年仅24岁。

（张刚铃）

李 维 俊

李维俊，陕西省华县金惠乡李家凹村人。1906年生，1923年从高塘小学毕业后，考入陕西省私立成德中学。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积极从事学生运动。1925年冬从成德中学毕业后，由西安返回家乡，在高塘小学任教。1926年初，经陈述善等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7月，根据党组织安排，担任高塘小学校长。1927年5月，中共陕甘区委派马文宪前来华县组建县委，马文宪在李维俊的安排下，以高塘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7月，中共华县县委成立，县委机关驻高塘小学。李维俊负责县委与陕甘区委之间的文件传递工作。他工作严密、细致，从未发生过差错。在教学工作中，他用科学的教育理论，改革陈腐的教学内容，把《社会科学概论》、《阶级斗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作为教材，对学生进行革命思想教育；同时，还利用节假日组织学生深入民众之中，开展革命宣传。1927年11月，李维俊和陈述善组织高塘、谷堆两所小学的师生在高塘镇召开悼念李大钊大会，揭露反动派血腥镇压革命运动、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罪行，用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和高尚品德教育青少年和革命群众。

1928年春，渭华地区正酝酿着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武装起义。在中共华县县委的领导下，李维俊发动学生和农民在高塘一带开展了对地主、恶绅高明礼、郭宝书等的斗争。处死了高的父亲。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注视。渭南“宣化事件”爆发

后，国民党反动军队突然包围高塘小学，李维俊和其他4名党员教师不幸被捕。敌人把李维俊等押解至西安，关押在西华门军事裁判处监狱。一到这里，敌人就给李维俊砸上了手铐、脚镣，紧接着便是连续的酷刑折磨。在惨无人道的刑讯面前，李维俊镇定自若，对党的机密守口如瓶，并且怒斥敌人倒行逆施的反革命罪行。当去探望的亲属见到他遍体鳞伤的惨状而失声痛哭时，李维俊反而劝慰他们不要悲伤，坚定地表示要和敌人斗争到底。敌人严刑用尽终未能使这位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屈服，1928年6月17日，李维俊和其他8位共产党员一起被活埋于西安北关。遇难时年仅22岁。

（蓝志国 李西京）

杜 宝 衡

宝衡烈士，字筱亭，化名杜昌，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佳县贺家沟村。母亲刘慈云是位温和善良的家庭妇女。父亲杜兰升在佳县通镇一家商号当伙计。伯父杜兰田是位大学问家，引导宝衡读书习文识字，宝衡少年时，就深恶痛绝纨绔子弟，有一次几个纨绔子弟把贫家子弟打出校门外，宝衡气愤不过就把贫家子弟组织起来，又把纨绔子弟打出校外。后经贫富双方家长调和，商定“互不侵犯”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923年，宝衡考入上海大学，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革命思想，1924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投身到革命烈火中。1925年全国大学生在上海会考，他名列第一，一时名震京沪。在党的指派下，宝衡参加上海倒段（祺瑞）大会，发表了热情激昂的讲话，博得到会市民的赞扬。后又参加日本在沪纱厂工人大罢工。1926年夏，因母亲患病，返回探亲，在百忙中还抢时间和佳县地下党一起开展活动。同时动员附近学校的青少年学生乔丁民、刘得禄等十几人到县城参加“振佳会”。他在会上作了打倒一切腐朽统治和振兴佳县具体措施的讲话。对当时不称职的教育局长张德华进行了无情的嘲弄：“呜呼张德华，资格太的差，不问教育事，天天麻将打……”没等母亲病愈，宝衡便急忙返沪。1927年转入武汉军校，约3个月，被任命为北伐军连长，攻打夏斗寅有功，升任营长。不久，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被驱逐出武汉。回陕后，在许权中部做政治工作，在渭华起义中，许部由潼关南原向渭华方面撤退，

李虎臣部随后尾追，宝衡与大队失去联系，被敌人俘虏，同6位战友一起被活埋于洛南县城郊附近，时年22岁。

(刘得禄 杜 安)

雷 广 林^①

雷广林，陕西华县东阳乡雷家胡磊人。1911年出生于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父亲雷震霄是清末秀才，任过经学教师，非常重视书法。广林受其影响较深，从小就练就一笔好字。

广林从谷堆高级小学毕业后，1927年考入渭阳中学。因受校内革命气氛的熏染，思想进步，学习认真，成绩也较突出。经同学李子贤、韩登甲介绍，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每次纪念活动和游行示威中，大都由广林承担书写标语、传单以及宣言等印刷品。他那秀丽有力的字迹吸引着无数群众，取得了满意的宣传效果。

1928年3月，反动当局查封了渭阳中学，他便回到家乡，参加反霸斗争。5月中旬，毅然加入工农革命军。积极投入反对大地主庞玉堂、刘青黎等的斗争行列，在革命大熔炉中得到锻炼。进而随部队粉碎了敌渭南县保安大队及孙连仲骑兵师的袭扰。在宋哲元坐阵指挥的第三次分进合击围剿中，我工农革命军经一昼夜的激战后，广林随部队退至洛南之两岔河、保安一带。立足未稳，又遇到李云龙部六旅之众的包围，展开了生死搏斗。终因弹尽援绝，我军伤亡惨重。雷广林同志也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献身。

（马 骏）

^①此文根据李醒吾回忆材料改写。

武 维 化

武维化，原名武金发。1909年10月生，陕西省渭南市丰原乡西姚村人。

1917年入本村初小读书，成绩优异。1922年考入赤水职业学校。因家境贫寒，赤职校长王尚德老师让他勤工俭学，免费学习。在王尚德、张浩如老师的亲切教育和培养下，他学习勤奋，劳动积极，忠厚老实，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在赤职求学期间，他阅读了《新青年》、《向导》、《共进》、《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籍。认识提高，文思大进。他利用晚上、假日经常深入到周围农村办夜校，教农民识字，讲革命的道理，教唱革命歌曲，组织农民协会。1924年8月经王尚德老师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赤职毕业后，维化无力继续升学。于1925年通过赤职党组织的关系，介绍到渭阳中学工作，公开身份是学校会计，实际是搞农运工作。他经常深入到农村，住在农村，教育农民向恶霸、地主、劣绅作斗争，帮助组织区、村农民协会。维化的会计室就是党团员的活动室、油印室。他的工资很少，还缩衣节食，把节省的钱粮支助给有困难的同学。

1926年11月下旬西安解围后，形势对革命较为有利，农运工作由秘密转向公开，中共渭阳特派武维化到固市板桥搞农运工作。他住在板桥，帮助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很受群众的赞扬。1927年春武维化由团转党，工作更为积极。5月7日“五一县”农民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县农协执行委员。

1928年3月17日当地反动驻军包围渭阳中学，查封学校，点名逮捕党、团员，武维化被捕，押解渭南监狱，在敌人严刑拷问下，他始终未暴露身份和组织。

家中得知维化被捕入狱，父亲把房屋土地卖了，花钱营救，但未能成功。在敌人的残酷折磨下，1929年10月的一天维化含恨而死。

（张刚铃）

李 占 魁

李占魁，甘肃临洮县人，原马鸿宾部排长，擅长骑射。1928年初，马鸿宾热衷于军阀混战，占魁极为愤慨，毅然率全排士兵脱离马部，参加许旅，任手枪队分队长。4月，商洛驻军李虎臣乘冯玉祥后方空虚，准备发动反冯战争，召开军事会议，通知许权中参加。许旅党委多数人认为当地劣绅已向李虎臣状告许权中，李虎臣对许旅早有野心，此行必定凶多吉少，不主张许权中参加军事会议。许权中认真分析了局势，力排众议，毅然决定闯闯虎穴，并挑选占魁等40余名忠实勇敢的手枪队队员一同前往。占魁欣然受命，跟随许权中闯进商县李虎臣处。为了保护许权中，他与队员们严密监视李虎臣的左右，时刻准备应付突然事变。

5月上旬，部队进驻潼关南原，一天，杨晓初、张汉泉跟随许权中去前沿阵地观察敌情，许旅一部在唐澍、刘景桂率领下，开赴渭南。随后，占魁跟随许权中赶到渭南地区，被编入工农革命军骑兵分队，驻渭南交界的箭峪村。高塘的军民联欢大会召开的当天晚上，他与第四大队其他十多名战友，跟随许权中深入敌巢，处死一个罪大恶极的劣绅，后又配合陕东赤卫队在渭南桥南东侧击溃敌保安团。6月初，他跟随许权中配合渭南西原群众和赤卫队，赶到沈河川，击溃一地主武装，杀死民团头子郭维平，后又步行数十里，奔上西原，捕获贺家村高利贷者、旧军官贺慎言，押到塔山处决。

6月19日，占魁跟随许权中、杨晓初在华县箭峪侯家崖与

薛自爽率领的10多名陕东赤卫队队员会合，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撤退。敌人愈来愈多，占魁他们顽强抵抗，殊死搏斗，击毙敌军多名。黄昏，为了掩护许权中和骑兵分队撤退，占魁带领几名战士断后，且战且退，阻击敌人。占魁摆脱敌人后，却与骑兵分队失散，只身赶到牛峪口，跟随部队撤退洛南的两岔河。占魁奋战数天，粒米未进，不幸牺牲。

（凌 君）

杨 培 琪

杨培琪，原名书娃。生于1904年10月27日，渭南双王乡杨刘村人。1924年入三原省立渭北中学新制十五年班，在共产党员李子洲老师的引导下，积极阅读《中国青年》、《共进》、《向导》、《共产主义 ABC》等革命书刊，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深入附近农村、学校宣传革命思想。1925年夏，在渭北中学参加进步组织——渭北青年社，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年暑期，培琪同留校三原、西安的渭南籍同学和渭南县初级小学教员14人，共同发起组织了“渭南青年社”。他被推选为领导人之一。这年秋，在王尚德的指导下，培琪参加了渭南教育界开展的反对渭南反动教育局长王述道的斗争。1926年初，培琪由团转党。接着，在三原县召开的各界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抵制仇货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组织各校师生上街游行，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寒假期间培琪回渭南参加了宋青在渭南城区组建中共渭南特别支部的活动。3月30日，共青团三原地委成立时，他被选为共青团三原地委候补委员。4月，任渭北中学团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1月被党组织派往国民联军孙连仲部政治处任宣传干事。7月，冯玉祥反共“清党”时，培琪在孙部无法立足，遂即离开孙部返回家乡，被党组织派往华县谷堆小学任教。“宣化事件”后，中共渭南县委调培琪担任县西北区区委书记，他很快恢复和建立了这个区的罗刘、杨刘、王贺村等党支部。

为了使宣化小学尽快开学复课，培琪以师生关系的身份，

前与地方劣绅、乐育小学校董李兰轩商量宣化小学开学事宜，李口头应允商量，却暗里勾结国民党渭南当局，以共产党嫌疑将培琪逮捕。审讯时，反动分子、原乐育学校校长田宝丰在法庭上当面栽赃陷害培琪参与“宣化事件”。后来，培琪被管押于西安西华门国民党军事裁判处监狱。敌人严刑拷打，指控他是“宣化事件”的参与者、渭华起义的活动分子。培琪宁死不屈。1928年9月9日被枪杀于西安。

（张刚铃）

郭 济 众

郭济众，原名栋梁，又名敏学。1896年出生在华县高塘镇腰村一个教育世家。学生时代，先后在县立谷堆小学、渭阳中学上学，1926年加入共产党。曾积极组织进步学生同学潮。

一次，因查抄一户豪绅的家，不慎丢失一条上面写有“渭阳中学”字样的扁担，数十名军警闯进学校。因党的地下工作人员早已获悉敌人举动，采取措施，才未造成大的损失。郭济众离开渭阳中学后，1927年5月20日，和共产党员赵颜明一起被派回高塘镇，开始组建高塘南片各村农民协会。9月，他同赵颜明、赵贵贤三人，秘密成立了中共高塘柿村支部，郭济众任支部书记，秘密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创办平民学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1928年初，高塘丰原里十八村苏维埃政府成立，郭济众当选为十八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渭华起义中，郭济众组织丰原里十八村和丰原里十六村数千名群众、赤卫队员游行示威，捉拿大恶霸孔宪文，抄了孔的家，烧了孔家房屋、油房和竹园。带领赤卫队在逮捕大恶霸薛中和时，薛依仗高墙大院和家丁枪枝弹药，负隅顽抗，屡攻不克。济众在情急事紧之时，脱掉衣裳，光着膀子，挥舞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冒着枪弹烟火，翻墙上房。一连砍死几个家丁，其余乖乖缴械就擒，薛中和侥幸脱逃。济众带领大伙分了薛家的粮食、牲口和浮财。从此敌人一听到郭济众的名字，更为心惊胆颤。

在反霸斗争中，郭济众也注意策略，采用非暴力的手段。

如先后对高塘田村李映升、南堡人称“庞先生”的中小豪绅不杀不烧,只当众烧毁地契、文约,没收其家产,由财经委员会分给贫苦农民。高塘腰村一个姓东的土豪在接受群众斗争之后,就主动将自己家的钱财、土地交给苏维埃政府,还把房屋腾出来给村苏维埃政府办公。从此,郭济众领导的反霸斗争更加深得人心。

6月19日,敌以三师之众,倾巢出动,屡经激战,工农革命军损失严重。20日,高塘工农革命军司令部和起义军民只得南撤秦岭山区。郭济众请示指挥部后,遂将赤卫队留驻蓼盘岭,监视和阻击敌军,掩护司令部撤退。

蓼盘岭,位于秦岭北侧,山势险要。登山而望,关中平原,尽收眼底,高塘三川,历历在目,夹在山谷间的箭峪河奔流而下。仅有的一条山路依山靠河,蜿蜒崎岖,这是高塘进东西涧峪伸向秦岭深处的唯一通道。

郭济众在这一重要战略据点,严密设防,除备有长枪队和预备队外,还架设土炮,堆起滚石,待机阻敌,终于完成了掩护任务。

济众率领赤卫队员,跟随工农革命军司令部退至洛南县两岔河,遂即进行整编,郭济众被任命为军需主任,后又随部队东进河南邓县,失败后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济众和赵颜明返回潼关、华阴一带开展地下工作。这时,济众家中房子、财产已被清乡团团长牛振龙、王佐劫夺一空,他东奔西跑,无处栖身,长期身处极为恶劣的环境之中,积劳成疾。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由华阴地下党负责人介绍他到西安上学。济众终因长期病魔缠身,无钱医治,于1937年不幸逝世。

(任尚勤 李天喜)

李 成 栋

李成栋，代号李木子。华县金惠乡李家崖人，1903年生。1926年底，经陈述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阳堡子底三教堂教书期间，白天向学生教书认字，传播革命思想，晚上办平民夜校，向农民讲解革命道理。他和共产党员赵德璧等人一起，秘密发展一批进步学生加入党团组织。

1927年3月至1928年3月，李成栋先后担任高塘谷堆小学党支部书记兼共青团高塘特支书记、共青团四区区委书记和谷堆小学支部书记。

渭华起义前夕，李成栋离开学校，深入农村，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和苏维埃。起义爆发后，他更是积极组织农民向土豪劣绅展开斗争。

起义失败后，清乡团反扑，搜捕李成栋，拆毁了他家的房屋，牲口、家什、财物被抢劫一空，全家人逼迫外逃他乡。李成栋逃到甘肃一家亲戚家暂居，后又返回。利用关系，几经周折，在洛南县巡检司一部驻军中担任上士文书，改姓黎。

后来，李成栋又脱离部队返回高塘原，在大明龙湾、太平寺一带教书，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终因常年废寝忘食，担风冒险，辗转奔波，饱经辛苦而积劳成疾，1934年病故家乡，卒年31岁。

（任尚勤 李天喜）

赵德壁 吉星照 赵振华

华县高塘原渔池村，有三位在周围有影响的苏维埃领导人，他们是赵得壁、吉星照、赵振华。

赵得壁，1904年生，幼时在谷堆小学上学，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夏在东阳堡子底小学任教，宣传新文化，讲解革命道理，在师生中秘密发展共青团员。

1927年初，经陈述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筹建中共华县渔池支部，任支部书记。7月，任中共华县一区农委书记。渭华起义中，任丰原里十六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积极组织农民开展反霸斗争。

渭华起义失败后，清乡团反扑，将赵德壁房屋烧毁，赵德壁只得逃到渭河以北，以教书为掩护，继续坚持地下斗争。1929年被敌逮捕杀害。

吉星照，1902年生，渭华起义时参加赤卫队，任丰原里十六村苏维埃组织、宣传委员。

赵振华，1907年生，共产党员。渭华起义时，参加赤卫队，任丰原里十六村苏维埃军事委员。

起义失败后，清乡团抄了吉星照、赵振华二人的家，迫使全家人逃跑在外。吉星照、赵振华逃到赤水镇，被清乡团捕捉，拉回高塘清乡团团部，严刑拷打。1928年7月初，被活埋在高塘水泉沟口。

三烈士牺牲后，被人们称誉为：渔池“三杰”。

（李天喜 任尚勤）

王怀玉 王振宇 王怀仁

王怀玉，又名王连。华县圣山乡老年村人，1907年生。1925年12月经王尚德介绍入党。

1926年至1927年6月，曾在大王村老君庵教书，在青年教师和进步学生中发展了王纯希、王端云、王贵贤等10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共大王支部，任支部书记。后又举办平民夜校，组建农民协会，开展反霸斗争。

1927年7月，离开高塘原，在许权中旅任排长。1928年5月中旬，许权中旅撤离潼关开往华县高塘参加渭华起义时，王怀玉所在的团队，未能拉出，被李虎臣部活埋于潼关南原。

王振宇，华县圣山乡大王村人，1910年生。1927年3月与王瑞云、王贵贤协助中共大王支部书记王怀玉，以老君庵小学为阵地，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宣传革命道理，组建农民协会，进行反霸斗争，曾任集贤里十一村苏维埃主席。渭华起义失败后，迫离家乡，1928年冬，贫病交加，死于蒲城县。

王怀仁，又名志亮，1908年生，华县东阳乡南侯北王村人。1925年秋在高塘原谷堆学校上学期间，经陈述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12月转党。1927年4月至9月任共青团华县特支书记，9月后在渭阳中学上学，利用假期，在当地的南侯、梁家、泽口、江村等地办农民夜校，向穷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1928年2月29日，参加了渭南党组织领导的宣化斗争。3月，任共青团三区区委书记。5月，任三友苏维埃政府主席。渭华起义失败后病逝。

（刘自胜 李西京）

闵天焕

闵天焕，1903年出生在渭南市丰原乡闵家前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7岁时，尽管家境困难，父亲还是把他送到本村初小读书。1927年天焕结识了地下党员闵继骞。继骞对他讲：

“我们要不受穷，就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咱们农民要当家做主人。”天焕第一次听了这话，很受启发，他激动地握住闵继骞的手说：“你说的真对。”从此后，他就和闵继骞经常一起参加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1928年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散传单、贴标语、传文件，工作干的挺出色。

1928年4月，在崇凝、丰原地区农民暴动前夕，闵天焕和其他党、团员去阿干抄了土豪蔺自种的家。时隔几天后，又参加了韩家庄、闵村打击恶霸韩自荣、闵永兰的斗争，没收了韩、闵二霸的财产，并把两家的木料等物分给贫民。

1928年6月22日，由恶霸闵清秀、蔺宝壁带路，县保安团前去闵家前村抓捕闵继骞和闵天焕，闵继骞翻墙跑走，房屋被烧毁。闵天焕不幸被捕。闵清秀恶狠狠地问闵天焕：“是谁抄我的家？拆我的房？”闵天焕坚强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家的财产是剥削穷人的，是我拆的，老子今天落在你的手里，要杀要斩随你的便。”闵清秀穷凶极恶地让团丁将闵天焕乱踢乱打，押解渭南县城，一路上又残酷毒打，闵天焕坚强不屈，骂不绝口，到了龙尾坡下，残暴的闵清秀令团丁脱掉天焕的衣服，把天焕从头到脚连砍数十刀。闵天焕壮烈牺牲。时年25岁。

（张刚怜）

王 养 全

王养全，原名虎娃。渭南市丰原乡窟琦村人。生于1897年。父亲一生务农。8岁在本村私塾就读。他聪明好学，毛笔字写得很好。

1923年，王养全就投入了当地农民的“交农”斗争。这年12月26日他随东原交农队伍来到龙尾坡底瓦塔村老爷庙前，同县知事孙秉文、劣绅田德全等人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孙秉文被迫在广众面前宣布：“月麦粮款全部豁免。”而田德全却说：“我看还是免一半吧。”当场激起民愤。站在最前列的王养全、王秉治等人立即将田德全从桌子上拉下来。群众一轰而上，用锄、锨、镢头等农具将田德全打得当场毙命。

1926年夏，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的霍世杰、王树积来到窟琦村，同郭仕斌、何思杰、郭维荣一起组织农民运动，建立党的组织。这时担任东西阳里正的王养全，由于敢于伸张正义，办事公道，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经郭维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被选为村农协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

1927年10月的一天，在省第一混成旅当营附的田德全的儿子田宏轩密令士兵罗天俊、郭发荣把王养全枪杀于闵家村庙前，时年30岁。

（张继成）

宋 生 辉

宋生辉，陕西省华县杏林镇沙圪塔村人，1907年生。1926年秋冬之交，生辉在西安民立中学读书时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他受西安党组织派遣，与共产党员韩鼎等回华县发动和组织农民运动。生辉跟随杜松寿等首先深入乡村小学，与小学教员建立联系，通过他们与农民直接见面，开展工作。县农协筹备处成立后，与国民党县党部密切合作，成立工农兵学商联席会议，由生辉具体负责日常工作。1927年初，生辉协助杜松寿在华县城内单级小学相继召开全县农民运动动员大会和第一次农民代表会议，制定农协会组织章程，决议举办全县农民运动讲习所。2月，生辉参加中国共产党，后被推选为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此时，一些土豪劣绅及反动分子乘机包办少数基层农协，纠集暴徒殴打村农协执委，农民纷纷到县农协诉苦，要求惩处恶绅及暴徒。生辉极为愤慨，带领农民自卫军赶到劣绅反动气焰极为嚣张的水城堡、车徒里等地，逮捕劣绅阎竹亭、周全孝等，送交县署严惩，鼓舞了农民革命情绪。

1928年初，生辉受党组织派遣，翻山越岭，到洛南县三要司镇许权中旅工作。不久，他被许权中派回华县招收新兵，为这支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做出一定的贡献。5月中旬，生辉跟随许旅一部奔赴华县高塘镇，配合渭华农民武装起义，他负责侦探工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利用各种关系，深入敌腹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6月下旬，渭华起义失败后，生辉毅然告别还在蜜月中的妻子和其他亲属，接受陕军刘文伯师改编。

生辉跟随部队跋山涉水，开往河南省，在邓县淦滩一带被当地红枪会包围，部队被打散。生辉与王曙忍饥受饿，昼伏夜出，返回华县故乡。不久，生辉与党组织接上关系，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交通员。几天后在西安市东大街被反动分子吕绍雄认出出卖，遭捕入狱，关押在西安西华门军事裁判处。面对严刑逼供，生辉威武不屈，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革命气节。敌人从生辉口里捞不到什么，甚至还弄不清生辉的身份，就决定下毒手了。在临死之际，生辉镇静异常，从容不迫地向难友们颌首告别，走向刑场，慷慨就义。年方21岁。

（李树田 侯尚俭 李效白）

周 德 俊

周德俊，1900年9月出生于渭南市线王乡冯家堡。

1926年他积极投身于农民运动的洪流。1927年春，共产党员冯养浩在本村办平民夜校，德俊积极参加学习，懂得了一点列宁主义的革命真理。2月间经冯养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他和其它党员一起组织村农民协会。1928年5月崇凝苏维埃成立大会之后，他和向忠仁、向忠英在郭向冯村建立苏维埃。后又参加了陕东赤卫队，亲自参加处决了假借共产党名义向农民胡乱摊派大烟的土豪向作英。在陕东赤卫队里，他积极协助经济股长孙敬堂，为赤卫队在塔山，以及周围的清明山、半截山、凤凰山搭了一百多间茅棚，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和衣物等。

1928年6月，赤卫队长李大德派他去王埝村寻找县委领导联系工作，因坏人告密遭敌追捕，他逃往西姚堡沟内一个窑洞里躲避，被郭绪里还乡团团团长李有仲带领敌军逮捕。敌人用铁丝从他的锁骨穿过，栓在一匹马尾巴上一直拖到崇凝镇，又被捆在一个石柱子上。敌人严刑拷打，进行审讯，德俊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凶恶的敌人用大刀先砍下他的双臂和双腿，然后杀害。德俊就义时年仅28岁。

（张继成）

英 名 录

渭华起义部分牺牲人员英名录

杜耀章 华县圣山乡铁里村人，1902年生，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骑兵分队排长，在起义作战中牺牲。

余章海 洛南县人，1928年2月参加革命，时为会仙台农民协会会员，起义中被敌杀害于洛南县会仙台。

宋志全 华县东阳乡宋家斜人，1892年生，1928年入党，起义时任村苏维埃代表，在战斗中牺牲。

吴丙信 洛南县人，1928年2月参加革命，时为会仙台农民协会会员。起义中被敌杀害于洛南县会仙台。

郑宝山 华县阎岩村人，1908年生，共产党员。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侦察员。被敌杀害于华县赤水镇。

张志忠 华县赤水镇三涨村人，1909年生，共产党员。起义时在战斗中牺牲于华县高塘镇。

张万海 华县大明乡水渠村人，1906年生，革命群众。在起义中牺牲。

高满满 华县大明乡赵家村人，1898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在起义作战中牺牲。

高女子 华县大明乡秋华沟人，1903年生，革命群众。起义作战中牺牲于华县东阳乡马原村。

韩振邦 华县东阳乡南堡村人，1907年生，1928年入党，起义时任赤卫队分队长。被敌杀害于华县高塘镇。

韩立乾 华县东赵乡郑村人，1909年生，团员，起义中任工农革命军侦察员。被敌杀害于华县赤水镇。

韩崇仁 华县东阳乡留马村人，1909年生，共产党员。起义作战中牺牲于华县高塘镇。

詹理娃 华县大明乡詹村人，1896年生，革命群众。起义作战中牺牲于华县金斗峪。

储春江 洛南县人，1928年2月参加革命，起义时为会仙台农民协会会员，起义中被敌杀害于洛南县鸡头关。

王居贤 华县东阳乡留马村人，1883年生，起义时任村苏维埃代表。被敌杀害于华县谷堆小学。

王纪生 华县高塘镇王岭村人，1891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本村。

刘效智 华县东阳乡拆子头村人，1906年生，共产党员，起义时任涧峪口村苏维埃军事委员，被敌杀害于华县高塘镇。

史关锁 华县圣山乡铁里堡人，1902年生，共产党员。起义失败后，1928年7月被敌杀害于朝邑县（现为大荔县）。

左战彪 华县圣山乡大王村人，1907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本村。

史和平 华县大明乡水渠村人，1905年生，革命群众。起义中被敌杀害于华县罗家凹村。

同向德 华县高塘镇同家村人，1881年生，1928年入党。起义时任陕东赤卫队大刀队小队长，被敌杀害于华县圣山乡杜家湾村。

吕建清 华县大明乡吕楼村人，1892年生，革命群众。起义失败后，1928年7月被敌杀害于本村。

吉福生 华县高塘镇吉尧村人，1907年生，共产党员。起义失败后，1928年7月被敌杀害于华县高塘镇。

同西觉 华县高塘镇同家村人，1896年生，共产党员，农

民协会代表。起义失败后，1928年7月被敌杀害于华县高塘镇。

杜有志 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人，1900年生，共产党员。起义时任堡子底村党支部书记、苏维埃宣传委员，被敌杀害于本村三教堂。

杨克彦 华县东阳乡江村人，1898年生，1928年入党，起义时任快枪组组长。起义失败后，被清乡团追至箭峪口村，用铁叉戳死在其岳父家中。

李彦林 华县圣山乡大王村人，1906年生，共产党员。起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渭南县城。

汪改明 华县高塘镇北村人，1892年生，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炊事员，被敌杀害于华县高塘镇腰村。

李耀坤 华县东阳乡胡磊村人，1913年生，起义时为赤卫队员。1928年秋，在河南省作战牺牲。

宋彦虎 华县东阳乡宋家斜人，1903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华县县城。

陈居敬 华县东阳乡宋家斜人，1903年生，共产党员。起义时任赤卫队员、村苏维埃代表，被敌杀害于华县大明乡桥峪口。

杨义堂 洛南县人，1928年2月参加革命，时为许权中旅经管粮台，起义时被敌杀害于洛南县永坪。

杨庄娃 洛南县人，1928年2月参加革命，时为许权中旅经管粮台，起义时被敌杀害于洛南县永坪。

周双仓 华县东阳乡胡磊村人，1909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队长，被敌杀害于华县县城。

张云杰 华县圣山乡寺前村人，1901年生，共产党员。起

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本村。

杨久娃 华县东阳乡江村人，1910年生。起义失败后，1928年7月，被敌杀害于华县圣山乡移山庙。

张万林 华县人，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战士。1928年8月，被敌杀害于洛南县张坪。

赵映升 华县高塘镇寺城子村人，1908年生，共产党员。起义时任村苏维埃代表，被敌杀害于华县高塘镇。

郝正龙 华县圣山乡圣山村人，1894年生，共产党员。起义时任交通员，被敌杀害于华县圣山乡移山庙。

赵继娃 华县高塘镇新城堡人，1902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华县高塘镇。

赵炳坤 华县大明乡甘河村人，1900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华县金堆镇。

保保 华县大明乡方寨村人，1902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华县金惠乡马峪。

侯兆祥 华县东阳乡侯岩村人，1906年生，起义时任村苏维埃委员，被敌杀害于华县东阳乡石嘴子村。

赵有心 华县高塘镇新城堡人，1895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华县高塘镇。

姚友娃 华县大明乡姚河村人，1906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华县金斗峪。

贾桂学 华县东阳乡南堡村人，1894年生，起义时任苏维埃代表。1928年7月，在洛南县古岗坪战斗中牺牲。

郭官保 华县东阳乡小村人，1906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被敌杀害于本村。

郭生发 华县高塘镇郭岩村人，1903年生，起义时任赤卫

队队员，被敌杀害于华县高塘镇。

郭多娃 华县高塘镇吉河村人，1892年生，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战士，被敌杀害于华县县城。

韩仲文 华县高塘镇朱张村人，1903年生，起义时任赤卫队队员，被敌杀害于华县高塘镇。

韩登甲 又名韩仓娃，华县金惠乡韩家凹人，1907年生，起义时任苏维埃代表，被敌杀害于户县。

潘桂毓 华县圣山乡潘家原村人，1905年生，共产党员。起义失败后，1928年7月被敌杀害于本村。

吉顺心 华县高塘镇枣园村人，1895年生，起义时为赤卫队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敌逮捕，1932年在西安英勇就义。

韩志龙 又名韩喜新，华县金惠乡韩家凹人，1912年生，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起义失败后，1932年被敌逮捕，杀害于渭南县。

薛子正 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人，1896年生，共产党员，起义时任堡子底村苏维埃经济委员。起义失败后，逼迫流落外地，1932年病故。

蒋坤龙 洛南县人，1928年2月参加革命，时为会仙台农民协会会员。起义失败后，被敌逮捕，在洛南县监狱中折磨致死。

张汝慎 渭南市官道乡大什村人，1905年生。1927年参加革命，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起义开始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指导员。起义失败，部队撤退洛南县，在保安镇战斗中，壮烈牺牲。

张根通 渭南市桥南镇杨魏村人，1902年生。1927年入党，杨魏村苏维埃主席。起义时被敌杀害于渭南县城。

贺道娃 张奎奎 二人均是渭南市桥南镇杨魏村人，分别生于1900年和1884年，起义时任村苏维埃成员。被敌杀害于渭南市老城西门外沈河滩。

郭房娃 渭南市桥南镇姚郭村人，1885年生，起义中任村苏维埃成员，被劣绅郭丙智杀害于本村。

郭彦昌 郭守娃 田四虎 三人分别出生于1895、1883和1894年。起义时任村苏维埃成员，起义中被恶绅郭生杰杀害。

郭牢娃 渭南市桥南镇姚郭村人，1903年生，起义时任村苏维埃成员。被华县民团团团长王邦太杀害。

时水平 渭南市桥南镇时象村人，1878年生，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恶绅段开娃杀害。时年50岁。

剡毓秀 渭南市桥南镇剡村人，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起义时任赤卫队员，参加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起义失败后仍在兰田霸源一带坚持斗争。1932年8月被本村恶霸剡景华杀害，时年26岁。

郭玉柱 渭南市桥南镇张口村人，1895年生，起义时任村苏维埃成员，被劣绅段开娃杀害。

张绪明 渭南市桥南镇寺峪口村人，1904年生，张绪昌之弟。起义时任陕东赤卫队队员，被恶绅李怀有杀害于花园庵。

张丙辛 渭南市桥南镇寺峪口人，1903年生。起义时任村苏维埃成员，被恶绅张怀彦杀害。

张四娃 渭南市线王乡权张村人，1910年生，1927年加入共青团，起义时任苏维埃成员。作战中被敌军杀害。

杨江水 渭南市花园乡岭东人，起义中任陕东赤卫队员，在兰田县青峪遭敌杀害。时年24岁。

魏春茂 渭南市花园乡长魏村人，1902年11月生，起义中任村农协委员，被恶霸魏凤岐杀害。

张令引 渭南市花园乡花园村人，1910年4月生。起义时任赤卫队员，在塔山战斗中牺牲。

郭康娃 渭南市花园乡三联村人，1908年生，村农协会员，起义失败后，被敌军逮捕杀害。时年20岁。

甘冻生 渭南市程家乡甘庄村人，1892年生，1927年冬经张宗适、张芳信二人介绍加入共产党，起义失败后，1928年7月，被清乡团杀害于渭南城西沈河滩。

郭仕杰 渭南市丰原乡郭堡人，1912年生，起义时担任工农革命军通讯员，起义失败后，随军退入南山，1928年7月1日在洛南县两岔河战斗中壮烈牺牲。

刘春林 渭南市桥南镇黑张口村人，1927年加入共产党，起义前后曾参加打击土豪张春合、郭绪里，处决劣绅薛海林的斗争。起义失败后在兰田县青峪一带坚持斗争。1928年冬在华县箭峪山被反动民团逮捕，枭首示众。

杨居忠 杨居仁 同胞兄弟，渭南市桥南镇杨窑村人。居忠生于1906年，居仁生于1907年。1927年秋兄弟二人经孙敬堂介绍加入共产党。起义时，兄弟二人同时参加工农革命军。居忠担任交通员，居仁担任侦察员。起义失败后，兄弟二人仍继续坚持斗争，1928年秋，居忠因参加打击华县反动民团团团长牛振龙被捕活埋于高塘镇，时年22岁。居仁被华县王帮太民团逮捕枭首示众，时年21岁。

张仕杰 原名松山，渭南市丰原乡西门堡人。起义中参加陕东赤卫队，同薛增平、张兴汉等捉拿处决了劣绅薛宗周。起义失败后随工农革命军退入洛南，1928年7月1日在洛南保安

镇战斗中牺牲，年仅15岁。

李树升 龚兔娃 二人是渭南市程家乡奕家乡村人。李树升生于1906年，龚兔娃生于1905年，二人同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中二人先后参加打击土豪任思俊、程学道、郭长保、刘巩华、姚俊贤的斗争。起义失败后二人隐蔽在渭河以北坚持斗争。1928年秋，二人在设伏打击还乡团团长郭章保时，李树升被敌击伤无法医治而死，龚兔娃被敌包围，身中数弹牺牲。

常运江 胡羊生 二人都是渭南市程家乡张岭村人，常运江生于1908年，胡羊生生于1909年。胡羊生1927年春在赤水职业学校经张文彬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又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春，张文彬又介绍常运江加入中国共产党。渭华起义爆发前后，常运江、胡羊生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渭华起义失败后，两人都流落华阴县敷水一带，被还乡团追捕，押回程家乡民团团部，同时被乱刀砍死。

吕拉柱 渭南市丰原乡吕家村人。1904年生。1927年参加革命，赤卫队队员。渭华暴动期间，身披红绸子，手持大刀，配合暴动打土豪，杀劣绅。烧了本村吕永贵、吕永平、吕永乾三土豪的房屋。渭华起义失败后，被赶门在外，1929年被捕，在崇凝镇被地主民团杀害。时年25岁。

吝思奇 渭南市丰原乡阿干村人。1902年生，1925年后，相继在桥南乡天刘小学和丰原乡三星村小学、曹家小学任教。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农协会员。1928年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逃往渭北、潼关、西安等地，后被敌人抓捕，活埋于西安北门外。时年26岁。

张举娃 渭南市丰原乡木张村人，1902年生，1926年参加

革命。起义中，杀死本村恶霸张书娃。起义失败后外逃失踪。

李柱娃 渭南市桥南镇昌李村人，1901年生，村农协委员。起义失败后被本村还乡团长李忠仁杀害。

李彦胜 渭南市桥南镇昌李村人，1897年生，村苏维埃成员，起义失败后被还乡团团长李忠仁杀害。

李熊娃 渭南市桥南镇昌李村人，1898年生，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被还乡团团长李忠仁杀害。

李树欣 渭南市桥南镇昌李村人，1900年生，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被还乡团团长李忠仁杀害。

李弟娃 渭南市桥南镇昌李村人，1899年生，村苏维埃成员，起义失败后，被还乡团团长李宗仁杀害。

张宝娃 渭南市花园乡花园村人，1901年生，村农协委员，起义失败后，被劣绅魏凤歧抓捕入狱，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1929年4月被折磨致死。时年27岁。

张全胜 渭南市花园乡庙底人，1906年生，农协成员，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随工农革命军转移，后失踪。

程德治 渭南市线王乡线王村人，1913年生，1927年在长稔学校上学时参加共青团，参加清算土豪劣绅的斗争，任村苏维埃成员，起义失败后，逃到三原，1929年病故。

田仲玉 渭南市线王乡申田村田堡人，1888年生，1927年曾任东南区农协委员，起义失败后被敌逮捕入狱，在狱中英勇斗争，同年7月被折磨致死。时年40岁。

杨发元 渭南市城区西张村人，1886年生，农协会员，参加反对劣绅民团团团长张双基的斗争，1928年8月16日被张双基枪杀。时年42岁。

回忆 故事

王授金遇害前后^①

徐振夏^②

1927年初秋的一天早上，我与东日曙去高塘小学，找马文宪老师汇报工作。发现马文宪的屋子里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人，我忙向后退，被马文宪喊了回去。马文宪笑着问：“你们读过王授金老先生的文章，不是很想见见他吗？这位就是王授金先生。”我和东日曙十分敬佩地说：“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先生？”

“叫王授金。”王老先生微笑着说。

我们仔细打量着这位革命老前辈。他中等身材，穿着灰布长衫，留着大背头，面容慈祥，平易近人，根本看不出是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

马文宪脸色严峻，低沉地说：“大革命失败后，王授金同志处境危险，党组织决定派他暂时来高塘帮助咱们工作，咱们一定要保护王授金同志的安全啊！请你们二位多加留心。”

我俩慨然应诺。

王授金开始主要是协助王林、马文宪组建中共华县县委。为了使县委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他向县委提出过许多建议。他说：“党要发展壮大，首先必须做农民工作，如果离开农民群众，党的发展不过是空洞的口号。”

^①根据徐振夏1983年11月中旬两次谈话和访问记录整理。

^②徐振夏，华县高塘镇人，解放后一直在家务农，现已病逝。

王授金多次与赵锡琰、陈述善、王拯民、霍世杰、李成栋、赵德壁交谈，研究高塘地区的革命发展问题，他高兴地说：“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到处白色恐怖，没料到高塘还是这样红，真够得上陕西的‘小莫斯科’。”

中央“八七”会议及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传达到华县后，王授金与霍世杰等人多次深入乡村，与农民促膝交谈，了解农民生活的疾苦，宣传党的武装斗争的主张。他态度和蔼，生活俭朴，谈话有条有理，很受群众的喜爱。

11月中旬，王授金与霍世杰在高塘镇主持召开了农民协会宣传大会，五六千农民携带土枪、长矛、大刀、棍棒威武地赶到会场。王授金在会上慷慨陈词，抨击国民党背叛革命、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号召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他讲的生动透彻，引人入胜。会后，由霍世杰任总指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几天后，上级党组织相继抽调王授金、霍世杰到外地活动。

1928年5月，王授金跟随许权中旅一部撤离潼关战场，奔赴华县高塘，参加渭华起义。他被分配到工农革命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住在共产党员郝志中家中。

这时，渭华起义地区的广大农民群众正在打土豪，分财产，建立苏维埃政权。虽然党在起义前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苏维埃，但是，苏维埃到底是什么性质？它的任务是什么？与农民协会有何区别？群众中许多人并没有理解。为了提高群众的革命觉悟和认识，王授金与王尚德、梁德邻等四处奔波，常常到各村宣传，解释苏维埃，积极鼓动群众团结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开展斗争。一些村子成立苏维埃时，他亲自赶到会场讲演，宣

传苏维埃的性质和任务，使许多群众心明眼亮。6月上旬，他又积极协助王林、章子文筹备渭华苏维埃，并参与起草苏维埃的章程、条例，书写标语，组织群众搭台子，准备召开大会，由于敌人向起义地区发动猖狂进攻，渭华苏维埃未能正式成立。

6月20日，在渭华地主武装和国民党军队联合进攻下，工农革命军暂时撤至洛南。敌人在起义地区实行疯狂的烧杀政策。华县县委负责人将授金同志安排在南山脚下的共产党员刘勋先家里隐蔽。刘勋先让王授金住在后屋的一间房子，除了一些党、团员外，不许任何人到后屋去。

刘勋先的儿子刘武当时只有六七岁，每天给王授金送水送饭。王授金很喜欢刘武，教他识字、唱歌，一有机会就讲故事。

王林、郝志中、东日曙常常在夜间找授金交谈。当时王授金听到许多战友被敌人挖眼、剖腹、割舌、剥皮、剁脚的情形，愤慨的骂道：“这帮残无人性的东西，一定不会有好下场！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人民会起来报仇雪恨的！”

后来，敌人搜捕的风声越来越紧。王授金为了不连累刘勋先一家，他执意要离开渭华地区。刘勋先、郝志中、王林和我力劝他再等几天，王授金说：“我绝不在这儿呆了，我要投入战斗，叫这帮家伙也不得好死！”

众人实在无法挽留，授金执意要走，就巧扮成医生，由我陪同，于一天黎明时分向西走了。我将他护送到龙王庙，挥泪话别。不料他刚走过龙王庙，就被王佐的清乡团挡住去路。敌人问：“你是干什么的？”

“行医的。”他镇定地回答。

这时，庙内的敌人闻声赶出来，有一个外号叫“一枝花”的恶丁高辛生上下打量了一下王授金，突然奸笑道：“哈哈，你不是王先生吗？听说你和王团总是同窗，怎能不告而辞呢？‘请’，到团总那里一叙吧。”

王授金心里明白了，知道他说的团总就是当地大恶霸王佐，料定凶多吉少，斩钉截铁地说：“走！我正想看看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当晚，王授金被拉到高塘镇，关押进王佐的清乡团。

几天以后，敌人抄了我哥哥徐振化（当时任中共五一县委书记）的家，把我和徐怀智、阎志道抓起来，押进高塘清乡团，与王授金关在一间牢房。王授金已经过了几次堂，遍体鳞伤。我惊慌地扶住他，一边擦拭着他脸上的血迹，一边轻声呼唤。他睁开双眼，一见是我，十分吃惊：“怎么回事儿？”

“王先生，不要紧，敌人抄我哥哥的家，把我们抓来了，我的身份没有暴露。”我低声说。

“好，好！在这种时候要经受得住考验，绝不能对敌人说真话！”

我连连点头，泪水模糊了双眼。王授金低声嘱咐我：“要坚强！无论遇到多大压力，也要拼命顶住！你还年轻，要争取出去参加新的斗争！”

一天晚上，王授金被敌人带到邻居过堂^①，因为有一墙之隔，敌人狼嚎般的吆喝声和动刑的响声我听得十分清楚。我听出叫嚷最凶的尖嗓门就是高辛生。

敌人问：“你躲在谁的家里？由谁和你联系？”

^①过堂就是审讯。

“不知道！”王授金斩钉截铁的回答。

“打！”敌人狂叫着，抽打着。

王授金疼痛难忍。

“谁是你的同伙？”

“不知道！”

敌人对王授金用杠子压，用烙铁烙，只听王授金不住地厉声大骂敌人。

“你是产产客^①吗？”

“是的，我是共产党员！”

“还有谁是共产党？”

“不知道！”

“你是哪里人？来这儿干什么？”

“我是咸阳人，来这儿消灭你们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土豪劣绅！”

“老汉，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想死还是想活？”

“落到你们手里，我根本不想活着出去！要杀要砍，随便！”

“想死？没有那么容易！来人！灌辣椒面！”敌人狂叫着。

整整用严刑折磨了一夜，直到黎明前夕，王授金才被拖进牢房。我们三人急忙围了过去。王授金已经昏迷不醒，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苏醒过来，可是他的双腿已被压折，浑身血肉模糊，被烧焦了的皮肤发出阵阵恶臭。我们都满含热泪，王授金却笑着说：“这算不了什么，革命者从来不怕死。我这一生

^① “产产客”即敌人对共产党的蔑称。

快走完了，但是我对党的事业充满了信心，一切全靠你们年轻人，别伤心，打起精神来，拿出勇气，坚持斗争！”

一连几个晚上，王授金被拖出去过堂，最后一次回来，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1928年8月初的一天晚上，天色阴沉，闷热异常。王授金又一次被拖出去了。高辛生和几个刽子手装腔作势地问：“老汉，只要你肯与我们合作，保证不再让你吃苦，还可以保你回家去。你这么大年纪了，何必受这份罪呢！你说，还有谁是共产党？共产党的县委在那里？是谁带头烧杀财东的？”

“不知道！”王授金铮铮地回答。

“你这个老家伙，难道真的不想活了！”恶丁提高了嗓门威胁着。

“呸！你们这群恶魔！落到你们手里，我就没想活着出去，今天我王授金死了，明天还会有成千上万个王授金站出来，他们会报仇雪恨的，你们的末日不远啦！”

敌人无可奈何地把王授金拉到山神庙杀害了，尸体抛入河中。

几天后，我被人赎出牢房，获得自由。1929年初，党组织利用各种关系将我安插进民团，开始给团长潘础山当师爷，后升任副团长、团长，通过关系在县上买到执法权，可以先斩后奏。我想起王授金的惨死，想起许许多多冤死的战友和群众，决定消灭最反动的敌人，报仇雪恨。一天，我派一排长指定两个人去杀恶丁高辛生。团丁潘贵富等奉命执行任务。一两个时辰后，他兴冲冲地来报告：“已把高辛生杀死。”排长提醒我说：“打蛇不死反遭殃，你这个团长怎么当的，怎么这样马虎，为啥不去验一下尸？”我采纳了他的意见，带人去验尸，

高辛生果然没有死，正在地上挣扎呢！我立即补了几枪，打死了这个罪恶累累的刽子手。

接着，党组织又命我处决屠杀革命志士的恶棍王双善。我带人寻机捕获该恶棍，不料，绅士李普刚来说情，“都是同乡嘛，伤咿人命干啥呀！”我心想，王双善杀人如麻，残害的革命志士何止一两人？但是，为了不暴露身份，我令人暂时放了这条毒蛇，以后再找机会。有一天，我们又捕获了王双善，拉到村外处死，为许多死难烈士伸了冤。后来，我利用我的公开身份和这支武装，一面掩护当地党、团员及亲属，一面掩护许多党的重要负责人南来北往。

解放后，屠杀王授金的大刽子手王佐也被人民处以死刑。

时隔五十多年，王授金这位革命老前辈高大的英雄形象、铮铮的铁骨、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一直使我刻骨铭心，永志难忘。

（薛剑辉 整理）

我的爸爸马步益^①

马秀芳

我的爸爸马步益，1928年春参加渭华起义的准备工作，不幸被捕入狱，遭敌残酷迫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离开我们时年仅26岁！

我爸爸1902年生于华县城关马家斜村，原名马呈祥，曾改名马步迅，最后由老师给他改名为马步益。1918年前我爸爸曾在华县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受顾熠山等老师的教导，1919年至1923年在华县私立咸林中学的第一班就学。他思想进步，积极要求参加革命。在魏野畴、王复生等革命教师的教导下，和学校的进步组织学生“自治会”、“读书会”、“体育会”、“励志社”等有一定的联系。并与关中哲、宋孔源、杜松寿、杨冲屿等人经常在一起，共同学习、活动。1923年7月他从咸林中学毕业，第二年和华县的马立武一同考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又考进西北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外语系没有毕业，党组织就选派他到华县县立高小任教，开展革命工作。

1926年12月至1927年1月，他在县高小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里，讲授军事常识，负责军事训练，为开展农民运动积极培养干部。他忙完工作多半是夜间回家，就这样还常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对我们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他给我们教的儿歌至今还

^①本文原载《革命英烈》1986年第3期。

记忆犹新。有一首叫《勤劳的小蜜蜂》，歌词是：“嗡嗡嗡，嗡嗡嗡，飞来一群小蜜蜂。飞到西，飞到东，飞到花园中。采蜜忙，采蜜忙，采蜜为了做口粮，过冬温饱做食粮。”还有一首是：“操衣操帽，操出三根快炮，打倒坏人，好人哈哈大笑。”

我爸爸身体魁梧健壮，经常身穿长袍，头戴礼帽，精神十分乐观。他喜欢练武术，性情刚直，对不合理的事情敢于当面批评或斗争。记得有一次，县上的差人到我家催粮要草，敲诈勒索，吓得伯父忙摆烟盘子招待，被爸爸碰到，他拿起一把雨伞，劈头就打，打得差人狼狈逃窜。1927年他在县高小任教时，党派王述绩来华县搞宣传工作。顾熠山校长请了一些进步教师，如宋宜轩、郭甲照等人到县高小任教。当时，正值渭华起义前夕，革命力量日益活跃，反动派十分惊慌，矛头首先指向华县高小，悍然撤去顾熠山的校长职务，委派与县政府密切勾结的反动分子谢幼石接替，遭到县高小师生的强烈反对，张贴了许多反对谢幼石进校的标语，还举行罢课、游行示威。这一斗争得到咸林中学师生的积极响应和支持，但也遭到了反动县长段紫光的反对。段带领数名警察护送谢幼石进校。我爸爸挺身而出，带领县高小广大师生围打了县长段紫光和警察，事后，在敌人追捕下，爸爸不得不离开县高小。那时，华县教育局里党的力量也很强，有王仲儒、王作贤、李映水、梁廷举等党员在其中工作。在县委和教育局党组织的帮助下，爸爸转移到离县城较远的半山区、高塘原上的谷堆小学继续任教，并担任了中共华县第四区区委书记。

高塘是中共华县县委和团县委的所在地，县委设在高塘小学，团县委就在谷堆小学。这两个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多半都

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因此高塘地区的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十分活跃。爸爸和四区区委的其他同志，在县委的领导下，首先在谷堆小学的师生员工中，宣传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反对蒋介石、冯玉祥背叛革命，反对反动派镇压革命、镇压学生运动。1927年10月23日，华县县委在韩良寨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并根据1927年10月17日陕西省委的《第五号通告》，积极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在农民中大力开展“抗粮、抗捐、抗税”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农民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学生运动的高涨，党的力量不断加强，为渭华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28年2月29日，渭南爆发了革命师生和农民痛打反动校长田宝丰，打死反动豪绅刘铭初的“宣化事件”，使敌人恼羞成怒。冯玉祥电令：“所有渭河南北各校一律停办。”伪陕西省政府遂令关闭了渭南、华县的一些中小学校。并于3月8日出动大批反动军警，包围了华县高塘农民自卫团，收缴了武装。接着包抄了高塘小学、谷堆小学，逮捕了我爸爸和杜芳亭、李阴霄、韩愈贤、李维俊、陈嘉惠、翟文凤、吉维庚及学生张大成等十余人。爸爸被敌人押送西安监狱，受尽了各种残酷的刑法。但他宁死不屈。直至生命重危之时，家中才设法“保外就医”，但他已不醒人事。1928年5月25日晚抬回家中，27日早晨就永别了人世。

爸爸被害，使我们全家人陷入了无限的悲痛之中。谁料，就在爸爸死后的第三天，华县反动当局又以捉拿共产党为名，到家中杀害了我的伯父马步选。并一次又一次地抄家、抢东西、烧麦场、到学校迫害我和姐姐，致使我母亲哭瞎了一双眼睛。在党组织和同志们的关心帮助下，我们一家人度过了艰难的

岁月，熬到了全国解放。

解放后，华县人民政府追认我爸爸和伯父为革命烈士，家门上悬挂了烈士牌，并对我母亲和遗属给了多方面的优待照顾。我们要继承爸爸和无数先烈的革命意志，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党为人民努力地工作。

一门忠烈 四代英豪

——记李万年烈士一家

刘自胜 李西京 杨 涛

秦岭北麓的华县高塘原上，清流汨汨的涧峪河畔，有一个大王村。村庄东北角上有一户人家，户主名叫李万年。

李万年老汉年过70，子孙满堂，儿孝媳贤，全家过得和睦美满。

李万年青年时曾做过小生意，能打算盘会算帐。加之，老汉生性刚直，平时爱说公道话，颇受众人尊敬，在村中威信极高。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了民国，但是广大百姓并未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本世纪20年代，高塘镇一带，土豪劣绅假借官府名义向农民摊粮派款，重税勒索，中饱私囊，许多勤劳的农民被逼得活不下去，人口众多的李万年一家更是在困苦中挣扎。

人们恨透了土豪劣绅的卑劣行径，不断自发地抗粮抗款。1927年初，共产党在这里组织农民协会，领导当地人民开展反霸斗争，大王村的群众强烈要求清算本村恶绅王文凤、杜玉曙、罗成彦、张绍谦摊派粮税烟款帐项。

因群众一时无法说清这些恶绅勒索贪污的确切数目，王文凤等不但不缴出多摊派的税款，反而气焰嚣张地向农民报复。

大王附近十一个村庄农民，公推德高望重的李万年为首，清算劣绅帐项。李万年老人对众人的推举深受感动，但是，又怕辜负众人委托。便说：“我今年都75岁了，恐怕挑不起这副担子！”众人央求道：“您老人家耿直公道，说一不二，又能打会算，你不干谁干？你不出头谁出头？”

目睹土豪劣绅肥摊私派，面对群众的无限信任，李万年老汉才答应挑起这副重担。不干不说，要干就要一干到底。办事认真，性格倔强的李万年老汉当着众人面立誓说：“既然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李万年就是丢了这把老骨头，豁出家当摊摊，也要跟这伙狗日的把帐算清！”由李万年老人带头，在本村老君庵整整细算了一个多月，终于算出豪绅们向农民多派了烟土几千两。

万年老汉挺身而出，亲自背上搭裢，与本村村民李正申、权正义、李建凯等人一起代表大王十一个村百姓，把恶绅王文凤、杜玉曙、罗成彦、张绍谦告到县府，县府只得判处豪绅向农民退回多收的烟款。

豪绅们并不甘心，他们一面依仗高塘民团团长史明鉴买通县府，一面对群众硬顶软拖，不肯退出赃款。

李万年极为愤慨，凭着一副倔强脾气，再次背起搭裢，带上干粮，步行五六十里，住到县上和恶绅打官司，才逼得王文凤不得不向农民退出多派的税款。

渭华起义爆发后，大王十一个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反霸声势日益高涨，年逾古稀的李万年亲自去参加抄史明鉴的家。在老人的带动下，儿子李学道、孙子李玉珍、李玉忠都积极参加了农民运动，李玉珍并加入了共产党，任赤卫队分队长，李玉忠也参加了儿童团。打土豪、斗劣绅，个个英勇。这个普通的

农民家庭不但卷进了高涨的革命洪流，又经受渭华起义的洗礼。

起义失败后，清乡团疯狂反扑，革命者被逼得四处逃散，李万年的儿孙们，也只得离乡出走。李万年老汉却毫不畏惧地说：“我都快80的人了，一辈子没做亏心事，我怕什么，头割了也不过碗大个疤。”这个心怀坦荡的老人并没有躲避。

1928年7月2日，老人背着搭鞋到高塘镇去赶集，路过杜家村，被清乡团团长史明鉴发现，史即令团丁将李万年拉到团部，史明鉴穷凶极恶地吼叫：“李万年，你这个老杂种，过去抄我的家，今天我要剥你的皮！”，遂令团丁将李万年捆绑。李万年毫不屈服，指着史明鉴骂道：“这些年，你吸百姓的血，吃百姓的肉，作恶还嫌不够，看你驴日的今日还能把我老骨头吃了不成！”

史明鉴令团丁将李万年严刑拷打，杠子压、烙铁烧。老汉仍不屈服。后经家人说情，民团让拿出400块银元把老人赎了回去。

团丁押着李万年回家取钱时，刚刚走到老年村南边一座碑子坟前，史明鉴追来，恶狠狠地说：“李万年不能放……”

接着“叭——叭”两枪，将年近八旬的老人杀害，耿直一生的李万年就这样倒在了血泊中……

史明鉴枪杀了李万年，立即令王文凤带民团抄了李万年的家，并掘地三尺，把所有财物，抢的抢，砸的砸，全部劫夺一空。李万年老汉的寿木也被抬走。家里只好把老人用芦席裹尸掩埋。

史明鉴抄了李万年的家，李万年的老伴逼迫在村外老爷庙悬梁自尽；50多岁的儿子李明道被团丁活活踢死，年仅4岁的

曾孙李夏娃也被王文凤活活踩死。孙子李玉珍、李玉忠流落异乡。李玉珍后来返回华县，被杀害于华县城西关外。

为了反抗土豪劣绅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为了获得自由与解放，农民李万年一家，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祖孙四代，五人先后献出了宝贵生命。不愧为：一门忠烈，四代英豪。青山有情，巍巍秦岭树丰碑；流水有意，潺潺涧峪唱颂歌。先烈的英名将永远活在渭华人民的心中。

双雄除恶虎

刘自胜 邵拉雄

60年过去了，在渭南一带，至今还流传着“双雄”除恶虎的传奇故事。

渭南起义失败后，华县高塘原史家湾清乡团团团长史明鉴大施淫威，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起义群众。大王村赤卫队员李振杰、马家村赤卫队副分队长马建华家被掘地三尺，牲口财物被抢劫一空。李、马二人满腔怒火，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中从未停止战斗。李振杰先后在蒲城、华县设法弄来了几支枪，同马建华一起伺机对史明鉴下手。

1930年底，杨虎城入关回陕，局势稍有好转，又派来进步县长郭雨晴。1931年年初，李振杰、马建华回到家乡找到共产党员程进理共同磋商对付史明鉴。商量结果决定先文后武。一面写诉状向华县政府控告史明鉴残杀无辜百姓李万年一家五口人的罪行；一面动员和联络村民齐声呼吁；同时又在一些知名人士中寻找同情者。

初春的一天上午，李振杰、马建华拿着诉状，后边跟随几百名群众拥进县城，纷纷要求处决史明鉴，给李万年一家伸冤。开明绅士齐逸农、史恒勗等各界名人也晓以大义，相互奔走，替群众说话。李振杰、马建华告状成功，官司打赢。县府判处史明鉴拿出三百元，演大戏，追祭李万年一家被害三周年。广大群众扬眉吐气，兴高彩烈，搭台子，拉戏班，给李万年开追祭会。老先生权玉润有兴趣写挽联一幅，贴在大戏台子两侧。上

联是：“戊辰年父母胞兄丧非命衣椁未备葬礼不周含冤三载常落泪；下联是：辛未岁子弟儿孙遇青天泾渭判分屈仇已雪演戏一台报亲恩，横额是：白雪阳春”。这一下搞得恶霸史明鉴威风扫地，身败名裂。文的斗胜了，该用武斗了，李振杰、马建华趁热打铁，准备走下一步妙棋。他俩和程进理、杜西凤、崔文财、安永录等人一起决定立即寻机干掉史明鉴。可是，老奸巨滑的史明鉴却躲在七八里以外的高塘民团团部不敢露面，李振杰、马建华他们无从得手。一二十天过去了，机会终于来到了。一天黄昏，史明鉴偷偷溜回了家，被李振杰、马建华他们暗地察觉。他们就趁天黑人静，立即行动。史明鉴住在深宅大院，院墙高垒，大门紧闭。马建华背着水连珠步枪，跃上史家院侧土崖，居高临下，观察动静。李振杰带领数人，踏开史家大门，一齐拥了进去。史明鉴一看来者不善，装出一付笑脸相迎：“兄弟们要啥尽管拿……。”李振杰怒目圆睁，紧握左轮手枪，斩钉截铁地说：“老子啥都不要，就要你老家伙的狗命。”史明鉴慌张后退了几步。这时，只听“叭”的一声，史明鉴应声倒地。原来在这当儿，居高临下的马建华，大仇在胸，扣动板机，射出复仇的子弹，史明鉴被击倒在地。李振杰又举起手枪连补数枪，这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无辜人民群众鲜血的大恶霸、刽子手受到应有的惩罚。

击毙史明鉴，李振杰、马建华开仓放粮，更是大快人心。当地群众编了几句顺口溜：“明鉴睡得正香甜，振杰、建华到面前，金子银子都不要，只要老贼黑心肝”。

杀了史明鉴，报了仇，雪了恨，李振杰、马建华离家在渭南以南秦岭山区拉杆树旗，招兵买马，打富济贫，不幸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先后被敌人逮捕杀害，壮烈牺牲。

三张一带的抗暴英雄

高凌军

渭南西原三张镇一带，共产党活动较早，哺育出不少热血儿女。他们在渭华起义中大显身手，留传下一个又一个动人肺腑的故事。

勇斗区委员

1926年3月，东洛村的庄稼汉脸上蒙上了一层愁云。

一天中午，村东的狗叫声一阵紧似一阵，区公所收款委员薛云章黑着脸闯进了村子，村民们纷纷躲藏。

薛云章扯开破锣嗓子骂开了：“跑，你给我跑，我看你还能逃出如来佛的手心？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寺，地亩税、人头捐、新账旧债，一分一厘也少不了！”

他气势汹汹地挨家挨户去逼款，凶狠地拖出一个又一个贫苦的庄稼汉：“今天要是交不上款子，谁都不要嫌脸难看，我要号房子号东西，拉牛抱被子！”

冷不防，闪出几个年轻人，为首的一位生得浓眉大眼，十分壮实，双手插腰，愤愤地说：“薛云章，你不要欺人太甚！”

薛云章火冒三丈，凶狠地举起了文明棍儿，却停在半空里。

他看见这青年身后跟着一群小伙子，个个满脸怒容。他知道这为首的青年叫宋蔚青，刚从西安学堂回来，现在是县立第

一高小的教书先生。后面那几位便是他的弟弟宋志义和李春堂、李述芬等，心里早怯了，但是却强装硬汉子地对着宋蔚青说：“你还是识文断字的先生，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你们想造反吗？”

宋蔚青掏出一把野菜团子说：“自从去年冬天起，你派了几次捐？就是金山银山也会被你们搜刮光的！你睁眼瞧瞧，百姓吃的啥东西？”

宋志义一步抢到宋蔚青前面：“哥，和他啰嗦什么？干脆把这家伙捆起来，扔到涝池里！”

“捆住他！捆住他！把他扔到涝池里喂王八！”后面的几个青年齐声吼叫起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也跟着呼喊：“不要饶了狗日的！”

在一群愤怒的庄稼汉面前，薛云章象一只斗败的狗，夹着尾巴落荒而逃……

众青年奋勇举刀枪

赶走了区公所收款委员薛云章后，晚上，一群青年人聚集在东洛村小学里，商量下一步的斗争办法，只见共产党员宋蔚青“腾”地站起来：“赶走了薛云章这个催命鬼，有人担忧，有人后怕，忧什么？怕什么？怕区公所报复？！俗话说，官逼民反，既然逼上了梁山，这就要干到底！区公所、土豪、恶绅凭什么欺负我们？凭他们的民团和枪杆子！咱们也拧成一股绳，拿起刀枪，成立民团，别说小小的催命鬼，就是区长牛星照、李玉林，甚至县老爷来了，咱也不怕他……”

一席话，在众人的心海里掀起了狂涛巨浪，许多热血青年

自告奋勇，当即要求参加民团。

青年李述芬激动地说：“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咱们拉民团，是为了活命，张百里、渠东里几十个村庄的庄稼汉都和咱是一个命运，如果能把两里的人拉出来一起干，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了。”

“对！”众人响应着。

几天后的一天中午，三张镇象滚开了的热锅沸腾起来了。周围各村千余民众扛着大刀、铡刀、长矛、土枪、木棍、铁叉，高呼：“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拥进三张镇，成立了渭南县第一个农民自己的武装——三张民团，宋蔚青任团长。

5月的一天下午，原下突然传来时断时续的枪声。正在田里干活的东洛村庄稼人立即赶回村，敲响大钟，大伙儿纷纷拿起刀枪，云集钟下。

宋蔚青带领众人迅速出了村，拉开队形，隐蔽在一条土坎后。

远处尘浪滚滚，一股穿着镇嵩军服装的人杀气腾腾地扑了上来，宋蔚青瞅准时机，大喊一声“打！”几十杆土枪一齐开火。

匪兵没料到在这儿会遇到抵抗，一下子被打得晕头转向，四处溃逃。

东洛村的数十条庄稼汉突然挥舞着大刀、长矛勇猛地攻击过来。匪兵来不及抵抗，慌忙退却，比上一次收款委员薛云章从东洛村出逃时跑得更快。

智擒牛恶霸

斗争给百姓带来了一定的安宁和平静，也更鼓舞了民众的斗志。转眼间到了1927年春天，渭南西原村村成立农协会。东洛村农协会成立不久，区农协成立，将民团改为农民自卫团，由阎相乾、韩玉杰、宋志义、李述善、李春堂等十七八人组成，拥有长枪10余支。在农民自卫团配合下，农协会率领群众斗争了大恶霸、区长牛星照、李玉林。狡猾的李玉林见势不妙，连夜逃走，再不敢出头露面。牛星照自恃财大气粗，平日称霸一方，此时在群众英勇的斗争面前，表面低头认罪，暗中却收买地痞流氓和惯匪，企图暗杀共产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一次，宋志义、韩玉杰等捕获一名惯匪，供出牛星照的阴谋。牛星照得知阴谋败露，连夜逃遁，却被擒获，第二天经群众大会斗争后押送县府。牛星照又重金买通县府上下，逃到西安，逍遥法外。三张区农协听到风声，一方面派李述芬、李述善等闯进县府，质问县长，一方面派韩玉杰、宋志义、李春堂到西安寻抓牛星照。经过一段时间的明察暗访，终于找到牛星照的踪迹，他们立即报告给由共产党员掌握的国民党省党部。原来牛星照藏在西安亲戚家里，每天化妆成一名商人，到端履门一家牛羊肉泡馍馆吃饭，韩玉杰、李春堂就准备在这里捕捉他。一天，韩玉杰他们早等在泡馍馆的一角。果然，牛星照又来了，一顶毡帽一直压到眉毛下，一双贼眼轱辘轱辘乱转。牛刚一走进泡馍馆，就被韩玉杰、宋志义、李春堂抓获。宋志义放声大笑：“牛区长，这回撞在我手里，可不要怪我不客气！”

牛星照颓丧地低下了头，只得乖乖地被押送到国民军联军

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

袭杀“三王”

冯玉祥“清党反共”后，伪区长牛星照、李玉林杀气腾腾地回到渭南西原。与大小土豪劣绅掀起反攻倒算的逆流。曾经受到惩罚的反动基督教传教士李清莲突然赶到三张镇，在街上搭起帐篷，借口传教，公开进行反动宣传。在王埝农民自卫队配合下，宋蔚青、宋志义、李述芬率领三张农民自卫团及党、团员二百余人，在一天晚上武装袭击了敌人，杀死李清莲及反动分子二人。宣化事件后，敌人出动军警武装包围三张自卫团，收缴全部枪枝。大恶霸李玉林、牛星照纠集大小豪绅联名向县府告状，要求镇压西原共产党……

这时，中共渭南县委派人送来指示，要求西原党组织迅速组织力量，立即消灭最凶恶的敌人——“三王”，并列举出“三王”的许多罪恶事实。

这“三王”不是别人，正是全县臭名昭著的王述道、王希如和王武轩。

王述道和王希如是军阀刘镇华统治陕西时期的渭南县教育局局长和支应局长，1925年渭南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曾经掀起驱逐王述道斗争，清算王述道、王希如贪污赃款，将二人赶下台。王武轩是国民党渭南县党部常委、反动教员，在宣化斗争中差点被革命青年打死。“三王”对革命极端仇视，臭味相投，成立什么“文化求士社”，搜罗反动分子，密谋策划，刺探党的情报，暗杀革命青年，对党在西原的活动威胁很大。

一天黄昏，党组织派遣宋志义、阎相乾与王埝农民自卫队部分队员联合执行任务。

宋、阎与其他队员在王埝农民赤卫队掩护下，趁夜晚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王述道家门口。王述道听到有人叩门，应声而出。宋志义、阎相乾等估计王述道已走到门边，隔着门板，向有声音处连开两枪，王述道在里边应声倒地，众人迅速撤离。

宋志义与众人踢开王武轩家的门，冲了进去。狡猾的王武轩准备逃走，被众人砍了几刀应声倒地。宋志义与众人直奔劣绅王希如家，王希如早已惊慌地跳进红苕窖里，逃得一条狗命，第二天仓皇逃进县城，不敢回家。“三王”煞费苦心搜罗的一群反动分子也树倒猢猻散，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在激流中永生

6月19日，国民党部队烧杀到西原上。

为了掩护群众撤退，宋志义一人飞快地跑回家，提起步枪就向敌人来的方向阻击。一群敌人扑了上来，凶狠地夺下枪支，将他捆绑，进行审问。宋志义紧咬牙关，不予回答，敌军头目喝令将宋志义吊起来拷打，志义乘敌不备，猛然蹲下身子，来了个扫膛腿。敌人猝不及防，最前面的两人被打翻在地。敌人喝令剁去志义的双手，然后拉到渭南县城杀害。

李述芳逃出魔掌，流落异乡悲愤交加，死于道旁；李述善侥幸逃出，全家遭敌杀害；李春堂被敌活埋于潼关；留宋蔚青一人，仍继续在周至、礼泉一带组织农民开展抗粮斗争。

敌人虽夺取了三张村抗暴英雄的生命，英雄们的斗争精神，至今还激励着渭华一带的人民。

附记：本文主要参阅了李述善、李学初、宋蔚青、李凌云、王自新、董学道、阎天民等人的访问记录或回忆材料。

大刀周德旺

建海

1927年春天，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正在忙碌地招收学员，一个紫红脸膛的高大青年，足蹬麻鞋，身穿褴褛的粗布衣衫，背着一把大刀，在学校大门口一连转悠了几天。他一阵儿急得直搓双手，一阵儿蹲在一旁抱头发愁。

一天，值班分队长雷天祥觉得奇怪，过来盘问。青年人两眼一亮，急切地恳求说：“长官，收下我吧！”

“你来干什么？”

“吃粮。”

“有无证明？”

“没，没有啊！”

雷天祥被小伙子的憨劲儿惹笑了。

小伙子也憨笑了：“长官，收下我吧，我来一趟不容易啊！”

这时，总队长许权中来了，雷天祥连忙走过去向许权中耳语了几句，许权中微笑着走过来，拍了拍青年人的肩头说：

“小伙子，你能干什么？”

“种地，扛长工，打短工都中！”

许权中与雷天祥相视而笑。许权中间：“小伙子，这是军校，你会使枪打仗吗？”

“不会，我会使大刀。”

“要一阵儿，行吗？”

“中！”小伙子应声而起，利索的抽出大刀，拉开架势，

左劈右砍，纵身腾跃。刀影翻飞，呼呼有声，勇如猛虎，吸引了许多人前来围观。

许权中喜出望外，“你为什么要当兵？”

“为了抱打天下不平！”

“你叫啥？”

“周德旺。”

“哪里人？”

“河南人。”

“爹娘是干什么的？”

“庄稼人，早被人害死了，现在只留俺一人。”

“读过几年书？”

“没念过书，只会种地、耍刀。”

“行，你去政治保卫队吧！”

同年秋天，政治保卫队与中山军事学校合编为教导营，德旺跟随许权中、雷天祥转战陕东，辗转到达洛南县三要司镇，部队整训时，他被提升为班长。

1928年5月上旬，德旺跟随雷天祥翻越崇山峻岭，奔赴华县高塘镇，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一天，雷天祥命令德旺带领五名战士逮捕并处决反动分子谢副官。

德旺原来在政治保卫队与谢副官共事。对谢副官略知一二。部队开赴陕东后，谢副官与反动分子韩威西、惠介如过从甚密，多次暗中煽动士兵反对许权中。反动分子的阴谋败露后，惠介如被处决，韩威西被撵走，谢副官只得收敛了。雷天祥率队来渭华前夕，部队上层领导就军事行动问题发生争执，谢副官暗自“庆幸”，在官兵中散布流言蜚语，又暗中兴风作浪。德旺此时接到雷天祥的命令，立即率领五名战士逮捕了谢副

官。拉到高塘镇西的赤水河边，历数了他的罪行，谢副官争辩时，嫉恶如仇的周德旺猛然拔出大刀，手起刀落，处决了这个反动分子。

5月中旬，高塘军民联欢大会召开的当天晚上，德旺奉命跟随许权中赶到三四十里外的渭南原下，巧妙地躲过敌人的哨卡，悄然摸进县城南关，包围了一劣绅的宅院。“搭上人梯！”许权中低声下达命令。德旺立即蹲下身，许权中拉了他一把：“由你打头阵，今天这出戏就看你唱了。”

德旺在黑暗中点点头，他迅速从几位战友身上爬上去，机警地跳进院子，无声地打开第一道门，进入内宅。不料有人碰响东西，惊醒了劣绅，大声惊问：“谁，做啥的？”说时迟，那时快，德旺跟着来声健步如飞，一脚踢开房门，挥起大刀，结果了劣绅。

“撤！”许权中果断地命令着。德旺擦了一把刀上的血渍。跟随许权中摸出县城，返回驻地。

6月10日，雷天祥率领第四大队部分指战员到高塘镇的赤水河西岸执行任务，突然与一队国民党骑兵相遇，部队还未散开队形，敌人已经凶猛地冲杀过来，德旺率领战士舞动大刀，冲进敌群，奋力拼搏，连伤敌骑数名，身边的战友被冲散，德旺孤身陷入敌阵，被团团包围，他突发风雷之性，大刀呼呼，威不可挡，连劈敌骑，突出重围。这时，后面的敌人开枪射击，德旺不幸胸部中弹，他一手提刀，一手提枪，来到一片坟地里，伏在坟头，开枪还击。敌人从前后夹击上来，德旺身受重伤，血流如注，他大口喘着粗气，眼看敌人越来越近，为了不使自己武器落入敌手，周德旺使出最后一口气，突然举起步枪，奋力摔坏，遂气绝身亡。

宁死不屈的孙三娃

杨国强

1928年6月下旬的一天，渭南长稔原上乌云密布。

一群匪徒在清乡团长李有申的带领下，气势汹汹地向隐村直扑而来。

闻讯，村苏维埃领导孙三娃等立即组织全村男女老少转移躲避。当村民大部分安全转移隐蔽后，敌人已荷枪实弹，包围了村子。

这时，他和母亲已无法转移出村了，只得回家隐藏起来。

清乡团进村后，见群众大都躲避，竟直扑孙三娃家。

孙三娃是村苏维埃领导成员之一，又是陕东赤卫队员。渭华起义期间，他积极领导建立村苏维埃政权，打土豪，分财产，烧地契，斗劣绅，抗粮抗捐，清算恶绅账目，在渭南东原颇有点名气。

起义失败后，敌人疯狂报复。村中的其他领导人大都被迫出走外地、暂避锋芒，而孙三娃仍然留在村中，坚持隐蔽斗争。今天，当敌人进村时，来不及外出躲避的孙三娃便藏匿在家中院子水井半腰间的暗洞里。

如狼似虎的敌人到孙三娃家扑了个空，便狡猾地佯装掩门而去。

过了好大会，村中似乎平静多了。三娃的母亲以为敌人已经离去，便从屋里出来，走到院子水井边，弯下腰，小声地叫：“三娃，三娃，他们都走了，你快上来。”潜伏在大门外

的敌人，没等喊声刚罢的三娃母亲转过身，便破门而入。三娃的母亲惊呆了，团丁们用枪口顶着她的胸膛，狞笑着说：“把你儿子叫上来，不然就要你老东西的命！”三娃的母亲镇定后，紧闭嘴唇不肯应声。敌人明知三娃藏在井中，却无人敢下井捕捉。一个团丁小头目对着三娃母亲开了腔：“今天，你再也哄不过我们了，三娃就藏在这口井里，你年纪大了，不要害怕，不难为你，只要你把三娃叫上来，我们问一问，劝说、劝说，叫他再不‘胡来’就行了。”三娃妈知道这又是敌人的诡计，她再也不会上当了。敌人软一套硬一套的逼她，她就是不愿喊三娃上来。敌人又抓到一个叫孙世银的青年到井边来。小头目对他说：“我们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今日这事与你不相干，听说你和三娃是好朋友，好邻家，三娃他妈说，只有你下井叫三娃，三娃才会上来。三娃上来了，就没你的事儿了。”孙世银心中骂道：“这伙吃人的狼，把我当成三岁娃了。”便大声说，“你们拿枪的都不敢下去，我下去能叫上来吗？要下你们下，我不下！”敌人见孙世银也不上当，便恼羞成怒，把他和三娃的母亲一齐推拉到井口，并骂着：“听清，不把三娃叫上来，就把你们两个都推下去。”

这时，井中的孙三娃把上面发生的事听得清清楚楚。他知道，今天敌人不会放过自己的。对母亲，他是个孝子，不愿老母受敌人折磨；对无辜的邻居，他更不愿连累，应该好汉做事好汉当。当他听到敌人要把母亲和孙世银推下井时，便在井中大喊一声：“住手，我上来。”

听见三娃在井中答了话，井上的敌人却吃了大惊，吓得纷纷离开井口几尺远。这时，只见三娃“噌”地一声从井口钻上来。

“三娃，你……”母亲见儿子上来，就扑了过去。这时几个团丁已把三娃紧紧抓住，并把三娃妈远远拖开。三娃便对妈喊着：“妈，你放心，我不会给乡亲们丢人！”

三娃被抓走了，敌人在村中审问他，清乡团长李有申装腔作势地说：“三娃，你年纪轻轻的，不好好种地，听共产党的瞎话做啥呢！”

孙三娃从实际斗争中，知道穷人只有听共产党的话，起来闹革命，才能扬眉吐气。现在，敌人居然当着他的面诬蔑共产党，便气愤地回答：“哑吧吃扁食，心里有数。共产党说的都是好话，我当然要听！”

李有申以为孙三娃会求饶，没想到这位被捆绑的农民会这样回答他。便气愤地问：“你今后还听共产党的话吗？”

“还听！”

“听，把耳朵割下来，我让你听！”李有申歇斯底里地吼叫着。几个团丁手持匕首，恶狠狠地将三娃的两只耳朵全割下来，鲜血顺着他的面颊淌下。三娃强忍着巨痛破口大骂：“李有申，你们这些吃人肉喝人血的恶狼，共产党绝不会饶了你们。割了老子的耳朵，老子还有口，有口就要说共产党的好处，就要骂你们这群欺压百姓的坏种。”这时，血水流进孙三娃的口中，他把血水狠狠地向李有申吐去，猛不防，李有申被唾了一脸。穷凶极恶的李有申便进一步大施淫威，喝令团丁：

“这小子还嘴硬，把他嘴割烂，叫他还再说再骂！”团丁扑上，压住孙三娃，用刀割烂了孙三娃的嘴，打落了他的牙齿，割掉他的舌头，又把孙三娃押往崇凝镇。

在押往崇凝镇的路上，孙三娃知道，敌人虽把自己摧残的体败肉残，还会进一步迫害。路上，他虽已不能骂出声，却

用还能行走的脚猛踢押送自己的团丁，还转身向走在后面的李有申扑去。李有申对这位无所畏惧的英雄怕极了，在半路上打断孙三娃的双腿，把不能行走的孙三娃拉到一座坟地杀害了。凶残的敌人还不解恨，竟把这位宁死不屈的农民英雄肢解，剁成碎块。

杀害了孙三娃，敌人还扬言：“谁若敢收尸埋葬孙三娃，一律同孙三娃同样处决！”

敌人走后，乌云终于降下一阵悯天大雨。当回村的乡亲们听到孙三娃残遭杀害的消息，无不面对长天失声痛哭。

当天晚上，人们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把英雄的碎尸收集起来，秘密地掩埋了。

生死爱情两依依

剑辉 兰亭 西京

渭华起义资料卷宗中，有一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木然地端坐在一把带有靠背的木椅上。一位少妇怀抱幼子，脸上挂着忧伤的愁云，凄苦地依偎在汉子的身旁。他们的身后站着一位青年男子，他压低头上戴着草帽，掩饰着内心的悲愤！

这是一张不同寻常的照片。照片上这位汉子叫温济厚，陕西省华县华州乡温家巷人。1926年冬，23岁的济厚接受党组织的派遣，回华县开展农民运动。济厚上小学时的校长、共产党员史笔直，因对军阀刘镇华部蹂躏百姓，乱捕本校师生的暴行十分愤慨，便上书刘镇华，要求整饬军纪，反被刘部以莫须有之罪逮捕惨杀，弃尸于市。济厚回到华县担任七里寺小学教师后，满怀悲愤地向学生介绍老校长的事迹，带领学生为老校长扫墓，勉励学生以老校长为榜样，投身农运，参加反军阀斗争。不久，他经史卓生等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1月，济厚协助共产党员杜松寿等人筹备华县国民大会，成立了华县农民运动委员会，济厚被推选为委员会委员。他和史卓生等人组织起七里寺区农民协会，率领郑村、七里寺等地百余农民冲进赤水镇，捕获并痛打了鱼肉百姓的粮秣代办处处长杨宝和，并清查了杨历年贪污的赃款。此时，华县反动当局怂恿差役继续下乡勒索、敲诈农民。济厚等人联名要求县长叶振本迅速查处，叶振本置之不理。济厚便率领群众闹

进县署，质问县长叶振本。叶振本怯于民众压力表面答应严惩差役，向农民协会道歉，实际上又为恶差开脱罪责，诬蔑农民协会和由进步人士及共产党员掌握的国民党华县县党部。由于激起众怒，叶振本担任华县县长仅43天，便被民众轰走。华县县农民协会成立后，济厚与杜松寿、史卓生、霍世杰等分赴区、村，解散恶绅包办的村农民协会，惩处破坏农协的恶绅等，推动了全县农民运动的健康发展。当时，华县农民协会发出通告，严禁赌博抽大烟，但是温家巷劣绅史老二无视通告，继续在县城西关开设大烟铺。济厚的妻子温曹氏听到村人议论，立即向济厚透露了消息。济厚以七里寺小学校长身份，率领全校师生冲进史老二的烟铺，摔了烟灯，砸了铺子。5月下旬，被华县民众赶走的前任县长叶振本，再次来华县出任县长。济厚十分震惊，连夜与县城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奔赴各地，动员民众驱逐叶振本。第二天，五六千民众赶到县城，召开大会，清算斗争叶振本，将叶振本再次撵出华县。

在发动农运的同时，济厚大力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了中共七里寺支部，并担任书记。

1928年初，中共华县县委指示城关区委组织武装，处死了华县反共急先锋、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李纪实，敌人惊慌万状，派出密探四处活动，搜集中共华县地方党组织的情报。七里寺一带的恶绅史丙曜、王惠等纠集反动分子，造谣诽谤，多次向国民党县政府状告温济厚等人。济厚身份暴露后，准备转移，5月5日晚，在七里寺小学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部署离后的斗争。会议结束已到午夜时分，一群军警突然扑进学校，堵住大门。济厚与肖成栋拔出手枪，英勇抵抗，子弹打光后，温济厚、史卓生、肖成栋不幸被捕。

他们被关押在华县看守所，济厚深深自责着。他难过地对卓生说：“我太大意了，给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真是后悔莫及！”卓生和成栋低声劝慰他不必难过，准备应付敌人。济厚坚决地说：“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又是学校校长，敌人不会给我个活身子，一切由我一人来承担，你们贵贱不能暴露身份，得活着出去，出去后再跟这一伙算账！……”

第二天，县长段紫光和警察局长王硕甫亲自提审温济厚，并施以严刑，剥去济厚的上衣，反吊起来抽打，甚至用烙铁烧及全身皮肉，济厚紧咬牙关，坚贞不屈。

敌人没有捞到什么，准备将济厚押送西安。党组织从内线得到情报，立即组织十余人，携带长、短枪和刀斧等，埋伏在华县通往西安的大道两侧。后来华县反动当局却改变主意，决定就地杀害济厚。党组织又准备劫狱营救，但是看守所位于县府和警察局之间，戒备森严，难以下手。

5月29日上午，济厚被押向刑场，他神态自若，一路高呼口号：“共产党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共产党万岁！”沿途群众无不挥泪。

七里寺小学管理员温志德（又名见娃子）目睹济厚被杀害的悲惨情景，赶回村子向温曹氏诉说了济厚被害的经过。

济厚被惨杀的消息犹如晴天一声霹雳，温曹氏惊呆了。在与济厚相处的几年中，夫妻俩相亲相爱，为了支持济厚革命，她默默地承担了伺候公婆和全部家务。有时丈夫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她帮助他出主意、想办法，她深情的话，常常象一阵阵和风，吹暖了丈夫的心。济厚被捕前夕，劣绅史老二、史丙曜、王惠曾借故寻衅，她紧咬牙关，勇敢地与劣绅进行说理斗争。为了全力支持丈夫，她暗暗吞下苦水，反而勉励丈夫要警惕敌

人的阴谋……。济厚被捕后，每次探监，她总是深情地鼓励丈夫咬紧牙关挺过去。济厚从爱妻的眼光里得到无穷的鼓舞和力量。敌人把济厚杀害了，听到这不幸的消息，她昏厥过去……苏醒后，在温志德的协助下，搬回丈夫的遗体，擦干亲人脸上的血渍，整了容，穿上崭新的衣服，然后与志德将他扶到村里的大庙前，让他端端正正的“坐”在一把木椅上，请温志德在椅后扶着，她抱起六岁的娇儿紧紧地依偎在丈夫的身旁，留下了离别前的一刹那……

为了怀念朝思暮想的亲人，为了让儿子继承她的丈夫为之奋斗牺牲的光辉而伟大的事业，她毅然给儿子取名为念赤。夜深人静，她常常把丈夫平生的革命业绩叙述给心爱的儿子。每当她叙述完毕，泪水模糊了她的双眼，往事揪着她的心肺。由于过度伤悲，同年冬天，温曹氏，这个农村妇女、革命者无所畏惧的妻子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告别了人间。她支持革命丈夫生死爱情两依依的高尚情操却在人世间放射着绚丽灿烂的光采。

寒来暑往，小念赤长大成人后，一直珍藏着这张珍贵的照片，每逢5月29日这一天，他总要把这张父母诀别时的照片悬挂起来，带着妻子儿女进行哀痛的悼念。

1950年，温济厚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他的儿媳贾菊草当选为华县人民代表，1983年又被树立为全省“三八”红旗手。在烈士鲜血浇灌的这块土地上开出了艳丽的花朵。

1986年，党史资料征集人员在温家巷征集渭华起义的有关史料时，当年照片上那个戴草帽的温志德拿出了这张已经珍藏了将近60年的珍贵照片。这位当年协助搬运烈士尸体和扶着烈士尸体照相的热心青年，现在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他满含热泪，悲愤地讲述了这张照片所蕴含的催人泪下的悲惨故事……

附记：本文主要参阅了何永安、杜松寿、史卓生、侯理宰等人有关回忆材料及1927年1—6月《陕西国民日报》、《华县县志》，并访问了顾洲三、温志德、温三琦、贾菊草等人。访问时，华县党史办李兰亭同志征集到照片。

一份血泪凝结的判决书

高丰光

在渭华起义的资料堆里，有一份已经珍藏了五六十年 的《陕西省高等法院判决书（正本）》。翻开封面，王老虎、王锁娃等10个显赫的姓名跃然纸上，在长达三四千字的正文里，凝聚着火与剑、灵与肉、血与泪的拼搏与控诉，把人们引向那烽烟滚滚的岁月……

百姓怒起反抗

华县东王里寺村，有百十户人家，位于箭峪河畔，明末清初属高塘九里之一——清凝里管辖。这里土地肥沃，地势平坦，生活条件优越，在高塘一带首屈一指。这里过去曾广种大烟，辛亥革命后，禁烟运动虽风靡全国，但是这一带军阀、官府和劣绅为了支应军饷，中饱私囊，一面口里喊叫禁烟，一方面又强令农民种烟，并专设烟亩罚款委员。老百姓种烟要罚款，不种烟也要罚款！里寺村大恶霸王振乾、支光辉等轮番充当值年、官人，巴结里绅、县府，巧取豪夺，加派了一次又一次烟款和粮捐，群众债台高筑，叫苦连天，甚至倾家荡产。

1924年初，华县驻军头目杨家影，在全县征收了24万元捐款后，又加派7万元“借款”，胁迫县知事魏祖旭传唤41里值年、五区区绅、四乡民团团长到县，限五日交清。为了讨好驻军头目和知事，王振乾领着军警挨家催逼，鞭打绳拴。青年农民王老虎、孙树森、孙扭娃、孙安定、雷绪生怒火中烧，联络

附近各村农民薛卓茂、薛子正、杜有志、姜羊儿等，率领数百名群众，找王振乾面理。老奸巨滑的王振乾掏出县知事的招牌吓唬群众。王老虎、薛卓茂怒气冲冲地争辩说：“县老爷算个球，还不是一个木偶？”

“你们敢骂县老爷，想造反吗？”王振乾反守为攻，气势咄咄逼人。

“县老爷派了多少款子，你摊派了多少？今天不说个一清二楚，甭想下台。”中年农民王振魁气愤地说。

薛卓茂、王老虎振臂一呼：“算狗日的帐！”

“胡说！我是县知事委派的，你们算什么东西，敢算我的帐？”

王老虎年轻气盛，性如烈火，和几个青年一拥而上，左右开弓：“你还敢咀硬，今天就要算你的帐！”

王振乾挨了几个咀巴，面红耳赤，乖乖退出了数百元赃款。

里寺村农民首次与劣绅交锋，取得胜利，斗志更旺。他们联络三村五庄的群众，准备赴县“交农”，高塘各地农民纷纷响应。县知事魏祖旭闻讯，惊慌万状，派人连夜张贴豁免“借款”的告示。

王振乾体面丧尽，怀恨在心。便去巴结高塘大恶霸、民团总团长孙景福，赠送匾额，大肆吹捧，并向孙献计，以剿匪为名，苛收暴敛。孙景福强行解散清凝里民众武装——民团，王振乾气焰嚣张，正在得意忘形时，可是好景不长，孙景福也被高塘民众处死了。

1927年初，大革命的春风吹进高塘一带的千家万户。共产党员霍世杰、张克敏、刘俊义相继在里寺村、堡子底、东王一

带组织起农民协会。王振乾虽对农民协会极端仇视，但是他却一反常态，伪装进步，主动筹粮借款，企图掌握农民协会的领导权。里寺村的穷苦百姓十分愤慨，纷纷赶到堡子底，向霍世杰报告。霍世杰当众揭露出王振乾的阴谋，罢免了王振乾、支光辉等劣绅的值年。王振乾虽被罢免，却并不甘心，伙同支光辉、王甲寅、王甲戌等劣绅，厚颜无耻地继续催收粮款。威逼群众。王老虎、李丕林率领农民自卫队抓获王振乾，王才低头认罪，再也不敢公开胡作非为了。

高塘区农民协会成立后，逼令各里里绅、值年立即向群众公布1926年粮款烟款帐目。王振乾曾贪污千余元粮款，迟迟不肯公布帐目。村农协催促数次，王振乾不但不执行命令，反而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穷种算啥东西？我偏不公布，看你们能把我咋？”

区农协闻讯，派薛自爽、王老虎、李丕林率领里寺等村穷苦百姓，逮捕王振乾等三劣绅，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清算贪污赃款千余元，勒令三劣绅立即退出。三劣绅抗拒不交。薛自爽、王老虎率领十余名青年农民，将三劣绅捆绑，押送县府惩办。县长朱宪秦借故推诿。王老虎、薛自爽大闹公堂，责骂朱宪秦后，将三劣绅送往六十里外的渭南县府关押，斗争初告胜利。

投入武装斗争的行列

1927年夏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高塘一带的土豪劣绅也伺机而动。王振乾伙同里寺村劣绅、人称“百姓害”的王甲寅、王甲戌兄弟带着一群狗腿子，到处抓伏拉丁，反攻倒算。谁家姑娘媳妇儿生得俊俏，他们借

口催款，将其兄弟丈夫抓伏拉丁，父母、公婆赶出大门，强行霸占。若有不从，鞭打绳栓，残酷折磨，闹得乌烟瘴气。王氏兄弟的暴行，激起穷苦百姓的愤慨。王老虎、李丕林、王福魁、孙扭娃、王锁娃等忍无可忍，率领全村穷苦百姓，将王氏兄弟抓获，吊在屋梁上痛打一顿之后，又拉到街上游斗。

大恶霸王振乾唬得魂飞魄散，与支克功连夜躲逃到高塘镇劣绅的商号，向被民众赶下台的原高塘民团团长史明鉴求救。史明鉴丢掉民团团长之职，肝火正旺，立即与王文凤、薛良臣、王佐、郭毓璜、王振乾等家伙密谋策划，用重金收买华县公安局局长李镇山，联名向县府及国民党驻军告状，要求速派军队前来镇压。

1928年3月8日早上，数百名国民党军队气势汹汹地扑进高塘，袭击高塘民团，封闭了高塘、谷堆两座小学，捕走1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

敌人的搜捕镇压，并没有把英雄的高塘人民的吓倒，5月1日，渭南数千群众在崇凝镇召开大会成立苏维埃，率先起义。高塘群众闻风而动，召开大会，公开打出武装起义的红旗，各村群众纷纷揭竿而起。里寺村成立了苏维埃和农民赤卫队，李丕林、王老虎任正副队长。

大恶霸王振乾纠集本村及附近大小劣绅，拼凑反动武装，与之对抗。起义群众来势凶猛，王振乾只得带着儿子王鹿鹿连夜逃窜。王老虎、李丕林率领农民赤卫队愤怒地抄了王振乾的家，抄出大批粮食、银元、大烟土、衣物、文约债券及10多头牲口，送往苏维埃驻地。同时，王老虎、王锁娃等相继抄了劣绅支光辉、支克功、王甲寅、孙兴德等劣绅的家。接着，他们又配合郑村、堡子底群众抄没了劣绅史载笔、王希文等人的

家，没收浮财，分给群众。

5月中旬的一天早上，里寺村及东王一带，许许多多起义群众，扛着武器，满怀豪情地奔赴高塘镇，参加起义群众与工农革命军联合召开的军民联欢大会，行至里寺村附近，突然从麦田里跳出两个鬼头鬼脑的人，拦住众人连欺骗带吓唬地说：

“回去回去，原下的军队来了，别去给人当替死鬼！”

王老虎、王锁柱等分开众人，赶到前边，发现是“百姓害”王甲寅与邻村劣绅姚崇信，揪住二劣绅厉声问：“为啥要挡众人？！”

王甲寅、姚崇信看见王老虎，打算溜走。王老虎大喝一声：“慢着！想溜走，没那么便宜！你这个坏蛋，平日欺男霸女，为害乡里，今天就拿你俩开刀祭旗！”

王甲寅、姚崇信被捆在大会主席台上两根柱子上，大会结束时，在群众的怒吼声中处决了二劣绅。里寺村及东王一带群众喜上眉梢，为此，编了一首快板：

里寺王甲寅，狗腿跟一群，
抽烟不过瘾，张口要吃人。
谁家女人好，甲寅跟上门，
丈夫拉壮丁，父母赶出门，
强奸若不从，鞭打绳子捆，
多少善良妇，性命归了阴。
自从闹共产，穷人喜在心，
抓住王甲寅，要报仇和恨，
斗争靠群众，不杀难平愤，
推下主席台，群众喊声紧，
有仇先报仇，有恨快雪恨，

千把刀光闪，万条棍加劲，

杀死吸血鬼，消去心头恨。

杀死二劣绅，里寺村群众精神振奋乘胜又逮捕了作恶多端的劣绅支克功、王甲戌，拉到群众大会会场进行斗争，交苏维埃审判后，处以死刑。6月初，风传王振乾、王佐、史载笔、史明鉴等大恶霸乞求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宋哲元派兵镇压渭华起义的消息，王老虎等人怒不可遏，率领农民赤卫队再次抄了王振乾、史载笔的家。苏维埃驻地堆满了小山般的粮食、银元和浮财。群众笑逐颜开，大街小巷，到处有人引颈高歌：

苏维埃权力大如山，

大小事情一齐管，

土豪劣绅和财东，

由咱苏维埃来清算，

穷人欢笑富人愁，

天变地变世事变。

.....

恶霸凶狂欠血债

苏维埃成立仅仅一月多，国民党军队以地主武装为前哨，扑上渭华起义中心区域。敌人占领高塘镇后，拼凑反动势力，设立清乡局、清乡团，疯狂镇压起义群众。王振乾、史载笔等凶相毕露，大肆烧杀抢掠，首先杀害共产党员王自勤、王家娃，将许多参加过起义的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和群众关押进尚寺院，轮番审讯拷打。接着，他们带着清乡团扑向堡子底、郑村，将薛子正、李百娃、赵德胜等十多名共产党员杀害。郑村

苏维埃委员王振亭，乘机躲避，王、史二恶霸喝令恶丁乱刀劈死王振亭的老父亲。王振乾还带着清乡团挖掘当地共产党员、赤卫队员的祖坟，纵火烧毁王老虎等人房屋，霸占王锁娃等数十人的家产。逼迫王蛮娃的母亲割让土地，王母不依，便遭毒打。王振乾唆使怂恿儿子王鹿鹿四处捕捉共产党员、赤卫队员的亲属，令其亲属以金“赎买”，大肆敲诈勒索。赤卫队员姜羊儿躲避在外，王振乾把魔掌伸向羊儿的亲属。羊儿之侄姜进生向王振乾讨要干活的工钱，王喝令爪牙将进生捆绑，吊起来活活打死。进生的母亲姜杨氏听到凶讯，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找王振乾面理，被王振乾杀害。进生父亲姜六娃眼睁睁一家老小被杀害，万箭钻心，提起镢头去拼命，被左邻右舍劝住，后来逃往外乡，忧愤交加，死于途中。

凶残成性的王振乾在村里狂捕滥杀后，又勾结高塘县佐李凤池、清乡局头子李镇山、李金成，将当地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和群众列进黑名单，送往华县县府，妄图斩草除根。

王振乾及高塘其他恶霸惨绝人寰的暴行，震怒了华县许多正直之士。他们纷纷到县府要求严惩凶手。县长李跃彩迫于来自各方的压力，下令将清乡局头目李金成撤职查办，押送西安惩处。

不可一世的大恶霸王振乾并不甘心，1928年9月，他串通史载笔，以“反革命嫌疑罪”将王老虎、王锁娃等30余人告到华县县府，并以重金收买县府上下，妄图将王老虎等置于死地。

一场特殊的交锋

李镇山、王硕甫被王振乾收买，以“拒捕”之名枪杀了共

纪来，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革命志士前仆后继，英勇奋斗！

附记，本文主要参考了1929年9月30日《陕西高等法院判决书（正本）》，并走访了孙耀祖、王邦文、李映廉、王芾南、侯理宰、侯振江、李宝荣、杨廉洁、李安民、陈述德、杨春茂、韩振奎、严建什、侯善邦以及烈士的亲属。

镶嵌在

渭华大地上的特殊标语

孟宏伟

“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

这不是 15 个普普通通的汉字。

这是一条唤起人们无穷的思念，催人勇敢的奋击，激发人们勇往直前的巨幅标语。

这幅标语镶嵌在渭华起义司令部遗址——华县高塘文管所院落的中央，用白色的鹅卵石和青色的砖块铺砌而成，长达 20 米，字字见方，显得非常突出醒目。

这是一条特殊的标语，是一条已有 60 年革命历史的标语。

1927 年，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等 27 人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引起全国震惊。共产党员李维俊、陈述善利用担任华县高塘小学校长、教员之职的合法身份，组织高塘、谷堆两校师生，公开隆重举行追悼李大钊烈士的纪念大会，师生们情绪激愤，强烈抗议军阀残杀革命志士的反动暴行。会后，两校师生又在高塘一带举行游行示威。

不久，中共陕西省委负责人又在高塘小学等地秘密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中共华县县委立即在高塘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民众拿起土枪、长矛等武器，斗争土豪劣绅，向封建势力宣战，进一步激发了高塘、谷堆两校师生的革命情绪。为此，陈述善、李维俊遂率领师生从

附近的涧峪河拣来洁白的鹅卵石，搬来一些青砖，在高塘小学会议室前铺成了“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15个大字。

这一巨大的标语不但鼓舞了革命师生，它象一把不熄的火炬，在高塘原上鼓舞着更多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前仆后继去进行革命武装斗争。

渭华起义终于在1928年5月爆发，工农革命军司令部就设在高塘小学，当时的军委主席刘志丹等人又精心地把院中这条鼓动人心的标语重新作了点缀，更使这一巨幅标语增添了战斗的色彩。

渭华起义失败后，乌云密布。反动军阀和清乡团不但屠杀了无数革命者，而且对一切保留革命色彩的标志都要除踪灭迹。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渭华儿女，为了保护这幅具有特殊意义的标语，悄悄地用黄土把它掩埋了。

星移斗转，风云变幻。李维俊、陈述善相继遇难。在这幅特殊标语的鼓舞下，多少革命志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仆后继，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1950年后，人们除掉了掩埋这条标语20多年的黄土。又使它露出了当年的战斗风貌，它成了渭华起义的历史见证。原高塘小学已成为渭华起义的重要遗址之一，这一砖石铺砌而成的巨幅标语，仍然醒目地镶嵌在大地上，供后来人瞻仰。

当年渭华人民用心血铺设了这幅标语，在这幅标语的鼓舞下高举革命的旗帜，创造了渭华起义可歌可泣的革命业绩，随后又用生命保卫了这条标语。我们已经看到，在四化建设的新时期，渭华人民正在这幅标语的鼓舞下，在烈士洒下鲜血的土地上，描绘着更加宏伟的蓝图。

渭华起义英烈谱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委党史人物传记史料征编办公室 编
中共渭南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7226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375印张 4插页 163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7-224-00350-6/K·64

定价. 1.98元

责任编辑 余清泉

许发宏

封面设计 姚正选

扉页题字 薛 铸

ISBN7—224—00350—6/K·64

定 价： 1.98 元